

# 朝露相思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長篇  
小說

朝

露

相

思

全一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長篇  
小說  
朝露相思  
全一冊

每冊實價

著者 王度廬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發行者 劉彙臣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經售處

青島 漢口 北平 廣州 西安 長沙 蕪湖 蚌埠 南京

莘縣 洪楊 漢中 府上 國救 山民 梅竹 益路 斜市 大北 正長 貨路 營

新民書報社 青島書局 新華書局 興華書局 興華書局 興華書局 三山書局 大陸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長 篇 小 說

朝 露 相 思

王 度 廬 著

目 次

第一章 新備衣冠追蹤談婚事 難禁苦痛佯病脫竹城……一

第二章 舞榭歌臺狂言欺弱女 名園麗景苦緒念慈親……一四

第三章 絕路求生母女居籬下 柔情驚變血淚泣鴛分……三一

第四章 禮厚情濃幾番施故技 山高樓隱一雲變初心……四七

次 第五章 驟雨心驚門庭來使者 迴廊目斷陌路是蕭郎……六四

第六章 暗窺來鴻屈遭狂夫辱 重傳別雁忍作負心人……八〇

第七章 路遇方車疑雲生疑雨 家移僻巷秋扇怨秋風……一〇〇

# 長篇小說 朝露相思

王度廬著

## 第一章 新備衣冠追蹤談婚事 難禁苦痛佯病脫竹城

又說：「待會兒他還要來呢」菊英笑着點了點頭，心裏也覺得那個于三太太人是不错的，沒有什麼關太太的架子，可是又覺得自己現在正有許多困難沒有解決的事，那裏有心跟人家在一塊兒玩樂呢！這時黃鳳貞抽着煙捲兒就說：「今兒晚上無論如何咱們得聽戲去了，上次菊英到咱們家裏來，就沒有怎麼玩過。」吳崇富說：「今天不是要請于三太太來打牌嗎？」黃鳳貞皺了皺眉說：「咱們院子又沒搭天棚，屋裏又沒有電扇，大熱的天，怎好意思叫人家在家裏打牌呢？」吳崇富他點了點頭，說：「電扇真得安一個！」黃鳳貞說：「要安就不能安一個，還有收音機，過兩天非得化二百來塊錢買一個不可，要不然真悶死人！菊英你不知道，我認識的人雖不少，可是我都跟他們說不來，也許是我的脾氣不好，可是你想，像那四奶奶那樣的人，我怎能瞧得上眼呢？」說到了那四奶奶，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趕緊站起身來，扔了煙捲，向菊英笑着說：「喂，我告訴你，上回照的那像片洗得啦，你等我拿來給你看。」說時他姍姍地走進了裏屋，這裏吳崇富就跟菊英沒話找話，他問菊英回到海淀這兩天寂寞不寂寞，又問海淀那地方比城裏怎樣，是熱還是涼爽？菊英就勉強陪笑着。待了一會，黃鳳貞拿出一張像片來，就是那

天菊英獨自照的那個牛身的，黃鳳貞說：「這就是你這張照得好，咱們跟那四奶奶三個人合照的那張，簡直難看極了，都叫那四奶奶給帶累壞了，拿來我看了一生氣，就全都給燒了！」菊英一面點着頭，一面接過這張牛身的像片細看，就覺得自己是十分美麗，立刻發生一種自愛自憐的心理，同時一絲悲痛的情感也襲上心來。黃鳳貞說：「我瞧這張像片比你本人還漂亮，共合是三張，明兒你回去我叫你帶回一張，給三嬸兒瞧去，那兩張就都留在我這裏，將來拿着那個，好給你說婆家。」菊英聽了，臉上微微一紅，並沒說什麼，但他的心裏是十分難受，他想：「這像片本來是想送給秦樸一張的，現在却不可能了！」這時吳崇富站在他太太的背後，看看像片，又看看菊英，他也嘖嘖地說：「照得真不錯！」黃鳳貞就從菊英手裏拿過了像片，扔給他丈夫，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地說：「給你！」然後他坐在籐椅子上去對菊英說閒話。吳崇富被他太太這種防不勝防的醋意弄得很難為情，把像片好好放在桌上，他就出屋去了。這屋裏黃鳳貞就跟菊英談話，他不談別的，依舊是談些旗袍的樣式，頭髮的燙法，和他那天在什麼地方看見了一個女的，衣飾是多麼漂亮，摩登。菊英今天對於這些話似乎沒有高興聽下去，實在是他的心裏永遠像壓着一塊鉛似的。談了一會，吳崇富就又進屋來，他胖臉上帶着高興的神氣，就向他太太說：「于三太太回頭就來，我叫汽車接他去了。」黃鳳貞瞪了瞪眼說：「你瞧，你也沒問我一聲兒，怎麼你就叫汽車接人家去啦？」吳崇富笑了笑說：「我剛才出去借了電話給于公館打，我就說范大妹妹來啦，那于三太太自己接的電話，他說千萬請范大妹妹等一等他，他馬上就來！」黃鳳貞聽了，冷笑了笑，轉首向菊英說：「你瞧你的人緣兒有多麼好！」吳崇富站在那裏向他太太使了個眼色，這眼色菊英沒有看見，可是吳崇富先進到裏屋，黃鳳貞隨着站起身來也走進裏屋，不知他們夫婦是祕密說些什麼去了。拋下菊英一個人在外屋，坐在籐椅上，拿着茶杯喝了一小口茶，那晚香玉的芬芳很細微的往鼻裏

鑽，雖然這眼前是黃鳳貞家的小客室，不是海澱自己家裏那間愁悶的房子，然而昨日晚間的那些可驚可痛的事情，他是無法忘的了，尤其現在竟不能跟秦樸通一點音信，真使他憂急，他很希望這時吳崇富夫婦全都出去，他要籍這個地方給秦樸寫一封信，然而又怎能辦得到呢？

又想：「吳崇富今天也不去上班，他說回頭就把于三太太由汽車接來，他們是又存着什麼心呢？可是于三太太也像是個好人，而且章紹傑也說過，這些人是請不動他的關於章紹傑的事自己倒可以不必顧慮，可是黃鳳貞今天他接了我來，總不像是一點用意也沒有吧？」菊英心裏這樣來回地細想着，他那聰明的心思對於外界的種種事情，不是一點觀察不出來，然而他就是沒有想出來，應當怎樣應付眼前的這些事，所以他心裏總是猶豫，疑懼，痛苦。這時竹簾吧的一響，那黃老九鑽進來了。菊英趕緊站起身，請安叫聲黃九叔，黃老九的瘦臉上滿是笑紋，稀稀的小鬍子，動着，毗露着兩個金牙，點頭說：「菊姑娘來啦？你三叔三嬸都好吧？這兩天我正想到海澱瞧你們去呢；可是，給人家管了點閒事，贖不出工夫來！」菊英也勉強笑着說：「我三叔三嬸也叫我問你好！」黃老九笑吟吟地，拿着一柄葵扇搵着他那件人造絲的小褂，一屁股坐在籐椅上，他拿了他女兒的一枝煙捲，正要跟菊英閑談，這時黃鳳貞抱着貓又由裏屋走出來，黃老九一瞧見他女兒，趕緊把屁股離了籐椅，手裏那枝尚未燃着的煙捲又扔在鐵筒裏。今天黃鳳貞對他父親的態度倒還和藹地笑了笑說：「老爺子，你到寶華樓叫他們再添兩樣菜，叫來菜，你帶上兩塊錢就出去玩罷，晚上你再回來，因為回頭還有幾個女客來呢。人家都是頭一回到咱們家裏來，你在家裏我也不好給你介紹，人家也拘束！」黃老九默默地點了點頭，他又把眉頭皺了皺，問說：「可是胡主任那兒，咱們怎麼回覆人家呀？」黃鳳貞還沒有答言，吳崇富就由裏屋走出來，聽他丈人捉到了胡主任，他就似乎很急躁地說：「胡多能那邊你不用管，明天我就能見着他，我自己跟他去交涉！」

黃老九點頭說：「好，好！」答應的時候，他可仍然有點皺着眉，遂就走出屋去。黃鳳貞也抱着貓跟他爸爸出屋，又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這裏吳崇富裹坐在藤椅上，拿了枝煙捲，在茶几上磕了磕，然後點着吸着，臉上像是很生氣的樣子。黃鳳貞又抱着貓進屋來，他自從剛才在屋裏聽了他丈夫幾句話之後，他又像高了興，又跟菊英跟他丈夫談笑起來，並且把他那隻花貓顛來顛上，親親嘴，撫撫毛。吳崇富臉色也恢復過來，也很高興地跟菊英談話。菊英聽他們說是回頭除了于三太太之外，還有幾個女客來，他也猜不出都是些什麼人，更猜不出那個胡多能與吳崇富是發生了許多糾葛，倒是他無意之中問到吳崇富，說是：「姊夫，我今兒一來，又就誤了你的事情，你要是衙門忙，你就請吧，我又不是外人。」吳崇富却搖了搖頭，他說：「打昨天起我就沒到部裏去，那個事我打算把它辭了。」菊英一聽，不由一怔，便注意去聽，就聽吳崇富接着說：「部裏的事不好幹，一月二百多塊錢，削去應酬簡直賸不下什麼，我們這家庭若是指着那點錢，早就不能維持了。再說，同事也有幾個人不合來，我早就想不幹，另活動別的事情，現在有個盤金局長的事情，很容易就謀到手，可是得到外院縣去，我也不願意幹，倒是新近北京要成立一家大公司，要請我當經理，我想作商業總比在官場裏隨便些，再說我在上海本來辦過實業，對於這些事也感覺趣味！」菊英點了點頭，旁邊黃鳳貞又說：「依着我，就不叫你姊夫再去作事了，家裏又不是非要他掙錢不可，幹什麼給人家指使去呀！」菊英笑了笑，沒說什麼話，心裏却想：「吳崇富一個月有二百多塊錢的事，他都不願意幹，秦樸若是有這麼一個事，何至於我們的婚事還懸艱難呀！」他悽然坐在那裏，斜眼看吳崇富黃鳳貞撫愛他那隻貓，他更想到：「自己此時已沒有了愛人，婚事不成，此後恐永遠得不到秦樸的愛了，我們是多麼可憐呀！」這時電鈴琅琅的一陣響，黃鳳貞就趕緊站起身來說：「一定是于三太太來了！」他隔着簾子向外叫說：「胡媽！快出去看看去！要是于三太太就趕緊請進



來！」

遂着他又把貓放在地下，掃了掃煙盤裏的煙灰，把盞裏的殘茶倒在痰盂裏，菊英也掀展了衣襟，吳崇富把半截烟捲也投在痰盂裏，都像緊張着等待來的這位貴客，這時院中就是二陣雜亂的高跟鞋響，不像是是一個人走路的聲兒，又聽胡媽叫着說：「太太，客來啦！」黃鳳貞趕緊迎出屋去，迎面一個穿着粉紅旗袍的女人就說：「你想不到我也來吧！」黃鳳貞笑着說：「哎喲！劉太太！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呀？」這時胡媽高高地把竹簾打起，黃鳳貞讓進三位女客來，吳崇富很恭謹地向這三位女客點頭，菊英此時却十分催促，他抬起眼皮來看這三位女客，只見前面走的是個三十多歲的肥胖的太太，圓臉，短頭髮，淺紅的紗旗袍箍着一身渾厚的曲綫，像是一個西紅柿，白皮子的涼鞋後跟足有四寸高。黃鳳貞給向菊英引見說：「這位是劉太太。」第二個是二十歲上下的一位小姐，黃瘦的臉，頭髮捲成電影明星式，穿着一身白綢子的西服。黃鳳貞也不認得他，倒是那于三太太給引見說：「這是我的妹妹，邱小姐。」于三太太倒是很樸素，今天穿的是綠道兒的絲綢旗袍，綠襪套白鞋，依然戴着他那架茶色保目鏡。吳崇富和黃鳳貞一一讓座，胡媽忙着給倒茶。于三太太就向黃鳳貞笑說：「昨天你們不是說把范小姐請來，咱們在一塊兒打牌嗎？我怕不够手，所以多請了幾位來。」吳崇富就笑着說：「這我們可是歡迎極了！」黃鳳貞拿着一筒烟，每人讓了一枝，胡媽就給三位太太點烟，那個又胖又老又艷麗的劉太太，藤椅都像裝不下他的屁股，翹着高跟兒的肥鞋，香腸兒似的手指頭夾着烟捲，他笑着說：「昨天下午兩點半我才坐着京滬通車回來，晚上就在焦太太家打了十二圈牌，今兒我起的還算早，剛吃完點心，要瞧馬太太去，可是于三太太就給我打電話，叫我跟他到你們家裏打牌來。」黃鳳貞笑了笑說：「我不知道你回來啦，昨天我見着馬太太，我還問你呢，他說他也沒接着你的信。」劉太太的胖臉上笑了笑，就說：「我

到了上海這一個多月，淨玩了，那還有工夫給你們寫信？」于三太太在旁也說：「我也想着，這回你到上海去，一定讓那些白相給迷住了，大概就不回北京來了。」劉太太撇了撇嘴，搖頭說：「我才不呢！我要走了不回來，我們先生他才願意呢，他可以整天跟着那兩個妖精吃喝玩樂，我，我可不能叫他們那麼順心！」于三太太眼望着黃鳳貞笑了笑。他們這幾個人談過了一陣話之後，吳崇富也應酬了一陣，他就出屋，也不知幹什麼去了。這裏于三太太趨近了菊英，他很溫和地笑着問說：「那天你怎麼回去的，那麼急呀？他還正要請你到我們家裏玩玩去呢，可是我一見着吳太太，他就說你回海澱去了！」菊英認爲于三太太一點架子也沒有，是個很好的人，所以他倒像抱歉似的，笑着說：「因爲家裏有點事，我回去看看。」于三太太說：「這回你可別再忙着回去了！昨天我都跟吳太太說好了，說是你要再來，我得請你玩兩天。」菊英笑着應道：「一半天我一定到你府上瞧你去。」于三太太又把那穿洋服的邱小姐拉過來，說：「這是我的親妹妹邱亞男，給你們介紹介紹，以後你們可以常在一塊兒玩！」菊英向邱亞男彼此鞠躬，邱亞男雖然是一位洋派的女子，可是沒有什麼習氣，並且說話還很暢快，菊英問了問，才知邱亞男是在南京什麼女子大學裏讀書，現在因爲放了暑假，才到北京來看他胞姊。這邱亞男是個知識階級的女子，談吐都很不俗，菊英對於人家更是十分的美慕，更是十分的自慚。那天在中央公園裏，黃鳳貞是因爲于三太太只顧了菊英，不大愛跟他說話，才把他氣走的了，並且他們還像不怎麼熟識，可是今天，他們兩個人有說有笑竟像菊英走了這兩三天之內，他們是天天見面，竟成了很好的朋友。劉太太是只要一聽別人談話，他就要插嘴，惟恐別人不知道他是個能說會道的人似的。

但是他對於菊英倒不是怎麼親近，像是他不知道菊英跟黃鳳貞，跟于三太太這些人的關係，他的以爲菊英也是臨時請來的牌手。菊英心中原是很不舒展，可是因爲于三太太邱亞男姊妹跟他不斷地談話，

他的心裏也就漸漸得倒了一點安慰，說話也有了些精神。待了一會，寶華樓就把菜送來，賓主五個女人在東屋去吃飯，黃鳳貞就嫌他們的房子窄，說是：「若再多來幾位，就沒不地方坐了，我們正在找房子，一個月以內非得搬家不可。」劉太太就說：「你們何不買一所呢？你要買我可以告訴你一所房子，地點既適中，房子又好。」黃鳳貞笑了笑說：「我們可買不起房子，再說，自己買房子置產業有多麻煩呀？我們要到別處去，還得托人給照看着。」劉太太說：「我知道，你們有錢淨往銀行裏存了。」黃鳳貞跟劉太太東一句西一句談說着，于三太太是跟菊英捱肩坐着，他給菊英挾菜，很殷勤親熱的，真把菊英當作他的胞妹一般，菊英的心裏對於于三太太更是感激。黃鳳貞向來是只要有別人對於菊英一親近，他就先氣，可是今天他却很反常，于三太太跟菊英的親熱，雖然他也很注意，但他並不表示什麼。少時飯畢，就又到南北房裏，吳崇富已在那裏叫廚子老王幫助把牌桌擺好。劉太太一進屋就說：「我有胃病，咱們歇一會再打吧！」遂就坐在藤椅上，拿着牙籤剔牙。于三太太也落座抽煙喝茶，菊英是與邱亞男對坐在小茶几旁談話，黃鳳貞又把他丈夫叫到裏屋，說了幾句話，吳崇富便又出屋去了。休息了有一刻多鐘，就開始打牌，而且不願意打，所以極力推辭，可是于三太太非叫他打不可，並說：「我給你瞧着，只當你是替我打，輸了錢也是我的。」說時就強挽着菊英入場，菊英還用眼瞧着黃鳳貞，黃鳳貞作出老姊姊的神氣，笑着說：「你還瞧着我幹麼？你是我拿汽車特請來的名角，難道我們都打牌，倒叫你在旁邊坐着發怔？」于三太太笑着說：「你們姊兒倆還開玩笑啦？」這時劉太太就打莊，結果黃鳳貞是莊家，莊家下首是于太太，邱亞男占西風，菊英跟于三太太是北風，黃鳳貞笑着說：「邱小姐坐于三太太的上家，可別淨供你姊姊的牌？」邱亞男也笑着說：「只要范小姐別供吳太太的牌就得了！」黃鳳貞笑着說：「要不然咱們重新打莊！」劉太太一面伸手洗牌，一面說：「得啦！麻煩什麼？咱們打牌不學那

些個臭習氣，你瞧那四奶奶，我水遠也不跟他打牌！」說到了那四奶奶，黃鳳貞就說：「那四奶奶是叫我給得罪了，恐怕他永遠也不能再到我這兒來啦！」于三太太搖頭說：「不，那個人的臉厚，他是不知道咱們在這兒打牌，他若是知道，只要真道只要他今天沒有別的賭事，他一定要趕來。」當時嘩啦啦的洗牌聲，夾雜着談話聲，菊英經于三太太在旁邊指導着，他也把牌攤好，於是就開始打牌，應該從那邊兒抓版，應留着那個口兒，那張牌應當吃，那張牌甯可不吃，去抓一張好的，那張牌大概下家一定要，先扣下不打，全都是于三太太在旁邊指示着菊英，打過了兩三把之後，菊英也就漸漸明白了，並且感到一點趣味了。前幾把差不多全是劉太太邱亞男兩人，菊英眼前的籌碼就已然淨了，他知道錢輸得不少了，就很是着急。可是第二圈菊英和了個兩番牌，籌碼撈回來，緊接着黃鳳貞在莊上和了一把全萬字，聯莊又一個二百和，如此，菊英不獨籌碼全都出去，並且欠了賬，他又急得連牌都有點拿不住。黃鳳貞在聯了兩把莊，贏了許多錢之後，他的牌風大轉，精神大振，一隻手捏着煙捲，一隻手往外扔牌，眼快手快，真顯出他是個竹戰的能手。打到了北風圈，劉太太的牌越打越背，他那短頭髮上滴下汗，在他那胖臉上成了幾道河流，香腸兒似的手指頭拿着牌，敲着扇，猶豫半天總捨不得往外打。

可也巧，只要他的牌打出去，不是邱亞男說：「碰，碰！我們碰！」就是黃鳳貞嘩地一推牌，噴着烟含笑說：「我和了！」四圈打過，各換門風，這時吳崇富已由外面回來，他叫來了一桶冰激凌，恭恭敬敬地向劉太太于三太太等人說：「請你幾位先吃冰激凌，休息一會再接着打！」可是劉太太他那裏肯休息，雖然吃過了一盃冰激凌，頭上的汗還不止，他叫胡媽拿他揀了個冷手巾，擦了擦臉上的汗，依舊接着洗牌，黃鳳貞是贏家，他更顧不得別的，邱亞男輸的錢不多，他倒不甚在乎，一隻手洗牌，一隻手掠他那明星式的頭髮。菊英這時却有點厭煩了，他想：「雖然輸贏都不是我的錢，可是，我跟大家那兒比

的起呀？人家都是高高興興的玩樂，一點爲難的事情也沒有，我，咳！我現在已到了多麼可憐的地步了！」雖然他自己不願意打，想讓給于三太太，可是于三太太却一定叫他去抓牌，並且說：「你的手氣好，我要是一抓牌准和不了。菊英沒有法子，只得仍勉強陪着人家去打。當時牌聲，烟霧的氣氛，又充塞了這間屋子。吳崇富抽着烟捲，站在他太太的身後看牌，胡媽往來忙著給點烟倒茶，那隻花貓就臥在藤椅上瞞睡，牆上的掛鐘的短針已走過了兩點，又打了一圈牌，這時院中的電鈴又響，吳崇富說：「胡媽，看看誰來了。」胡媽出屋去了，待了半天，忽然胡媽打起簾子，他向屋裏叫說：「老爺，是海澱的范先生來了！」菊英本來剛才聽電鈴響，他就很注意，此時回頭一看，他立刻發生了驚訝，原來正是他叔父來了，更使他驚訝的是叔父，現在穿了一件半舊羽毛紗大褂，似是才從估衣攤子上買來的，頭上戴着一頂美式草帽，也是新買的。手那並提着一份禮物，有什麼罐頭餅乾之類。范三本要進屋來，可是吳崇富趕緊迎出去，他笑着說：「范三叔，大熱的天，你作什麼還看我們來呀？你請東屋坐！」范三也運用着他那幾個新名詞很客氣地說了幾句話，就跟着吳崇富到那被太陽曬得正熱的東屋去了。這裏菊英不但驚訝而且疑慮，第一是想：「叔父這件羽毛紗又褂，這頂草帽，都是家中所沒有的，他那兒來的錢買的呢？並且還買來了禮物？」又想：「我是上午來的，叔父又趕緊追來，別是家裏又出了什麼事吧？」正在心裏突突地跳，眼睛連六梭和九梭都分不清楚，這時吳崇富又進到屋裏來，在他太太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黃鳳貞又把牌交給他丈夫替打，他出屋去了。菊英見吳崇富叫了黃鳳貞去見他叔父，他的心裏就更是驚疑，猜不准叔父要見黃鳳貞是有什麼說話，又想：「恐怕叔父是專爲我與秦樸的那件事才來的吧？叔父是要托黃鳳貞向我解勸吧？」一想到這裏，他就不禁臉紅心跳，實在忍耐不住了，他站起身來，皺着肩對于三太太說：「你替我打吧！我覺着頭疼！」說時他到藤椅上去靠着，用手捂着頭。于三

太太的臉上也露出疑惑的神俠，他接過來牌，回首說「范小姐，你要是覺着頭疼，就上裏屋牀上去躺着歇一歇去吧？」吳崇富也說：「桶裏還有冰激凌，胡媽你再給范小姐盛一盃！」于三太太却擺才說：「涼的不可多吃，正經你們還有仁丹十滴水，叫他吃一點倒好。」吳崇富就叫胡媽找出仁丹來，給菊英吃了半包，然後胡媽就帶菊英到裏間黃鳳貞的那張銅床歇息。菊英躺在牀上，覺着香水的芳香由被的褥之間射進他的鼻孔。外屋的牌聲依舊聒耳，又不知道這時黃鳳貞跟自己叔父把話說完了沒有，真的，叔父可爲什麼又來了呢？他那兒來的錢買衣裳，草帽和禮物呢？旁的自己倒不怕，只怕叔父把昨天的事，全告訴黃鳳貞，第一是使自己太難爲情，第二，是黃鳳貞早就對我說過，他是不贊成秦樸的！菊英本來沒有頭疼，可是躺在牀上這樣一費思索，這樣心裏一難受，他真覺得頭痛，臉燒，並且心那發緊，這時忽然外屋的劉太太拍着手兒哈哈大笑，說：「可叫我和了一把滿貫！」

又聽見邱亞男的聲音說：「吳先生，這你可得包！」吳崇富是像很懊悔地連說：「我包，我包，我一定包！」于三太太也在旁咯咯地笑，這時黃鳳貞似乎進屋來了，于三太太就說：「你瞧，你們先生，人家三副餅子全都落地了，他還打五餅，包了一把滿貫，把你剛才贏的大概都給包出去了！」立刻是黃鳳貞的尖銳聲音，他說：「輸錢到不要緊，多麼洩氣呀！得啦，你請開吧！讓我來打吧！」吳崇富笑吟吟地說：「不是，我沒有注意，牌打錯啦！」黃鳳貞冷冷地說：「你既然打牌麼，憑什麼不注意？腦子裏淨想什麼事情啦？」大概是黃鳳貞把牌接過去了，嘩啦嘩啦把牌洗得更緊，那胖子劉太太是才和了一把滿貫，精神又奮起，預備再和兩把就可以轉輸爲贏。黃鳳貞是因爲他丈夫包了牌，太叫他生氣，他要振作起來，再和一把滿貫，把剛才包的錢再撈回來，所以牌敲在桌上，聲音是更響更脆。吳崇富的皮鞋聲在屋子裏來回地走，大概此時他是悔喪極了。菊英因爲黃鳳貞回屋來了，就曉得他叔父大概是走

了。外屋的黃鳳貞一邊打牌，一邊還抱怨他丈夫，並問說：「菊英啦？上那兒去啦？」于太太就說：「他打了半截牌，忽然喊頭疼，我叫他吃了半包仁丹，上裏屋歇着去啦！」黃鳳貞說：「胡媽，快到裏屋告訴范大姑娘，別淨輸着，裏屋太熱，一輪許輸壞了，還是請他到外屋坐着來吧！」於是胡媽就到裏間來對菊英說：「我們太太請范大姑娘到外屋去坐着！」菊英也恐怕在牀上輸得時間過大，會把旗袍壓成摺紋的，遂就扶着牀慢慢地起來，含着羞愧疑懼走到了外屋，他就在茶几旁籐椅上靠着。這時吳崇富沒在屋，胡媽給菊英倒過一盞茶來，黃鳳貞是專心打牌，顧不得跟菊英說話，菊英也羞得用眼去瞧黃鳳貞，他就坐在籐椅上，小口兒喝着茶，眼望牆上釘着的像片。少時打過了兩把牌，黃鳳貞才一手洗着牌，一手捏着烟捲吸着，就斜着臉向菊英說：「剛才三叔來了！」菊英故意裝作不知道他叔父來，就問說：「是嗎？幹什麼來啦？」黃鳳貞說：「上大媽那兒去啦？現在才走！」菊英一聽叔父是去找母親去了，他更是吃驚，就想：「叔父找母親，一定是爲我的事，恐怕母親多半也是不願意叫我與秦樸結婚，咳！現在我們事情沒有辦成，反倒弄得誰都知道，並且從此母親叔父嬉母對於我的感情也一定不如從前！早先誇獎我的愛惜我的人，也必變成輕視我了！咳，究竟我是爲了什麼呀？竟到了這般地步！」他心裏傷感着低着頭，又要垂下眼淚。黃鳳貞却又只顧了去打牌，並不再與菊英說話了。這桌牌共合打了十二圈，又因爲淨是聯莊，所以直到下午五點四十分鐘才打完，算了算，是黃鳳貞一家贏，邱亞男算是不輸不贏，于太太輸了七八塊錢，不算多，劉太太却輸了三十多塊錢。打完了牌，吳崇富又進屋來，他就叫胡媽收拾牌桌，要擺點心，劉太太却一面用涼手巾擦臉上的汗，拿手皮包裹粉撲往胖臉上擦，一面說：「我可吃不下點心去，我還要趕緊回去，家裏還許有事呢！」于太太說：「劉太太你忙什麼的，回頭咱們一塊兒走好不好？」劉太太搖頭說：「不，我得趕快回去，你不知道，我到上海去了這一

個多月了，家裏的事弄得亂七八糟，那兩個小太太整天就知道打扮得妖精似的給老爺瞧，什麼事他們也不管，我今天這是偷着空兒出來的呢！」說着，他急急地擦完了粉，挾着他的手皮包兒，高跟鞋咯咯的，胖屁股一扭一扭地就走了。黃鳳貞與崇富把他送出去，這屋裏于三太太和邱亞男全都坐在籐椅上休息，那于三太太一手捏着烟捲，輕輕吐着雲霧，很和婉地問菊英說：「范小姐你現在覺着好一點了吧？」菊英勉強笑着點頭說：「好一點了，剛才頭疼得真利害！」于三太太點頭說：「大概是因爲你沒打慣了牌。坐得久了是要頭暈的。我早先雖是常打牌，可是自從到南京去上學，住在學校裏，也有一年多沒打牌了，今天後四圈我也有點支持不住了！」正說着，吳崇富和黃鳳貞回到屋裏，吳崇富就笑着說：「于三太太邱小姐可別走了，先請用些點心，歇一會，再吃飯，等到七八點鐘我們一同到長安戲院去，今天晚上程祝秋演青霜劍，是拿手戲。」于三太太點頭說：「晚上我們一定去，可是程祝秋至早也得十點鐘才能出臺，那麼早去幹什麼呀？再說……」說到這裏，他瞧了菊英一眼，又向黃鳳貞笑了笑，就說：「吳太太，你來，我跟你說兩句話！」黃鳳貞像是很會意地就跟着于三太太到裏屋去了，這裏吳崇富幫着胡媽收牌，邱亞男與菊英斜對面坐着談話。待了好半天，黃鳳貞才同于三太太走到外屋來，于三太太依舊坐在籐椅上吸煙捲，黃鳳貞又把他丈夫拉在一旁，低聲說了兩句話，吳崇富就點了點，遂回身向于三太太笑着說：「那麼晚上可請于三太太跟邱小姐准到長安戲院去，早一點去才好，回頭我就打電話訂包廂。」于三太太說：「包廂不用吳先生訂，今兒早晨我就跟我們先生說了，我想他一定訂下來了。」吳崇富點頭說：「好吧，好吧！」旁邊菊英見他們說話像隱着什麼秘密似的，並且晚間聽戲的事似乎他們已經預先商量好了，因此心裏就很生疑。這時廚役把點心端上來了，却是鷄絲湯麵，于三太太就笑着向黃鳳貞說：「你們真是太客氣，要吃了這盃湯麵，回頭還吃飯不吃了？」吳崇富笑着說：「于三太太



跟邱小姐隨便用點吧！」當下吳崇富出屋去了，黃鳳貞菊英就陪着于三太太姊妹用點心，黃鳳貞又跟邱亞男談了許多話，他知道邱亞男是在南京女子大學裏讀書，他就笑着說：「邱小姐可別笑話我，我是離開學校太久了，學生氣兒一點也沒有了，倒是我們這位范大妹妹，他是我的同學，他雖也離開學校了，可是還那麼文雅！」于三太太也笑着說：「我看他們姊妹倆倒很合得來。」邱亞男也笑了笑。菊英雖然被人誇獎，但是心裏却很慚愧，就想：「人家在女子大學讀書，我算是個什麼學生呀！」點心用畢，于三太太姊妹就要走，黃鳳貞拉着邱亞男的手，笑着囑咐說：「邱小姐，回頭在長安戲院咱們可准見呀？」邱亞男却笑着回答說：「我可不一定去。」吳崇富連忙問說：「怎麼，邱小姐不喜歡看舊劇嗎？」邱亞男說：「看劇我看不懂，所以不感覺趣味。」于三太太說：「他是連梅蘭芳都不願意聽，就喜歡看电影。」吳崇富笑着說：「那麼就請邱小姐屈尊一點，晚上到一趟長安戲院，程硯秋的青霜劍很可聽，不像那些老戲。改日我們再專請邱小姐看电影！」邱亞男隨便點了點頭，他說：「好吧，假若回頭我有時間，我一定同着我姊姊去。」說完了，他們姊妹倆就出屋去了，菊英也要往外送，于三太太却笑着攔住說：「咱們回頭還見面啦，你送我幹什麼？你歇着吧！」菊英笑了笑，在吳崇富夫妻送客之時，屋裏只剩下菊英，他就回身坐在藤椅，身上覺着十分懶倦，心裏仍是很難受，並想黃鳳貞把客送走了，他回來一定要說叔父來到這裏的事，我可怎麼答覆呢？正想着，吳崇富黃鳳貞就回到屋裏來，吳崇富到裏間屋披上外套，拿上白帽，就對黃鳳貞說：「我出去一趟，一會兒就回來！」黃鳳貞說：「你可快點兒回來，別叫我們等着你吃晚飯？」吳崇富連說：「一兒就回來，我到單牌樓買了烟就回來！」吳崇富走了之後，黃鳳貞坐在藤椅上，把貓放在腿兒上，拍着撫着。就打了一個哈欠，說：「這十二圈牌打得我真累了，本來昨兒晚上是于三太太于三先生，他們請我們在擲英吃西餐，吃完飯又到銀宮飯店看了半

夜跳舞的，兩三點鐘才回來，今天很早就起來到海澱去接你，現在我真疲乏極啦！我得歇一歇去，要不然回頭在戲院裏，看着戲打盹兒，那有多麼叫人笑話呀？」

## 第二章 舞榭歌臺狂言欺弱女 名園麗景苦緒念慈親

又問：「你現在覺着怎麼樣？身體還難受嗎？也到裏屋去歇一歇好不好？」菊英搖頭說：「我倒是不覺着怎麼疲乏，姊姊你歇着去吧，我就在這兒坐着。」黃鳳貞笑了笑，他彷彿又把菊英的渾身打量了一番，他就抱着他那隻花貓，嬈嬈娜娜地進裏屋去了。他進了裏屋不大工夫他又叫菊英，菊英答應了一聲，掀簾進到裏屋，就見黃鳳貞旗袍也沒脫，仰臥在床上，兩隻赤着的光滑的腿，搭在銅床的欄杆上，貓抓在他的胸前，他用那染着蔻丹戴着金戒的手，撫摸着花貓的柔毛。菊英進屋來問說：「姊姊，有事嗎？」黃鳳貞稍稍偏過頭來笑着說：「沒有什麼事，我一個人睡不着覺，你坐下，咱們說話兒！」菊英笑了笑，就在床旁的沙發上坐下，黃鳳貞又說：「勞你駕，把煙遞給我一枝！」菊英從桌上烟筒裏拿了一枝烟遞給黃鳳貞的手裏，並劃了一根火柴，黃鳳貞趕緊把兩隻腳放下，把貓推開，他微抬起身來，嘴裏說着謝謝，讓菊英給他點上這枝烟，他依舊躺着，把右腿疊在左腿上，露出來他的白襯裙和粉紅色的短綢褲，仰面噴了一口烟，忽然他轉頭笑了笑，就說：「妹妹，我不明白，你跟那秦先生，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這麼多半天，菊英就提心黃鳳貞要問他這句話，如今果然黃鳳貞是問出來了，並且還問得這麼奇怪。立刻在菊英的臉上現出來嬌紅的顏色，他低着頭，半天才說：「其實，也沒有什麼事！」

……」說到這裏，他的聲音發顫，他的眼淚不自禁地往下滴。黃鳳貞又噴了兩口烟霧，向床沿下彈彈烟灰，他上半身拾起來，用右臂支着那烏髮蜷曲的頸項，低聲對菊英說：「剛才三叔來，也都對我說了，其實就是三叔不說，今天早晨我到海澱去接你時，那種情形我也看出來了，不過我想不到你跟三叔竟弄得這麼僵！剛才三叔來，也還是爲這件事情直難過，我勸了他好大半天，並囑咐他見了大媽別說這件事情，大媽辛辛苦苦地在外頭真不容易，何必又給他的心裏添煩惱呢！」菊英聽到這裏，他忍不住拭着眼淚對黃鳳貞說：「姊姊，你是不知道……」黃鳳貞說：「我知道，我都知道，你跟那秦先生的愛情已然很深，誰也離不開誰了，若是不允許你們結婚，你們甯可在一塊兒死了，是不是？」這幾句話真使菊英的心裏悲痛，淚似泉水一般地流，用手絹掩面，全身緊緊地抽抖着，黃鳳貞扔了烟頭，赤着腳下了床，他跨在那沙發的邊沿上，搖撼着菊英的身子說：「你別哭，有什麼話咱們好好商量，我還能够不給你想想辦法嗎？你這麼哭，可真叫我着急！」菊英強忍下點悲痛，就見黃鳳貞扒在他的耳邊悄聲問了幾句話，菊英羞得低着頭，半天也沒有說什麼，然後他只搖了搖頭，黃鳳貞又追問了一句：「真的！你可別瞞着我！」菊英點了兩下頭，但他羞澀得不敢把小手絹離開臉。黃鳳貞就說：「既然這樣，那就沒有什麼不好解決的，你跟姓秦的不算有什麼關係！」說着，他用腿找着拖鞋，自己到桌前燃了一枝烟，又來到菊英的身旁，他說：「妹妹你是個明白人，自然這件事也不算作得糊塗，我比你大不了兩三歲，我還不知道嗎？女的年歲一大了，那個不想着結婚呢？假若不是我爸爸叫我嫁了這麼一個胖子，這時候我也許跟人戀愛上了。戀愛不算見不起人的事，真要男的女的心投意合願意在一塊過日子，那是無論誰也攔不了！」黃鳳貞吸着烟捲，像是一位演說家似的，接着他又說：「可是，婚姻是人生大事，一半自然是自己拿主意，一半也得叫家裏的人看着放心。那位秦先生我沒見過，好不好我也不敢說，不過三叔攔着

你，那也是應該的，因為你是三叔扶養大了的，你若嫁給一個人，他自然是很喜歡，可是你若跟一個不太靠得住的人結了婚呢？將來受了罪，他看着不也是很焦心嗎？這年頭兒無論什麼事，第一是錢，沒有錢什麼也不行，好人也能成了壞人。秦先生的好壞不且可必說，是剛才據三叔說，他是沒有什麼錢的，我瞧這就是一個大問題，假若你們現在因為戀愛，心裏都像一把火似的，馬馬虎虎地結了婚，可是結婚不到二年，那時孩子也有了，他的事情也找不着，連吃飯穿的都沒有，你想那時候，你們還能夠餓着肚子講戀愛嗎？他窮得都沒有人理了，在家裏他還能夠跟你好嗎？這都不能不細細打算一番我也不能不提醒提醒你，其實咱們雖然是很好的，姊妹，可是你這些事我都不問不管，將來瞧着你們受罪，也不能有人抱怨我呀？」說時，他冷笑着，彷彿笑菊英是太幼稚。菊英聽了黃鳳貞這些話，雖然覺着末嘗沒有道理，並且那秦樸的清貧，也始終是自己心裏的一種遺憾，但是因為有了愛情的力量鼓勵着他，而且爲了要袒護愛人起見，他就顧不得害羞，也顧不得說話莽撞，他就拭着眼淚說：「姊姊說的話我也早就想過了，可是，秦樸雖然不是多麼有錢的人，但也不是太窮，他的學問又很好，在北京在上海都有朋友，想找一個幾十塊錢的事是不費難的他家裏又沒有擔負，將來就是把我媽接出來，三個人儉省着過怎麼也能够生活。再說，將來我還可以作點事呢！」黃鳳貞聽菊英這麼一說他不由怔了一怔，他沒想到，拘泥羞澀的菊英，竟能這樣大臉說出跨讚男人有本領，和將來結婚過日子的話。他不由有點嫉妬，嫉妬他自己沒享受過的這種癡情熱愛，睜了兩口烟捲，他又笑了笑，拍着菊英的柔肩說：「妹妹你真是小孩子！你把生活看得那麼簡單，你把我事看的那麼容易？別說現在找事難，作事才更難呢！你聽你姊夫，在部裏雖然不是什麼科長主任吧，可也不算是小職員，現在因為同事不合，他就不能夠再幹了，假若我們不是有積蓄，你姊夫不久又有更好的事，那馬上生活就成問題？我們還能夠打牌？聽戲？你想光憑着

本事給人家作事，掙有數兒的錢生活，那就靠得住了嗎？再說，哼！那又是我的主義了，一個年輕的女人長得又不寒儉，不趁着年輕想法穿點好的，吃點好的，玩玩樂樂，享享作太太的福氣，却嫁一個窮人，想什麼沒什麼，跟人家都比不到一塊兒，還得終日就心男人失業，我瞧着，哼，可有點兒冤！」說完了，他不自然的笑了笑，把烟頭扔在痰盂裏，拖鞋一甩，又躺在床上，他斜着眼去瞧菊英，就見菊英用小手絹擦眼淚，低着頭一聲也不語，黃鳳貞又打了一個哈欠，笑了笑說：「爲你的事我說了這麼半天話，我更累了，真的咱們先歇歇，你那件事也別着急，你先細細想一想，假若你真是死了心，無論怎麼說也願意跟那秦先生結婚，我也可以替你向三叔和大媽去說，叫你們達到目的。你就是千萬別死心眼兒，也別淨哭，淨想尋死！」說完了，他轉臉朝裏就睡去。這裏的菊英本來是一顆很堅定自信的心，可是被他弄得又像一件東西拋在水面上似的，不禁的飄來蕩去。

菊英在籐椅上默默坐了多時，黃鳳貞在床上睡了約有兩個鐘頭，這時外屋的掛鐘打了八點，屋裏也昏黑了。外面皮鞋咯咯的沉重地響聲，是吳崇富回來了。一進屋來他就把電燈開亮，問道：「怎麼，還沒開晚飯啦？」隨後是胡媽進屋來了胡媽說：「飯早好了，因爲太太睡啦，我們也不敢叫醒來問！」吳崇富就走到裏屋，摸着電門，把電燈開亮，此時菊英已站起身來，吳崇富笑着點了點頭問說：「范大妹妹也歇了一會兒吧？」菊英說：「我就在這兒坐着，沒睡着。」黃鳳貞聽他丈夫跟菊英說話他也就一翻身，問他丈夫說：「什麼時候啦？」吳崇富說：「都八點多了，咱們不好意思去的太晚了！」黃鳳貞一聽，他趕緊下了床，說：「怎麼都這時候了！胡媽也是，他怎麼不叫我！」這時胡媽也進到裏屋，他剛要說：「因爲太太睡了，我們不敢叫醒。」黃鳳貞就很着急地說：「叫王師傅快開飯吧！」胡媽急匆匆地出屋去了。

黃鳳貞又穿上拖鞋，他向菊英笑了笑，問說：「大概你也坐在籐椅上睡着了吧？」菊英說：「我沒有睡。」黃鳳貞笑着說：「你真行！換着黑兒在屋裏坐了一個多鐘頭！」吳崇富也笑着，就一同到了外屋，吳崇富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個貼着金紙的長方形的木匣，問黃鳳貞說：「你猜，這匣子多少錢？」黃鳳貞搖頭說：「我猜不着。」吳崇富把匣子打開，菊英就見裏面都是很粗的呂宋烟，像章紹傑抽的那烟似的，吳崇富說：「這還是便宜的呢，二十五塊錢一匣，太貴的咱們買不起！」一面說着，一面由褲袋裏取出新買的一隻烟盒，裝滿了，帶在西服上身的口袋裏。黃鳳貞雖然瞧了瞧，但並沒有說什麼，他的眼睛又向菊英掃了一下。這時胡媽把菜飯擺上，黃老九也回來了，向他女兒說：「怎麼才吃晚飯呀？牌早打完了吧？」黃鳳貞說：「吃完飯我們還聽戲去呢！」黃老九笑着問說：「是那兒兒去呀？上長安戲院，還是上哈爾飛呢？」黃鳳貞落下座，拿起筷子來，他不耐煩地說：「得啦得啦，你不是玩了一天嗎？也該叫我們出去玩玩啦，你就在家裏等門得啦，頂早我們也得一點鐘才能回來！」黃老九笑着點頭說：「好啦，今兒白天我在澡堂子裏睡了一個大覺，熬一夜都行。」又笑着說：「菊姑娘，可吃飽着點！」菊英點頭笑了笑，便坐下吃飯，黃鳳貞是急急忙忙地就把飯吃完了，他趕緊跑到裏屋去修飾打扮。吳崇富也很快地吃完飯，對着外屋的西式穿衣鏡描頭髮，換領帶，並向他丈人黃老九說：「老爺子你出去借電話，叫春茂記開一輛汽車來！快一點！」黃老九連聲答應，跑出去給汽車行打電話。這時菊英本來吃不下飯去，尤其是人家吳崇富都不吃了，自己遂也就放下筷子，走到裏屋去洗臉修飾。黃鳳貞打扮完了，換了一件很鮮豔的玫瑰色的紗地絨花的旗袍，穿上大紅絲線襪套，襯着白皮高跟鞋，真是特別的美麗，只是他的臉太圓了些，身體也發了胖，一點也不苗條。他一邊往指甲上染蔻丹，一邊又偷着眼睛瞧菊英，雖然菊英仍穿的是他給的那件旗袍頭髮也沒有電燙，可是不知爲什麼，菊英的身上無論那一點，都

比他自己俊秀，尤其是菊英脚下的那雙鞋，雖然不過是白帆布的，却比自己這雙白皮子的還俏皮似的，黃鳳貞一句話也不說，他又到鏡台邊，端詳了半天，又抹了抹口紅。這時吳崇富就進屋來，對他的太太說：「汽車來了。」黃鳳貞說：「汽車來了？咱們就走吧！」此時菊英還揪他的衣襟。黃鳳貞又開了衣箱，拿出一件白風衣來，說是到夜裏一定要冷。但他櫃裏還掛着幾件風衣，他並沒說借給菊英一件穿。當時三個人出屋往門外走去，到了門外，臨上汽車的時候，黃鳳貞還囑咐胡媽，說是：「可想着給小花兒剝肝兒拌飯，把肝兒可剝細着點！」囑咐完了，車門吧的一聲關上，汽車就開出毛家灣去了。在車裏是黃鳳貞跟菊英併肩坐着，吳崇富坐在對面，車窗外就是西單牌樓的一遍夜景，霓虹燈現出強烈刺眼的色調，往來的人，車輛，都像魔影似的在車窗上閃閃地變幻。菊英在車上就覺得困倦，覺得眼睛繃亂，心裏模糊，他才想起：原來昨夜在家裏就是沒有怎麼睡覺，今天更被黃鳳貞于三太太那些人擺弄了一天，不獨缺少睡眠，心裏的悲酸痛楚，失意與憂愁，是更使得他身體難受，因想：「我也是，什麼都由着人家，現在我不會找個地方好好地睡一個覺嗎？爲什麼要跟着人家出來聽戲，我，是像人家那麼心裏安閒嗎？」正想到這裏，汽車就停止在長安戲院的門首，那門首用電氣管組成的「程祝秋」三個大字，現出綠色的彩虹一般的光芒。吳崇富先囑咐開車的人，叫十二點左右來這裏接。他們就進了戲院，一直上樓，就問于三爺包的箱在那裏，由茶房帶着到了正面樓上，就見在一間箱裏，于三先生于三太太全都來了，並且還有一位穿着藏青色上身米黃綢褲，大擋頭高身材的男客在那裏。

于三先生一見吳崇富他們來了，就趕緊站起身招手，吳崇富也趕快顛動着肥胖的身子，去與那大頭高身材的男客握手。這時黃鳳貞的兩隻眼睛也發直了，他直直地去瞧這位衣飾闊綽的男客。菊英却驚訝得連邁步都不能，他與這位男客是最熟悉的，這不是別人，正是章紹傑。那天，大飯店裏的夜晚，菊

英以驚恐嬌啼把章紹傑拒絕了，也可以說是氣走了，本想着這個魔鬼似的人一定可以離着他遠了，「他是大爺的脾氣，碰了人家的釘子，一定就灰心了，他還能够不憚煩地必要叫我對他怎麼樣嗎？」菊英原是這樣地想，可是現在眼前人叢裏又出現了他的高大的身影，賊亮的目光。菊英不禁驚得心裏亂跳，臉上火熱，並疑懼章紹傑會當着衆人問那珠翠別針和飯店找回來的幾十塊錢是不是叫自己拿走了。假使身旁沒有這些人，沒有吳崇富黃鳳貞和于三先生夫婦，他真要轉身逃走，然而現在又怎麼能够呢？此時吳崇富的胖臉上帶着詔笑，與他好容易才巴結上這位章大少爺握了握手，然後給他太太引見說：「這位就是章先生；這是內人。」章紹傑的賊亮眼光也向黃鳳貞那圓圓的粉面上繞了一下，然而這粉面却似引不起他少爺的興趣來，他只微笑着點了點頭，說聲：「吳太太。」嘴裏說着吳太太，眼睛却又釘在吳太太身後的菊英身上。于三太太就拉着菊英的胳膊，向章紹傑笑着說：「這位范小姐，我們就不必給你們兩個介紹啦？」章紹傑笑着向菊英點了點頭，旁邊于三先生仰着禿頭哈哈大笑，吳崇富也陪着笑。菊英被于三太太拉着在章紹傑的身旁落了座，他心裏本來很生氣，覺得這些人，連于三太太原來都是壞人，他今天商量好了騙我來這裏與章紹傑見面，他們都沒有存着好心！這樣一想，他真氣得要立刻就走，可是又沒有這種走的勇氣。這時，章紹傑就偏着頭，笑問菊英說：「范小姐是今天才進的城嗎？」菊英本想不理他，可是人家這樣很和氣的了，自己又不好意思不回答，遂就點頭說：「對啦！」說話的時候，嘴角呈現出一種倩笑，比臺上正演的那「鳳陽花鼓」鼓娘的笑還要美麗。他們兩人這樣說着話，身旁的八隻眼睛不去看戲，就一齊注意他們，尤其是黃鳳貞的眼睛，特別專注意菊英的表情，心裏含着冷笑，彷彿罵菊英：「真是賤貨！」他氣得一扭頭，去看戲台上那鼓娘與浪蕩公子的調情。這裏章紹傑又看見了菊英的倩笑，他身上又像注射了一針甜液，直浸到心裏，但是突然旁邊一隻胖手遞過一枝呂宋烟來，接



渾是吳崇富滿面詔笑，拿自來火替章紹傑把烟點上了。章紹傑笑着回身點了點頭，說聲謝謝，他又望了菊英一眼，就不再對菊英談話。却一面看戲，一面去與于三先生和吳崇富閒談。于三太太也答訕着說一兩句湊趣的話，菊英是眼望着戲台，耳邊聽着章紹傑他們的談話，覺得章紹傑真是有身份，有地位，那于三先生和吳崇富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奉承他的。章紹傑也談吐爽利，口氣大，精神好，他說他們那公司，下個月就可開幕，又說：「吳先生的聘書一天就可以送去。」並對于三先生說：「你上回托我的那件事，我已給你辦到了，明天下午四點鐘你到家裏找我去好了。」他們談了半天話，章紹傑可未來與菊英談話，尤其沒提到那飯店的事，更沒問到秦樸。菊英心裏像水波似的忽起忽落，又像似柳絲一般不禁的撩動，他如今又覺得章紹傑的心並不壞，尤其是他這個人的談吐外表都是極好。他又斜着臉假作看旁邊包廂裏的女客，其實他是偷看了章紹傑一眼，章紹傑那白淨的臉，雄偉的體格，平展的西服，美麗的領帶，又像有一種電力似的，使菊英的身體心靈都沉醉。又見章紹傑右手拿着呂宋烟，噴烟的時候他總是轉轉臉，似乎惟恐烟的辣味刺激了菊英似的，這種多情的暗示是更使菊英心裏感動。但是菊英這時雖被章紹傑吸引着，同時他却忘不了自身的可憐遭遇。

秦樸可愛可憐的容態，叔父的猙獰面孔，並沒從他的心裏消失。這時台上的「鳳陽花鼓」已然下場，換了一場武戲，黃鳳貞就回過身來，向于三太太說：「我就不愛看武戲！」說話時，他抬起眼皮又看了章紹傑一眼，由那手皮包裏取出銀煙盒，燃了一枝煙，一隻臂倚着欄杆，一隻戴着金鐲，手表，鑲翠戒指的手捏着煙捲，徐徐地抽着煙，口裏說：「程硯秋怎麼還不出來！」旁邊他丈夫吳崇富說：「這齣白水灘下去，就是青霜劍了！」說時他看見章紹傑把半截呂宋煙扔在樓板上，用腳踩了，他趕緊又拿着一枝呂宋遞傳給章紹傑，章紹傑却擺手笑着說：「謝謝，我不抽了！」吳崇富因為太太的眼睛在瞧着

他，他不便太顯出卑賤，遂也就笑了笑，又轉交給于三先生。于三先生剛用手接過來，于三太太却瞪了他丈夫一眼，說：「你不是咳嗽才好嗎？又抽上煙沒有完！」于三先生，笑着搖頭說：「不要緊！」爲了表示他不怕太太，就自己點上了煙，可是才吸了一口，他就由着煙自滅了。于三太太沒戴着保目鏡的三角眼睛，依舊瞪着他丈夫，于三先生却拉着長臉，笑着說：「我們這有了太太的人，抽煙都不能自由，紹傑，你可千萬別娶太太！」于三太太却笑着說：「你叫他別娶太太？哼，我瞧快啦，未來的章少奶奶……」說時衆目齊都看到菊英，章紹傑却攤手說：「得啦，于三嫂子何必拿我打耍？于三太太笑着說：「這怎麼算是拿你打耍呢？難道你將來永不結婚嗎？」章紹傑點頭說：「永不結婚！」他說出這句話來，菊英是特別驚異，就見章紹傑的白臉上現出了慘笑，他就像很煩惱地說：「你們都不知道，我在家庭，在社會上，爲了結婚的問題，始終是奮鬥着。依着家庭，早就叫我與那些小姐們結婚了。在外面，確實有不少的女子向我求婚。今天我還接到一封求婚的信，這個女子是某大學的高材生，與我是常見面，他的信上是用了一個暗示的名字，但是我還是決意不理。總而言之，我對於我的婚姻有我的准主意，是誰也轉移不了我！」吳崇富在旁問道：「那麼章先生你的那准主意，是否可以對我公開呢？」章紹傑又慘笑了笑，搖頭說：「不能公開，因爲我心目中的那個女子，却是我一個朋友的愛人，我不忍奪了我的朋友的愛，那位女士也是不肯犧牲了他原有的愛人來愛我！」說到這裏，他微微嘆了口氣，吳崇富黃鳳貞于三太太他們的心裏都明白，都把眼光聚集在菊英的身上。于三先生似乎還糊塗着，他用手背拍着膝蓋，說：「紹傑，你這麼一說，是三角戀愛呀！我瞧着可有點難辦，你趕快放棄了你這個主意吧！」章紹傑搖頭說：「不行，你別瞧我認識的女子很多，並且常跟女朋友在一塊兒，但是我的愛情從不亂發，並且愛情還是最專一！」吳崇富在旁趕緊捧場說：「是，是，是，章先生的人品好誰都曉得，不過

我勸章先生不必煩惱，將來那位女士自然會明白的，真是，章先生這樣的人品，身份，能上那兒找去！」黃鳳貞覺得他們說的這些話真肉麻，氣得他轉過頭去。這時程祝秋的「青霜劍」已然出場，菊英一邊看戲，一邊心裏很難過地想：「章紹傑說的話自己全都明白，章紹傑也確實是個多情而可憐的人，我對不起他，但是我沒有法子，誰叫我先愛了秦樸呢！」他兩隻胳膊都倚着欄杆，低着頭向樓下看戲，但是他那緋紅的芳顏，他那一種悲苦爲難的態度，是遮不住章紹傑的賊亮眼睛，章紹傑已知道菊英動了情了，心波已起了激動。章紹傑又故意嘆了口氣，就站起身來說：「你們幾位看戲吧，我還要走了！」吳崇富趕緊站起身來說：「怎麼？章先生在旁處還有事嗎？」章紹傑點頭說：「我還得到銀宮飯店去，今天就是我們那公司的幾個發起人，有一個很小的聯歡會，現在恐怕人都到齊了，我得去照一個面。」于三先生也站起身，說：「既然如此這樣，我們就不挽留你了，咱們明天見吧！」章紹傑點頭說：「明天見！」于三太太黃鳳貞和菊英也齊都起座。章紹傑先向于三先生和吳崇富握手，然後又向于三太太黃鳳貞點了點頭，最後，他向菊英的眼光一對射，他特別地出了一種笑色，和藹地對菊英說：「范小姐，今天真對不起。我要先走。一半天我要請范小姐玩一玩，並請于三太太吳太太作陪，希望范小姐在城裏多住兩天才好！」

于三太太笑着說：「你就放心吧，范小姐這回至少要在城裏住一個月，既然有了你這句話，我們可就在家裏等着你的請帖啦！」菊英也羞澀地微笑着，他扭扭捏捏地嬌聲說：「章先生何必客氣呢？」章紹傑聽了菊英這句話，他又把賊亮的眼光向菊英射了一下，然後就向衆人深深點頭，轉身就走。這裏的幾個人同把目光送着章紹傑的高大挺拔的身影直下了樓。章紹傑走後，吳崇富的態度和言語都顯着隨便了，他就跨讚章紹傑的人好，又說：「一個女子若是跟他這樣的人結了婚，那才真是幸福呢！」于三太

太打趣他說：「可惜吳先生你不是個女子！」吳崇富胖臉上堆着笑，迷縫着眼睛說：「我這樣兒就是個女子，紹傑也不能要呀！」說得菊英都不禁嘆喙笑了，但是他的心裏是很感傷的。他轉過頭去看戲，耳邊還聽他們談述章紹傑的事情。黃鳳貞却抽着煙捲，歪着頭，臉上沒有一點喜色，也不知是爲了什麼。程硯秋的青霜劍，不過是在表現一個惡人如何因爲謀奪一個美婦，不惜用盡了陰毒方法，使那婦人的本夫被誣慘死，然後他將那婦人占到手中，可是那婦人原是假意依從，到了洞房的那晚，他就用利劍將惡人刺死了。這齣戲本來沒有什麼纏綿的愛情表演，可是菊英看了，就很覺動心，有時他竟至流下淚來，尤其是劇中所表現的惡人手段的毒狠，他更想不到世間竟有這等事，人心原來是這樣的險惡，他又想：「章紹傑因爲我愛着秦樸，而不愛他，他一定很嫉恨秦樸的。他又有錢有勢，說不定他真能因爲此事把秦樸害死呀？」想到這裏，真覺得身上打寒戰，爲秦樸提着心，想着秦樸可憐。少時散了場，菊英的眼睛還潮濕着，心裏還是驚顛着，身體精神尤覺得疲乏難受，在人叢中擠下了樓，擠出了戲院，于三先生雇了洋車走了，于三太太臨走的時候，還招着手對菊英說：「明天你可在家里等着我，我還要找你去呢！」菊英在燈光人影中答應了一聲，便同着吳崇富夫婦，上了那輛原來的汽車，就衝着茫茫的夜色，回毛家灣去了。回到吳家，黃鳳貞却有了精神，又叫廚房開夜點心，吃完了點心，他又對他丈夫，對菊英，絮絮的談話，談今天聽的戲，又談于三太太家裏的事情，但是他並不談菊英與秦樸的婚姻問題。直談到兩三點鐘，菊英的精神實在支持不住了，他就要去睡眠，黃鳳貞問了問胡媽，知道東屋的床舖已然支好了，他就向菊英說：「你就睡去吧，有什麼話咱們明兒再說！」又對胡媽說：「胡媽，你把床也支到東屋裏，陪着范大姑娘睡去得了。人家一個大姑娘，睡在東屋裏也孤單呀！」菊英却連說不必，可是黃鳳貞不依他，彷彿把菊英一個人攔在屋裏睡覺，就不放心似的。結果菊英沒有法子拒絕，還

是叫媽媽搬到那屋裏，與菊英分床而寢。菊英被這麼一個監視着，他也不能關上屋門偷偷地給秦樸寫信，雖然身體疲倦，心裏難受，可是躺下了仍然是睡眠不着，秦樸的愛情牽繫着他，章紹傑今天說的那些話引誘着他，「青霜劍」的劇情又深深地戟刺着他，夾雜着愛情，婚姻，金錢，物質……使他真痛苦極了，昨天在家裏所受的叔父的詬誶也沒有這般痛苦。一夜似睡不睡地過去，到了次日，晨起，菊英就覺得身體依然難受，精神依然不好，並且有點咳嗽。吳崇富黃鳳貞夫婦是直睡到十一點多鐘方才起來，此時菊英已然修飾完畢，他坐在沙發上默默地思索自己的事情，他現在沒有別的法子，只希望得機會給秦樸去一封信，邀秦樸進城來，自己與他再見一面，是一塊去死呢，還是一同生活着呢，那都得跟他商量，尤其是章紹傑這些事情也得告訴他。雖然是這樣想着，可是有這麼許多人監視着，他又怎麼能得機會與秦樸通信呢？

待了一會，聽見黃鳳貞在北屋裏逗貓的聲音，菊英就到了北屋裏，一看吳崇富黃鳳貞夫婦正併坐在藤椅上逗貓，菊英先問：「姊夫姊姊早起來了。」黃鳳貞說：「我們剛起床，你瞧我們不是還穿着睡衣了嗎？」又問：「昨兒晚上那齣戲你聽明白了沒有？」菊英點頭說：「倒還聽得明白。」黃鳳貞又笑着問說：「程硯秋唱的不錯，是不是？今兒晚上是賀后罵殿，沒有什麼意思。明兒晚上聽說是廉文娟那比青霜劍還好，我一定要聽去。」正自說着，胡媽把早點擺上來，菊英就陪着他們夫婦用早點，因為少時便要吃飯，所以都吃的不多，吳崇富黃鳳貞就起座，到裏屋去換衣服菊英獨自在這外屋坐着，也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他就到東屋去，想要乘着屋裏沒有人，草草的給秦樸寫一封信，可是很使他驚訝，不但寫字檯上的筆墨沒有了，連抽斗裏的信封信紙也沒有了。菊英咬着下唇，站着發了一會怔，他一生氣坐在沙發上，一隻手支着頭，愁悶的坐着，心想：「這些人都攔着我，防備着我，不叫我跟秦樸接近，可是我

要尋死，我要沒有病找病的死了，他們也攔得住嗎？」想到這裏，不禁咳嗽了幾聲，就用小手絹拭着眼淚，心裏消極慘淡地想：「我爲什麼不得瘳病呢？得了瘳病死了，不也就完了嗎？」感傷了些時，就靠在沙發背上，閉着目，彷彿要睡了似的，可是也不知睡着了沒有，忽聽北屋裏黃鳳貞喳喳地說話，並夾雜着黃老九的虛情假意的聲調。菊英心裏就想：「這是誰來了？」正要站起身，到窗前向那屋去偷聽，就聽黃鳳貞很尖銳的聲音叫道：「菊英妹妹，你快過這屋裏來瞧瞧！你瞧是誰來了？」菊英立刻心裏發生驚疑的就答應了一聲，起身到北房門前，才一掀竹簾，他就看見了，那迎面籬椅上坐的正是他的母親。菊英趕緊進屋，又驚疑，又悲痛，又親熱地叫了一聲：「媽！」高跟鞋咯咯地走近了前，響聲地問着說：「媽，你怎麼也來了？」說這句話時，他的悲淚在眼皮裏直湧，但他忍着心極力抑制，不叫它流出來。可是黃鳳貞在旁笑了，他說：「喲！瞧你這個嬌勁兒？真跟小孩子似的，快扒到媽媽懷裏吃點兒奶吧！」這句話真叫菊英的眼皮兒鬆懈，嬌淚蕪蕪地滾下，他一面用小手絹擦淚，一面勉強地笑着，剛要對他母親去說話。這時忽聽房外的電鈴琅琅地一陣響，截住了他要向母親說的話，也截住了他心裏的悲痛。黃鳳貞趕緊向窗外叫道：「胡媽！快看看去，是誰來啦！要是找老爺的就說沒在家！」這裏菊英的母親范大媽，因爲自己身上這件舊藍布大褂太見不起人，他就要站起身來，說：「是有客來吧？」黃鳳貞用手攔阻說：「大媽，你坐着你的，不要緊，到我們家裏來的，沒有什麼外人。」說時，他轉過身去向玻璃窗外去望。這時那范大媽仰起那黃瘦的頰頰面孔，可憐的眼光望着他這嬌嬌的女兒，剛說了聲：「昨兒你三叔找我去啦，他說……」話沒說完，窗外就是一陣高跟鞋的響聲，是于三太太跟他的胞妹邱亞男來了，邱亞男今天換了一身咖啡色的女洋服，也戴了一架茶色的保目鏡，這姊妹一進屋就都摘下了眼鏡，黃鳳貞就拉着邱亞男的手兒說：「邱小姐，昨兒晚上的戲有多好，你怎麼沒去呀？」于三太

太指着他妹妹說：「他向來不喜歡聽戲，就是個電影兒迷。」邱亞男又過去與菊英笑着談話這時范大媽也站起身來，他翻着眼睛看這位闊太太和闊小姐。黃鳳貞又拉着范大媽那乾癟粗糙的手，向于三太太說：「我給你們引見引見，這是于三太太，這是邱小姐，人家是親姊妹倆；這就是菊英的母親。」范大媽的臉上迸出笑容，他就以老禮節，雙手扶着腿請了兩個「蹲兒安」，于三太太却點了點頭，很親熱地笑着說：「噯喲，你是范老太太呀？你是才由海澱來吧？天很熱！」范大媽搖頭說：「不是，我是由公館裏來！」黃鳳貞因為看見了旁邊菊英的窘態，他就趕緊換話說：「這位于三太太跟人家的先生，對菊英好極了昨天還在長安戲院訂了包廂，請我妹妹聽戲呢！」范大媽又皺着滿臉的褶紋，笑着向于三太太道謝說：「剛才吳太太跟我說了，說是你真是疼愛你的姪女，咳！他是個苦孩子。在海澱就是給人穿做活，不大出門，話也不會說，你可多擔待他點！」于三太太笑着說：「老太太那兒的話？他跟我的親妹妹是一樣，真的……」說時他把戴着金表的左臂，搭在菊英的柔肩上，很親熱地說：「也不真是爲什麼，我們姊妹倆一見面就投緣！」菊英那含羞帶淚的臉兒也就半倚在子三太太那蒙着青紗旗袍的胸前。黃鳳貞又指着邱亞男說：「這位邱小姐，人家是才從南京回來的大學生，人家的學問好極啦！」范大媽又從頭到脚地看邱亞男，他點頭說：「是，一瞧就知道是一位才學好的小姐，我們公館裏的二小姐，也在上海大學裏，這幾天也快回來了。」菊英聽他母親一聲一聲的說着「公館裏」彷彿惟恐人家不知道是在外面作老媽子似的，他就心裏十分不痛快，斜着眼睛瞧了他母親一下。但是范大媽似乎沒有理會。當下落了座，于三太太就吸着煙，很親切地問說：「老太太的身體倒還好？」范大媽嘆了一聲，愁苦着臉兒說：「好什麼？一個給人幹事的苦老婆子，還能够好了！時常犯肝氣疼，可是一點懶也不敢偷，我們那公館裏的事情也真難幹，一個月四塊錢的工錢，又打雜，又得洗衣裳，還得在二姨太太的屋裏伺候，二

姨太太又抽大煙，跟前的那個六小姐，才七歲，養活得嬌貴極了，動不動就打人罵人，你瞧！……」說時掙起了他那舊藍布袖子，乾瘦的胳膊上紅斑點點，說：「這都是我們六小姐給捏的咬的！」于三太太臉上現出同情的樣子，皺了皺眉，黃鳳貞在旁邊就生氣說：「他咬你，大媽你不會打他嗎？打完了他，頂多辭了工不幹，當老媽子賣的是力氣，不是賣的是命！」又轉首向站着的胡媽說：「你瞧瞧人家，你還淨跟我抱怨工錢少事情累啦！」胡媽也默默地點着頭。菊英却在旁用手絹擦眼淚。范大媽又嘆了口氣說：「有什麼法子！不是家裏指着我這幾塊錢嗎？這些話我都不跟人家說；上回菊英上公館找我去……」說到這裏，旁邊的菊英是十分擔心，恐怕在黃鳳貞面前證明了那夜不是住在母親那裏，鞋和手皮包都不是母親給買的。

當時他臉紅心跳着，又聽他母親往下說道：「我見了他，也沒說我的苦處，待了一會，我就叫他回去了，可不是，我告訴他幹什麼呀？他知道了，他的心裏倒難受，又救不了我！」此時菊英也不知是羞還是悲痛，索性掩而哽咽起來。邱亞男就走過去勸菊英，說：「范小姐你何必傷心，設法叫老太太不必在外傭工就是了！」于三太太把他胞妹拉到一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邱亞男就過去拉着菊英說：「走，我們到北海裏玩一玩去！」黃鳳貞說：「對啦，菊英妹妹你跟着邱小姐出去散散心吧！幹什麼對着你母親這樣哭哭啼啼地，哭傷了身子誰給你買藥吃？反正我同于三太太我們一定給大媽想辦法就得了！」于三太太又對他胞妹說：「亞男，你帶着范小姐多在北海裏玩會兒，晚上請范小姐到咱們家裏去吃飯。」范大媽也拭着老淚說：「邱小姐你可千萬別多花錢！」黃鳳貞說：「得啦，邱小姐有錢，花點兒也不要緊，他們姊兒倆走了，咱們再慢慢商量辦法，我跟着三太太都雇得起你，決不再叫你在外頭受那小丫頭子的氣了！」這時吳崇富手拿着白帽山外邊回來，黃鳳貞一面給他丈夫向范大媽引見，一面叫胡媽出去



雇車，菊英又走到裏屋，對着鏡台擦了點粉，搽了梳頭髮，遂後走到外屋，又望了他那可憐的母親一眼，又向黃鳳貞，吳崇富，于三太太，都鞠了躬。邱亞男拉着他的手就走出門去，此時胡媽已雇來兩輛洋車，菊英邱亞男上了車就出了毛家灣，順着熱氣蒸人的馬路往北海公園去了。走了不一會，就到了北海公園的後門，出來時菊英忘記帶了手皮包，所以身邊仍是一文也沒有，邱亞男從西服衣袋裏取出錢買了票，他就拉着菊英的手兒，走進園去。在外面是很熱，可是園裏却頗為清涼，面前就是一遍廣漠的北海。

現在那綠水上已鋪滿了浮萍，並有嫩綠的蓮葉產生出來了。北海的岸邊圍着很好看的鐵欄杆，鐵欄杆以外就是一行碧綠的楊柳，柳絲雜亂的飄拂着，彷彿比菊英的心事還亂。因為天色將近中午，所以園裏沒有遊人。邱亞男指着南邊樹木陰鬱樓閣掩映的瓊島，島上聳立着白塔，就說：「我們到漪瀾堂去吧，你不是還沒有吃飯嗎？」菊英點了點頭，但是又說：「我倒是不覺着餓，因為才在吳家吃的點心。」邱亞男彷彿很驚訝地問說：「怎麼，吃飯以前還要吃點心嗎？」菊英說：「不是，吃的是早點，因為吳太太他們就是十一點才起來，也要先吃點心。」邱亞男冷笑說：「他們的生活太頹廢了！」當下菊英就跟隨這個大學的女生往南邊去走。這北海的東岸是一股平坦整潔的柏油路，兩旁的綠柳和蒼柏，鋪展開一遍濃厚的陰涼，枝上的蟬聲鳥語，與那波心野鴨的叫聲，都是很可聽的，四周的景物也彷彿比頤和園還要好。但是在此時都引不起菊英的興趣，他關懷着母親，尤其關懷着在城外的秦樸，他以遲緩的腳步跟着邱亞男走，邱亞男也很慢閒自在地顯出來學士的派頭，他走前幾步，就站住，等着菊英趕上來，他再往前走，他並轉過頭，用那戴着茶色保目鏡的眼睛望着菊英，就問：「范小姐，你是什麼中學畢業？」菊英聽了這話，就很慚愧地說：「我沒上過中學就入過小學，那吳太太就是我的同學，在娘家他叫黃鳳貞。」邱亞男說：「那吳太太還是小學畢業啦？我瞧他像是沒受過教育的，他那一切的舉動多麼

討厭呀？」菊英聽邱亞男奚落黃鳳貞，自己也不禁跟着臉紅。又往前走着，聽亞男說：「昨天跟他們在一起打牌，我就非常不高興，你看，他跟他丈夫那種種的態度，叫人都替他難為情。真的，女子一結了婚，他的生活就墮落了！」又說：「昨天我到他家去，全是因為我的姊姊，他必要我陪着他去，打牌我也很不喜歡的，本來，我那裏有工夫陪着他們娛樂？我現在是很忙的，在我姊姊家住上一個來月，我就要回南京去，現在我每天要補習外國語，因為過年我就要到美國去了。」菊英以羨慕的眼光望着這位瘦臉的大學女生，心裏想：「人家的環境怎麼這樣好呢！」走過了石橋，就進了漪瀾堂的長廊，在這裏，雖然擺着許多茶座，可是客人並不多。茶房過來，替他們二人找了茶座，邱亞男坐下，他先叫拿兩盃冰激凌來，菊英却坐下，眼呆呆地望着那浩浩綠波，並見綠波之下悠悠的有兩隻小船，船上的人撐着美麗的傘，像是在一週綠茵之上開着一朵小花。菊英又想起了春天他跟秦樸在昆明湖上划船的事情，那是他們愛情的開始；現在，這悽慘絕望的事實，恐怕就是他們愛情的結局了吧！一陣悲痛刺到他的心，他手持着吃冰激凌的小匙子，全都發顫。邱亞男見菊英的臉上現出悲哀之色，他就說：「范小姐你不必難過，你母親的事總容易想辦法；還有你，我想你既在小學畢業，當然也可以作一點事，我姊夫的哥哥，現正跟章紹傑他們組織一家公司，下月一號就開幕我可以直接跟章紹傑說一說，叫你在裏面作個女職員。」菊英聽邱亞男又提到了章紹傑，他的臉上又是一陣紅，並很難過地想着：「假若我不是認得秦樸呢，就是不跟章紹傑結婚，也可以找個事作，現在可真叫我為難，秦樸又是那麼好，使我不忍得不愛上他，而且，我的心已屬於了他，自己也無法使自己不愛他了！」吃完了冰激凌，邱亞男又向菊英說：「聽說你也認得章紹傑？」菊英臉又紅了紅，點頭說：「倒是見過兩次面！」邱亞男說：「他在社會上很活動，他要想幫助你那是很容易的。你自然不便求他找事，等我明天到他家裏給你托一托，我跟他妹

妹是同學，要不然我把你介紹給他妹妹也好……」

### 第三章 絕路求生母女居籬下 柔情驚變血淚泣鴛分

說到這裏，邱亞男的話停止住了。他看了看菊英的容貌，彷彿他也覺得應當考慮考慮，章紹傑那人是專門玩弄女性的。菊英聽邱亞男這樣的說，雖然自己的心裏有愧，覺得章紹傑那個人不可接近，可是也很願意真在那公司裏找個小位置，因為可以得到點薪金贍養母親，並且自己行動也可以自由了，也能够設法與秦樸見面了。他就默默地點點頭，心裏很繁雜地想着。對面邱亞男買了兩份報，看了半天，忽然他一瞧手表，驚訝地說：「現在都快兩點鐘了！咱們快吃點什麼，再玩一會，就到平安看電影去吧，今天的片子好，是狄安娜杜萍的丹鳳朝陽。」隨後，邱亞男把茶房叫過來，問菊英想吃什麼飯，菊英却說：「什麼都可以，我也吃不了多少。」邱亞男就要了兩小盤炒麵，一銀湯菜。茶房走後，這裏兩人又談了一會閒話，菜飯就端上來了。菊英吃着飯，也覺得沒有什麼滋味，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早晨他有點咳嗽頭暈，其實現在也好些了，但仍然是心情恍惚，精神不安，彷彿有許多不放心的事情似的。草草吃過飯，又喝了一會茶，邱亞男就叫過茶房，開發了錢，他同着菊英離了漪瀾堂往西去，這裏的風景是有更美麗，隔着金螯玉棟橋，連中海裏的烟波柳色全都看得見，西邊是一所宮殿式的偉大建築，菊英就問邱亞男說：「那兒是什麼地方呀？」他想想一定是一所大學，可是邱亞男答覆他說：「那裏是北京圖書館。」聽到了「圖書館」，菊英又想起秦樸那天會說他要搬到城裏來住，就為的是離着圖書館近便，因想：「秦樸現在也許正在這裏面了吧？」可是又想：「秦樸知道了叔父作梗，婚事不成的事，他不定

憂煩到什麼樣子，也許已然病了那能還到這裏來呢？」他悽然低着頭，隨着邱亞男走，過了雙虹榭，就往前門走去，這時往園裏來的人就多了，男的女的小孩子們，人家的衣飾都且不說，但個個面上都現着愉快之色，惟有菊英，他自覺得是世間第一個可憐的人。出了北海公園的前門，雇上了兩輛車，往東長安街平安電影院去，沿路上太陽晒得很熱，洋車雖然支起棚子來，但菊英仍覺得身上出汗，並且自己聞見了汗味，心裏想：「難道我就永久在黃鳳貞家裏住着，不再回海澱去了嗎？其實海澱我也沒有臉再回去了，可是身上連一件換的衣裳也沒有再說家裏自己的棉被裏，還縫着幾十塊錢和一個珠翠別針兒呢？」一想到這裏，他又是很憂慮，驚疑，深恐昨天自己走了之後，叔父會把自己的東西都詳細檢查，尤其是昨天叔父到黃鳳貞家裏去，穿着新衣戴着新帽，莫非就是自己被裏藏着的錢，叫他給搜出來了嗎？這樣一想，菊英覺得在車上都坐不安，及至到了平安電影院，還沒有開場，可是人已然很多，菊英又怕再遇見章紹傑，所以他低頭瞧着說明書，不敢用眼看人，到三點半鐘電影開映，狄安娜杜萍的表情歌唱全都很好，邱亞男都看得呆了，但菊英因為沒有看外國影片的習慣，他看不很明白，而且心緒太亂，所以也不怎樣感覺趣味。「丹鳳朝陽」的影片足映了有兩小時，但在這兩小時之內，菊英完全思索他自己的事，銀幕上只見那杜萍飾個外國的窮女孩子來回的唱，和那些窮樂師們奏着樂器，他並不能知道詳細演的情節。散場出了影院，邱亞男就連說這個片子真好，晚場他還想來再看一回，菊英却向各處瞧着，他怕看見章紹傑的那輛豆綠色汽車，但又希望意外地遇見秦樸。邱亞男站在影院前的小樹林夕陽影裏，對菊英說：「我們先到東安市場玩玩，然後回我姊夫家裏去吃晚飯。」菊英了皺眉說又勉強笑了笑，說：「我想回去了！」他心裏實在掛念他的母親，不知他母親是還在吳家，還是回彭公館去了，更不知黃鳳貞于三太太他們替母親想了什麼辦法沒有。

邱亞男却拉住菊英的手說：「你這個人怎麼不守信用，今天晌午在吳家，我姊姊不是對我們說，我們在外面玩一天，晚上回他家裏去，你也答應了的現在怎麼你又改變了主意？」說時，他就雇洋車往東安市場去，菊英也許是太柔軟了，人家這樣勉強他，他竟是沒有法子，只得仍然上了車，由着車將他拉走。由這影院到市場去，只須經過一條很繁華的街道，街道的兩旁盡是高大的建築物，大概都是什麼飯店，洋行，公司，菊英又像見不起這些高大的建築物似的，因為那次飯店裏一夜的情景，給他的印象是太深了。進了東安市場，又是萬燈齊明，各種新奇美麗的物品又都呈現在眼睛，此次菊英却不那麼注意地去看，他不敢再羨慕這些浮華的物質，只想着如何才能使那可憐的母親不再在外面受苦，如何才能與秦樸結婚，度那最低的生活。邱亞男也像不大注意那些鞋襪衣料等等的東西，走過了正街，他就帶着菊英，找着賣書的攤子，他挑選了幾本電影雜誌，隨後就說：「該回我姊姊家裏去了。」於是就走出東安市場，往北去走，這條街就是王府井大街，三太太的家裏離着東安市場不遠，所以走不一會就到了，于家也是個小洋門，門框上也安設着電鈴但是街門並沒有關着，菊英隨着邱亞男進了屏門，就見是很乾淨的一個院落，是四合房，院中搭着天棚，擺着幾盆梔子，安設着幾把藤椅，北房的左邊還有一個小門，像是有後院似的。院中有個四十來歲的僕婦，一見邱亞男，就迎過來笑着說：「二小姐回來啦？」邱亞男就問：「三太太回來沒有？」僕婦說：「剛才回來，又走了，也沒叫雇車，說是上市場買東西去啦。」邱亞男納悶說：「我們也是才從市場裏來，怎麼沒看見他呀？」又問：「閻媽，今天沒有人給我打電話嗎？」閻媽說：「沒有，就是四點多鐘的時候，章大少爺打來一個電話，他是找三太太說話，我說三太太跟着二小姐出去了，上毛家灣吳先生家裏去了。」邱亞男點了點頭他就向菊英說：「屋裏熱，我們在院裏坐吧！」菊英笑着點了點頭，就在藤椅上坐下。閻媽把天棚下的電燈開亮，給菊英倒過茶，拿

來烟捲，菊英就愁悶地坐着，喝了一口茶，依然想他那些難以解決的心事。這時邱亞男到南房裏去，待了一會，他換了一身很涼爽的睡衣出來。手裏拿着那幾本雜誌，到院中坐在菊英的對面，他不大說話，却專心去翻閱那幾本電影雜誌。閻媽也給他倒過茶來，並問：「二小姐，跟這位小姐吃了飯沒有？」邱亞男被那幾本電影雜誌吸住，閻媽連問了好幾句，他都沒有答言，閻媽在他旁邊站了半天，另一三十來歲的僕婦也來問，邱亞男才搖頭說：「不忙呢，三太太不是也沒吃飯嗎？等三太太回來再說，你們先伺候范小姐！」那個三十來歲的僕婦，一聽來的這位眉清目秀，可是滿面愁容的女客，就是范小姐，他就趕緊走過來，帶笑問說：「你就是范小姐呀？老太太沒來呀？明天你是上午搬來呀？我們裏院的房子是好好的，不用怎麼收拾。」菊英聽了這話，他不禁一怔，正要說：「我並沒想搬來住呀？許是另一個范小姐吧！」這時外院一陣高跟鞋的響聲，是三太太回來了，菊英趕緊站起身來，迎過去，三太太又握住菊英的手，很親熱地笑着問說：「你們早就來了吧？」菊英也微笑說：「我們也是才來了不大會兒，三太太，你上市場去啦？」三太太點頭說：「我到市場買點東西，還有點別的事，你坐着吧！」旁邊邱亞男還在那裏看電影雜誌，他姊姊回來，他也沒有起身說話，三太太回頭對那僕婦說：「季媽，回頭中原公司送東西來，你給收下，錢都給了。」又問：「三老爺回來了沒有？」

季媽說：「三老爺兩點多鐘就出去了，說是先到行裏去，再到章……」三太太不等季媽說完，他就點頭說：「我知道。」隨後他又看了菊英一眼，就笑着說：「你先等着，容我歇歇，我告訴你一件喜事兒！」隨後由閻媽手裏接過茶盤，喝了兩口茶，又走到他胞妹的面前，拿起一本雜誌來看，旋又放下，笑着說：「你瞧我們這個電影兒迷，買了兩本書就看上沒完，連飯都許顧不得吃了！」此時閻媽又給他們太太拿來拖鞋，喚上季媽把電扇開了。三太太，就躺在菊英的旁邊藤椅上，他抽烟捲，笑

說：「告訴你這件事，准叫你喜歡。」菊英聽于三太太先說是自己的喜信兒，如今又說准叫自己喜歡，他就不禁驚疑，臉上又緋紅着，低着眼皮兒他不敢用眼看于三太太，猜不定于三太太會又說出什麼自己想不到的。這時于三太太就笑着說：「我剛才在吳太太家跟你們老太太說好了，今天回去就叫你們老太太辭工，明天連你都搬到我們這兒來，回頭我帶你看看，我們後院還有四五間房子，比我們前院住的房子還乾淨呢，你們娘兒倆就在我們這兒住着得啦，吃飯也不另升火，我們這兒有廚房，電燈電話你隨便用，也決不要你的錢。」旁邊邱亞男也抬起頭來，手裏拿着一本封面是羅伯泰勒的雜誌，他就問說：「怎麼？范小姐你明天就要搬來嗎？」菊英還沒答言于三太太就說：「我是看着他們老太太那個人太好了，我就想咱們後院的房子也是閒着沒有人住，爲什麼不請他們娘兒倆來住呢？以後，有范小姐陪着，我也不至於在家裏悶得慌了，也省得淨出去打牌看戲了。」邱亞男笑着向他姊姊說：「你倒真是個經濟家。」于三太太也笑了。這時菊英聽了心裏倒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歡，由明天起，自己那可憐的母親就不必再在外而受苦了，母女二人的生活也可以仗着于三太太的好心維持得以解決，不過自己與秦樸的那件事，還是沒有什麼開展，就想：「那也好辦了，等到母親搬過來，慢慢的自己再向母親請求，只要母親允許我們兩人訂了婚，那就好了，等到秦樸有了相當的事，生活不至於發愁了，那時我們再結婚，再把母親接出去，反正在這裏住着，吃着人家，也不是長事呀！」於是這兩天來的憂愁苦悶，至此全得到了安慰，他的臉上立刻換上了笑容，感激涕零地向于三太太說：「這不是太麻煩你了嗎？」于三太太問說：「麻煩我什麼？自有叫你們娘兒倆避屈的，再說，以後你就知道我這個人了，我對人最熱心，跟我常在一塊兒來往的，也不淨是有錢的闊太太，常有些人托我的事，我都立刻給辦，譬如前兩天，馬太太說是他們先生沒寄錢來，五月節過不去，我立刻借了他一百塊錢，吳太太他的先生部裏的差事丟

了，他求我跟我先生的哥哥去說，給吳崇富找個事，我費了好大事才給說成，是公司裏的交際主任，月薪三百，比他在什麼部裏還強得多了！」說時，他得意洋洋地，仰面噴着雲霧，邱亞男着在旁邊說：「姊姊，你爲什麼不給范小姐也找個事呀？托托我二哥。」于三太太說：「等慢慢的，雖說他是你姊夫的親哥哥，是公司裏的大股東，可是我也不能給他薦的人太多了，叫他爲難。」邱亞男說：「那麼不托他，跟章紹傑說說，我想准行。」于三太太說：「行自然是行，可是一個三四十塊的事，還得按時上班下班，有什麼意思？再說我瞧范小姐他的身體也不大強健，昨天晚上聽了一會戲，回去大概他就受了點涼，今天瞧他就有點咳嗽。」菊英現出點慘笑，說：「現在我倒好了，其實，……」他本要說那公司女職員的事情他是可以作得，可是一想到作那事須要與章紹傑接近，他就未免遲疑，這時北屋裏琅琅的一陣鈴聲，季媽回身要去接電話，于三太太站起身來說：「讓我接去！」說着，他急急忙忙地拖着鞋就跑到北屋裏。

此時北屋裏的電燈亮了，窗上掛着白紗帘，于三太太那細長的身影在紗帘上晃動了兩下，就聽他對着電話說：「我是亞英呀！……范小姐在這兒啦！喝！你們在一塊兒啦，在什麼地方啦？……我不信！你可快回來，沒有人給他等門，什麼？什麼？……那暫時倒不必……好吧，好吧，快回來呀！」說完了，吧的一聲把聽筒掛上了，仍舊關上燈，到院裏來，就對閻媽說：「叫張司務開飯吧，三老爺不回家來吃了。」閻媽答應了一聲，就往廚房去了，季媽就到南屋裏開亮了電燈，去收拾飯桌子。這時邱亞男依然看他的電影雜誌，于三太太又點了一枝煙，躺在藤椅上對菊英談話，他的談話總是那麼親熱，什麼事都爲菊英想到了，先說：「我有幾件衣裳，顏色太漂亮，我不好意思穿出去，明天你試試，要是長，可以拿到成衣局改一改；我的鞋你大概也能穿，我有很多雙呢，我買了來就沒有怎麼穿。」後來又說：「明



天老太太搬過來，什麼東西也不必添置。我這兒全有。你告訴老太太別拘泥，既然住街坊了，就跟一家子是一樣。」他又問菊英家裏的事，並說將來還要給菊英的叔父找個好事，他只是沒有提到章紹傑，所以菊英心裏並沒有什麼疑慮，他只有掛念着秦樸的事情，就想一住在這裏，恐怕以後更有機會與秦樸見面了，但是他又癡想：「過兩天可以跟于三太太說明這件事，請他幫助我們成了婚事，因為他是最熱心的人，而且又對我這麼好！」默默地想了一般會南房裏菜飯已然擺好，邱亞男才放下他的電影雜誌，于三太太菊英一同南屋裏吃飯，才吃了半截飯，李媽就拿進一包東西，說是中原公司給送來的。菊英猜着那裏大概是化妝品之類，就聽于三太太說：「拿到北屋裏去吧。」這裏于三太太一邊吃着飯，一邊又跟菊英談話，他說將來住在一起，他要跟菊英學學繡花，又說將來他拿錢開一個女子職業學校，就請菊英作教師。菊英就臉微紅着，說：「我的活針做得不很好，那能教給人呢？」心裏雖然很喜歡，但也很抱愧，因為對面的邱亞男，過年人家就要上美國去留學，自己却只會做活針，跟舊式女子一樣，比人家是太差得遠了！吃過飯，又到北屋裏去坐，喝茶，談話，聽廣播的唱片和小曲。邱亞男却惦記他那幾本電影雜誌，不到十點鐘，他就回到北屋，躺在床上看雜誌去了。于三太太又給什麼章五太太劉太太打電話，在電話裏閒談了半天，菊英在沙發上默默地看着這屋中的一切陳設，雖然也都是些洋式的木器，雖比不了那大飯店裏的鋼床鋼椅，可是比黃鳳貞家裏又款式得多了。他又注意于三太太是怎麼的打電話，他擬想着：「將來秦樸若是作了事，作事的地方當然有電話了，我們就可以每天在電話交談，就便不能立時結婚，那麼也是跟天天見面差不多了。」心裏一喜歡，他就對於于三太太更是感謝，他想不到會遇見這麼一個好人，又有錢，又熱心腸，對自己又是特別的好。因就對於三太太笑着，似乎是獻媚地說：「三太太，你要是累，你就歇着吧！」于三太太說：「我不累，你要是累，你就在我的床上躺躺，反正今

兒我是不叫你回去了，你就在我的床上睡好了。」菊英搖頭說：「我倒是不累，可是，我今兒若不回吳家去，吳太太他們知道嗎？三太太！」于三太太笑了笑，說：「不但吳太太知道，連你們老太太都知道，我們今兒在吳家說了一天的話，我要不跟吳太太商量好了，我也不敢接你們母女來，我早聽人說了，他那個人心眼小極了！」菊英笑了笑，點頭說：「可不是！」本要隨着于三太太批評黃鳳貞幾句，可是又想：「黃鳳貞對待自己也不錯，若不是人家，我怎麼能認識于三太太呢！」

不過他想到了吳崇富，想利用自己巴結章紹傑，以及昨晚聽戲，忽然也有章紹傑在座，並且章紹傑說了那些彷彿專爲自己而發的話，他又不住地疑慮，傷感，並且心跳。又過了一會，于三先生就回來了，于三先生今天像喝醉了酒，一進門他就說：「章紹傑那傢伙，灌了我足有三瓶子白蘭地！」于三太太趕緊向他丈夫使眼色，並且用手推着說：「得啦，人家灌你，誰叫你愛喝呢？你上東屋睡去吧！今兒我留范小姐在咱們家裏住下了。明天范老太太就搬來。」于三先生似乎已聽人說菊英和他母親，將要住在他家裏的事，他就晃搖着禿腦袋說：「那可好極了，以後咱們住街坊了，祁經理今天還跟我打哈哈，他說：「從此以後，你們多了一位芳鄰呀！」說時，他很高興地笑着，白蘭地的氣味從嘴裏出來，比菊英聞慣了的他叔父那燒酒味還要辣。于三太太把他丈夫推出去，他又轉首向菊英笑着說：「你瞧，你還沒搬來住，就鬧得誰知道了，以後你們娘兒倆要是再搬出去，連朋友都得笑話我們沒有長性兒了！」菊英也笑了笑，心裏却覺得于三先生那個人也很好。又聽了一會無線電，于三太太就叫季媽在你那很乾淨的銅床上，鋪上兩份漂亮的被褥，就叫菊英睡在裏邊，菊英是很覺得偏促，因爲裏面這身洋布小衣裳，昨天在家裏就滾了一夜，現在都有點汗味了。于三太太的被褥又沒洒什麼香水，菊英躺着，簡直不敢捱着人家太近了。但是于三太太偏要靠近他，並着枕，對菊英絮絮地談話。他先說他的妹妹邱亞男，

有個愛人現在美國留學，所以明年邱亞男也要到美國去，又說到他的自身，原來他是南京人，也在中學念過書，他娘家的父親是一位金融界的重要人，所以他才嫁太平銀行于經理的兄弟，現在他的丈夫也在銀行裏有事，並且他們有很多的不動產。說完了他自己，又說跟他認識的那些女太太，什麼章二太太，章三太太，章七太太，章九太太，余八太太，馬太太，劉太太，魯太太，郝四太太，以及吳太太，黃鳳貞等等，其中以郝四太太的名譽最壞，章家的幾位太太最有錢。由此又專說章公館，他說那公館的幾位夫人都作着什麼官，開着什麼銀行，什麼公司，家裏是怎樣雕梁畫棟，在別處還有多少座洋樓。多少僕人，多少丫頭。可是那幾位大人的太太，淨生了些小姐，只有章紹傑一位少爺，還有兩位小少爺，是姨太太生的了。他又說章紹傑在家裏是多麼尊貴，他愛作什麼就作什麼，沒有人敢攔，紅樓夢的賈寶玉也沒有他那麼享福，就是一樣，他不娶少奶奶，本來他也訂了一個未婚妻，是一位交際明星，應當是今年娶，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兩人又犯了意見，解除了婚約，他給了那女子幾萬塊錢，那女子到美國當電影明星去了。于三太太說話的次序雖很清楚，可是他所說的那章家的奢華富麗，以及闊人們的舉動新奇，叫菊英這小家的女子聽着倒心亂，他彷彿聽神話似的，迷惘着聽着，同時心裏想：「人家章紹傑是那麼闊，我又這麼窮，他會能够愛我？說給誰誰也不能信呀？大概那天在飯店裏，他因爲喝醉了酒，才對我作出那些舉動，後來他自己都許不記得了。昨晚在戲院裏，他說他所愛慕的，是另一個女子，我就多了心，其實，無論怎麼樣，我也不配作他家的少奶奶呀？」這樣一想，菊英着放了心，但同時又回想于三太太那些炫赫繁華的話，他對於章家更是羨慕，彷彿能够叫自己到他家裏去看看才好，可是去的時候也得換一件闊衣裳，不然人家公館的丫頭也不理我呀！于三太太說了半天話，他也累了伸出一隻金鐲還沒脫下的雪白胳膊，菊英恐怕觸着他的臂，將他觸醒了，他躲到靠着牆的地方去睡。電燈也沒有關，菊英心裏

有許多的事，也睡不着，身體更覺着難受，幾急要想咳嗽，都不敢嗽出。

他輾轉間，銅床未免有些搖動，于三太太就醒了，問道：「你怎麼還沒有睡呀？」菊英先咳嗽了兩聲的然後才說：「我睡不着！」于三太太說：「我看你大概是要得病，你蓋好了點吧！」說着，將夾被向上提了提，又揪着菊英的短內衣問說：「你這是什麼料子的？是印花府綢的嗎？」菊英紅了紅臉說：「不是，就是花洋布的！」同時看見了于三太太那白紗乳罩。于三太太點頭說：「花樣還不錯，咱們好好地睡吧！」明兒你們老太太一撥來，咱們還得忙一天呢，難道就不請請老太太嗎？」說完了，他熄滅了電燈，把床帳拉了拉，就掩被睡去。菊英思索他的母親，思索秦樸，想了許多雜亂的事情，又暗中掩口咳嗽了好幾聲，直到窗外聽見喜鵲叫了，方才睡去，飄到次日上午八九點鐘，忽然電話琅琅地一陣響，才把菊英驚醒，一看，于三太太已然修飾好了，他坐在沙發上，一邊接電話，一邊對菊英說：「你睡吧！還不到九點鐘呢！」彷彿電話是問他跟誰說話了，于三太太就笑着說：「你猜吧？……對啦！一半天你來吧，瞧瞧我們這個新街坊，什麼？……他上班去了，你還說呢，不是你；他能够醉啦……嘻嘻！好吧，你掛上吧！」于三太太掛上聽筒，也沒對菊英說這電話是誰打來的，菊英這時已起來穿上旗袍，閻媽就打來洗臉水，嗽口水。于三太太坐在沙發上並不說話，拿着枝煙捲噴着，似乎在想什麼。菊英當着于三太太，不敢使用特外化妝品，他草草地修飾完畢，可是又對着鏡子來回地照，少時，季媽把早點送上來，却是牛奶和蛋糕，菊英也覺得吃不下去，仍是有點咳嗽，于三太太就說：「大概你是感冒了，今兒晚上臨睡覺時，吃一片阿司匹靈就好了。」說完了，他又摘電話，給什麼章七太太打，說了些打牌的事，及湊趣的話。然後他就站起身來說：「怎麼老太太還不來？」菊英說：「大概我母親得吃完了飯，才能來呢！」于三太太說：「這老太太也真有客氣，以後你告訴老太太，要是淨客氣可不行，我要

拿你們當外人，也不請你們來呢！」菊英笑了笑，臉又一陣紅，這時季媽又送過茶來，于三太太就問：「二小姐起來沒有？」季媽說：「早起來了，上青年會打網球去啦。」于三太太笑向菊英說：「你瞧我那個妹妹，又好打網球，又好打牌，又好看電影，什麼都好，就是不好聽戲，過年一到美國去，跟他的愛人在一塊兒，不定又學些什麼新本事了。」菊英聽了，笑了一笑，心中很羨慕人家，那一對幸福的情侶，而覺得自己與秦樸是太可憐了！待了一會，就聽外面有人吧吧的打門，于三太太不高興地說：「現放着電鈴不按，可打門！這是誰呀？閻媽快出去瞧瞧去！」菊英說：「許是我母親來了吧？」于三太太笑着說：「對啦，真許是老太太來啦！這位老太太大概不會按電鈴。」他隨就一腿跪在沙發上，揭開窗簾，隔着玻璃往外去看。菊英也心裏緊張地，希望看見母親，可是又怕母親，可又怕看見母親那顛顛受苦的臉。這時就見于三太太轉回頭來，喜喜歡歡地說：「真是老太太來啦！」說畢他就房外去迎，菊英也很喜歡地迎出去，就見他母親一見着于三太太，就請了一個旗人的雙跪腿兒的安，叫聲「三太太！」菊英見他母親身上仍然穿着一件舊藍布的短褂，還沒有在旁給他拿着東西的閻媽身上整齊，心裏未免很慚愧。范大媽隨身只有一隻舊被捲，和一個破梳頭匣子，閻媽似乎不很高興地向他們太太說：「這東西擱在那兒呀？」于三太太崩着臉兒說：「送在裏院南屋，昨兒他沒告訴你嗎？」范大媽就要由閻媽手裏接東西，說：「這位大嫂子，你交我自己拿去吧！」菊英看了他母親一眼，說：「媽，你請屋來吧！」季媽打着簾子，范大媽跟于三太太謙讓了半天，他才進屋。到屋裏，于三太太讓他在沙發上坐，他也不肯，他只說：「三太太你坐着吧！我可不敢坐！」

于三太太却笑着說：「老太太你幹什麼這樣客氣，由今兒起就成了街坊啦，跟一家人有什麼分別呢！」說着，把范大媽那瘦弱衰弱的身體按在沙發上，范大媽的苦臉上現出從來沒有的笑容，說：「我

的三太太，你這樣好待我們，將來我們娘兒倆怎報答你呀？」菊英聽了，心中一陣感激，眼淚忍不住落下。于三太太說：「你這話我真不會答你，我跟我妹妹投緣，才把你娘兒倆請來，你要是天天淨說這樣的話，倒顯着跟我疏遠啦。」遂又轉首看着菊英，笑說：「你這會又怎麼啦？還怕老太太搬到這兒來，我給什麼委屈受嗎？」菊英抹着眼淚笑了笑，他母親坐在沙發上又笑着說：「咳，三太太你這是那兒的話，就假如說你給我們點委屈受，也比我在外當苦老婆子；菊英在家裏給人洗衣服裳做活強得多了！咳！你是不知道這幾年我們娘兒倆受的苦啦！自不是我放心菊英，有好幾回我都跳河了，咳！作夢也沒想到，會遇見你這位貴人呀！」說這話的時候，季媽正端過茶來，菊英更覺着難爲情，臉上更是通紅。于三太太看出來了，他就對季媽說：「你跟閻媽把後院那兩間南房再收拾收拾，那桌子上的灰都擦一擦！」季媽答應了一聲，走出屋去了。這裏于三太太就問范大媽說：「老太太，你把那邊的事都弄清楚了，吧？」范大媽欠身說：「我都弄清楚了，那彭公館的姨太太一見我辭工，就很不樂意，連留我也沒留，說：『喝，你女兒嫁了好主兒啦？你跟着享福去啦，那麼你就去吧！……』」菊英聽到這裏，就很是驚訝，于三太太却用話分開，說：「得啦，你現在既然把事情都弄清楚了，那麼你娘兒倆就安着心在這兒住着吧，吃飯也不必另升火，我們這兒有廚房，到開飯的時候，就叫季媽他們給你送出去啦，你就是別客氣，季媽閻媽你自管支使，他們要是不聽你的就告訴我。用什麼東西，我這兒也都有，你自管言語，你要是覺着不好意思，就叫菊英跟我來說，真的，我拿菊英當我的親妹妹一樣！」范大媽那顫顫的臉上滿是歡喜和感激之色，他還要說話，于三太太攔拉着菊英的手，並對范大媽說：「我先帶着你們娘兒倆，到裏院看看房子去！」當下范大媽由沙發站起身來，就跟着于三太太和菊英，到裏院看他們那新居去了。于家這北屋的右角有一個小綠門，那就通着後院，後院並不寬大，只是兩間北房，兩間南房，和半

間西房。北房現在鎖着，裏面像是有很多的洋式家具。南房却沒有什麼，只有一張木床，一張小桌，兩把椅子都像是臨時搬來的，可是屋中的器具雖的這樣簡單，范大媽和菊英不但沒有東西往桌上擺，連床都無法使它像個樣子。菊英就很發愁，因為這同不得在海淀家裏，以後由于三太太的介紹，自己一定要認識不少的太太小姐，人家不免要到裏院來看看，可是像這樣子，怎麼能往屋裏讓人呢？于三太太帶他母女來到這屋裏，他看了一會，就出去了。菊英幫助他母親鋪上那床污穢破爛的被褥，心裏很覺得煩惱，就想：「住在這兒，還不如住在家裏呢！在海淀，窮到沒有人看見呀！」范大媽在旁倒似不覺得什麼。這時那季媽又進屋裏，說：「我們三太太請你去，有兩句話說。」范大媽答應了一聲，就跟着季媽到前院去見于三太太。菊英猜不出于三太太叫他母親是有什麼事，他坐在床上，眼望着這床破爛棉被發愁，心裏忽想：「趕快把我家裏那床棉被拿來吧，那裏邊還藏着幾十塊錢呢，足可以置點東西，打扮打扮這間屋子。可是誰能够回家取去呢？自己雖然很希望回海淀，好去見秦樸，商量一個最後的辦法，可是，叔父和那些鄰居，自己實在無顏再見他們了！」正在呆呆地想，他母親就回來了，范大媽那張顛顛的臉是更顯得喜歡，一進屋，他就對菊英笑着說：「你猜三太太叫我有什麼事？嘿，人家真好心，瞧着咱們這屋裏不大像樣子，給了我六十塊錢，叫我帶你到街上買點東西去，你說咱們可都買什麼呢？買布作兩床被褥？可是兩床被褥至快也還縫一天，我看還是買現成兒的吧？再買一條床單，撕幾尺布，我也得做到個新藍布大褂呀！你不想做兩件衣裳嗎？」說着，把六張顏色鮮明的鈔票，放在那破爛的被褥上，菊英心裏就更是感激，覺着于三太太待自己真太好了，將來要求他幫助自己與秦樸的婚事，大概他也能很熱心地給辦。因為就很喜歡，恨不得母親出屋去，找份紙筆給秦樸寫一封信，安慰他，勸他不要慢着急，等些日自然有辦法，因為現在一位很熱心的于三太太他待我很好。想了一會，覺得身體很舒

服，便又想着回頭自己應當挑兩件衣料，皮鞋得買一雙，頭髮也應當燙一燙。范大媽詳細地看了半天那六十元鈔票，便又帶在身邊，少時季媽就給送過菜飯來，母女吃過了飯，菊英就忙着要去買東西。范大媽說：「你去問問三太太，人家跟着咱們去不去，因為是人家給咱們的錢去買的東西，也得叫人家看着合心呀！」菊英就到前院去見于三太太，此時于三太太正在打電話，一見菊英來，他就個電話裏簡單地說：「有什麼話咱們晚上電話裏再說吧！好！」他又衝着聽筒笑了笑，就掛上了。轉頭向菊英說：「回頭你們打算上那兒買東西去呀？」菊英說：「我想上市場買去，因為離着家近，再說那兒買什麼都有。」于三太太說：「好吧，回頭我叫季媽跟着你去，幫着你拿東西，你就買兩床被褥，買一幅被單就行了，旁的不用買，因為昨天我上中原公司買了不少的東西，分給你點就行了。」說着，他把昨晚中原公司送來的那一包東西在床上打開，就見裏面是兩件衣料，一件是紫地白花印度綢，一件是紅色的絨紗，還有許多都是什麼生髮油，胭脂粉，梳頭鏡子等物，三太太故意地想了想，就說：「我本來要留下兩樣，得啦都送給你吧！你們才搬了來，這就算是我送給你的禮物吧！」菊英心裏很喜歡，可是表面上還謙遜着說：「我那兒要得了這麼多的東西呀！三太太你留着自己用吧！」于三太太說：「我要用還費難，打個電話，什麼都得給我送來。」說着，他叫季媽把這些東西送裏院去，他就拿上手皮包和保目鏡，向菊英說：「我還得上章公館去，他們那幾位太太請我打牌。真的，你瞧我多忙呀！」臨走時，他又囑咐闊媽回頭打電話叫裁縫，于三太太那細長的身子嫵娜着，高跟鞋咯咯的就走出去了。菊英回到裏院，又把那兩件衣料詳細地看了看，心裏非常滿意，就想應當做什麼樣式，盤什麼樣子的紐子。待了一會，他就同他母親帶着季媽，到了東安市場，買了兩幅印花被單，兩床蘇司葛的被褥，並買了一雙白皮高跟鞋，和襪套等等想要買手表，錢却怕不夠了；給他母親是買的人造絲和陰丹士林的衣料，及做衣褲的材料。



然後高高興興地帶着季媽，拿着東西，坐洋車回來。回到了家，成衣局的人就來了，給菊英和范大媽量了衣裳的尺寸，拿着料子走了。菊英就在屋裏佈置床鋪，往桌子擺化裝品，又把買來的那雙發白高跟鞋試了兩回，心裏是很快樂的，但是偶然一想起：「在海澗我還有一件事，一個人呢！」便又覺得有點悲傷，可是這悲傷旋即被他的希望所消釋，他所歉然的就是這時不能給秦樸一封安慰的信，使他不要徒然的憂愁。到了晚間，范三太太是同着黃鳳貞一起來的，黃鳳貞到裏院的南屋一看，他就說：「喝！真漂亮呀？」又拿范大媽打趣說：「大媽，你可別再發愁了！你現在什麼東西都有了，就缺少一位小姑爺，可是，大媽也別忙，早晚我跟你三太太必給你請一位養老女婿來！」范大媽笑得才閉不上嘴，菊英却羞得躲脚。

笑着推了黃鳳貞一把，說：「姊姊你一來就胡說！」黃鳳貞一邊噴着煙捲，一邊扭着身子咯咯地笑。菊英又拿出新買來的鞋給他看，黃鳳貞却像有點嫉妬的樣子，他說：「你買鞋時叫我跟你去好不好？這雙鞋，樣子多麼老呀！」菊英聽黃鳳貞這一說，他也很後悔，可是心裏又想：「我那手皮包裏還有十塊錢呢，海澗家裏也還有幾十塊錢呢，要再買兩雙皮鞋，也辦得到呀。」黃鳳貞在于家談笑了半天，他才走。次日于三太太請菊英和他母親聽戲，第三天，白天菊英是跟着邱亞男去看電影，晚間黃鳳貞又把他和于三太太請了去，在吳家打牌，菊英就把那隻手皮包由吳家帶回來了。這兩天菊英的心裏雖然有時還掛念着秦樸，但總不至心裏太難受，浮華雜亂的環境已然麻醉了他。只是他前幾天所患的感冒，至今還沒有大好，還是有點咳嗽。當他由吳家坐着洋車，在燈光月色之下回到家，又在于三太太屋裏應酬了半天，才回到院裏的南房內，此時大概已是夜深兩點鐘了。他母親呆呆地坐在床上，也不知道是想什麼，菊英脫下了白皮高跟鞋，因為黃鳳貞那句話的影響，他覺得這雙鞋實在樣子很舊，就想應當再買

一雙，反正買鞋不算是妄費，早晚要穿。又想手皮包裏雖有十塊錢，但那不能都花了，天天跟那些太太小姐在一起玩，自己身邊一塊錢都不帶，還成嗎？因就想到藏在家裏的些錢和珠翠別針，他決定了，明天要回一趟海淀，取自己的東西，見自己的愛人。於是他就走到床前，向他母親說：「媽！明兒我要回海淀家裏瞧瞧去！」說時，他一手扶在新床單上，低着頭斜臥着，像是心裏很慚愧的樣子。他母親却皺了皺眉，說：「你不用回去啦，咱們在這兒住了還沒有幾天又惦記着那個窮家，叫人家三太太瞧着，咱們好像不識抬舉似的！」菊英搖頭說：「不是，家裏我還有幾件東西呢！像我那床被，小衣裳什麼的，雖然都是舊的，可是也得拿來呀，咱們現在又不是發了什麼財，難道舊東西都不要啦？什麼都做新的嗎！」說時，他低着頭扒在他母親身旁，像是很悲痛的样子。范大媽半天沒有答言，屋中不很明亮的電燈，照在他的臉上，又顯出顛顛變變來，他歎了口氣，說：「你怎麼老惦記着海淀呀！……過兩天你三叔一定上吳家去，就叫他把你那些東西送來得啦！」菊英哼着說：「我三叔他那兒有工夫！」范大媽見女兒是必要回去的樣子，他就生了氣，把苦臉兒一繃，忿忿地說：「我不能叫你回海淀去！海淀那地方，咱們還是什麼臉回去！」菊英嚇得渾身冰冷，眼淚不自禁地一顆一顆落在床單上，他哭着說：「媽！你是怎麼啦，我……」話還沒有說完，他母親又歎了一聲，說：「海淀那些事我都知道了，你三叔跟黃鳳貞都對我說了，我……咳我真沒想到，你這孩子會那麼糊塗，真是……咳！我說你打你也沒有用，你也是這麼大的姑娘啦，現在你就別再想咱們那窮海淀了，忘了那姓秦的壞小子吧！好好在這兒住着，人家三太太三先生……」范大媽的話還沒有說完，菊英就扒在床上嗚嗚地痛哭，范大媽也抹着眼淚，菊英一面哽咽抽着媽，一面低聲悲慘着說：「媽！你別聽我三叔的話，我三叔恨秦棧，其實秦棧那人……是很好！……」范大媽哼了一聲說：「你還說他好啦！一個窮小子，在這兒連家也沒有，就想騙

人家的姑娘？那樣的人，殺了刮了都不多！你三叔說了，你讓黃鳳貞接走的那一天，他就找到徐大媽的公寓裏，把那秦樸的打了幾個耳刮子，姓秦的挨了打，他一聲也沒敢言語，當天就搬出公寓去了，聽說他是海濱的熟車把他拉到車站，他多半是不敢在北京再住，跑回家去了。你想，事情都鬧得這麼大了，咱們還有什麼臉再回去呀？」這時菊英扒在床上哭泣得已然接不上氣，他痛惜着秦樸，想秦樸那麼可憐的老實人，竟受了自己那無賴的叔父這樣侮辱，想他不定要怎樣難過了，也許他要恨我吧？」

#### 第四章 禮厚情濃幾番施故技 山高樓隱一霎變初心

可是我也真對不起他，本來我們的愛情也不是由他一人而起，我也得負很大的責任，後來我雖然心裏有時想起些不對的事，還有跟章紹傑的那些事，真是我的不好，但是我也沒因為那些事就不愛他，占據在我心裏的永遠是他，就是這回，我因為太懦弱了！我太豁不出去了，才落得我們連個面也沒見，就這樣的拆散了！其實拆散也不要緊，就是他必不能原諒我，一定疑我對他負心，這，我上那兒才能找着他，向他解釋呢！他哭了足有一個多小時，哭得他疲倦了，咽乏了，就頭朝裏，臉壓在胳膊上睡去。

范大媽又嘆息了兩聲，推了菊英一下，菊英也沒有醒，只覺得靠近臉和胳膊的地方，床單都被淚浸濕了，燈光照着這斜臥的身上裹着旗袍的女子，呈現出一種悽慘可憐的狀態，范大媽倒後悔，將才對女兒說的話是太利害點了，女兒大了，不像小孩子的時候了，倘若他真要是心一窄，在人家這裏尋了死，那可怎麼好呢？范大媽越想越是就心，他抹了抹掛在顴頰上的老淚，呆呆的發了半天怔，就拉過棉被來給他女兒蓋上，連燈也不敢熄，就這樣憂苦就心地看守了他女兒半夜。次日，窗紙都發白了，他才靠

蒲床，不知不覺地睡去。菊英睡到次日上午六點多鐘，因為咳嗽才醒，范大媽也被驚醒，苦着臉兒說：「你脫了衣裳，蓋好了棉被再睡吧！……咳！你真要是病了，可真坑了我啦！」菊英慘悽地答應了一聲身子微微拾起來，把旗袍脫下來扔在一邊，展開棉被，連身子帶頭全都蓋上，他又繼續着哭泣，哭了一會，覺得把自己的心都哭得麻木了，倒並不覺得疼痛。院中的鳥聲透進了窗，透進了被底，那麼極低微婉轉地叫着。這種聲音很嫻熟，在海澱的家中，在頤和國的湖畔，在從海澱到大學那條馬路旁的柳樹上，以及最近，在玉泉上畫廊之下，都有這種動人的聲音，由此他又不禁流着淚，回憶這幾個月來他與秦樸的纏綿愛情，至今真覺着是一場夢似的，然而這夢醒了，同時他也心死了，他什麼希望也沒有了，他願意就永久埋在這黑暗的悶氣的被底，不再露出臉來見人。過了些時，他又睡去，睡夢之中什麼也沒有，也沒有秦樸，也沒有他自己。又過了許多時候，覺得身體很難受，他又醒來，掀開被，睜起他淚沾睫毛的眼睛一看，窗上已然十分明亮，明亮得在他的眼前亂迸金星。世界還是這麼個世界，屋子却是這個新屋子。他母親也沒在屋中，可是昨晚母親所說的那些話依然深深嵌在他的腦中，只要是想起一句話來，心裏就像針刺了一下那般的痛，他擬想着秦樸：「現在已坐着火車到家了吧？或者到上海去了吧？他一定很恨我。不，我想起來了，他那個人是不會恨人的，他一定還愛着我，可是他越愛着我越叫我忘不了他，越叫我的心裏難受！……」他又扒在床單上，嗚嗚地痛哭。這時，他母親就用手推他，彷彿很喜歡的聲音，說：「姑娘，你快起來吧！于太太一會兒就到咱們屋裏來！裁縫把衣裳送來了，你快起來試試，看合式不合式！」菊英微微拾起眼皮，就看見那兩件新做得的旗袍是那麼華麗動人，他慢慢地起來，雙肩依然緊緊蹙着，心想：「我穿上這件漂亮的旗袍，又當怎樣呢！」可是這兩件華麗的衣服覺在引誘着他，他不自禁地到鏡前，將鬆亂的長髮梳了梳，然後就試着穿這兩件旗袍，到鏡前照着看，實

得真是合體，而且襯着他那微亂的髮，腫起來的眼睛，含着顰蹙的雙眉，更是別有一種嬌美，自己對於自己都不禁地憐愛。旁邊范大媽看見女兒這樣的標緻，他抿着瘦臉上的一張毒嘴笑着，並說：「不是你是我的女兒，我就誇，你不信就去比一比，你比黃鳳貞好看得多，真的，現在又有于三太太這麼拉幫着咱們，咱們也得自尊自愛點，不是我又生氣，那姓秦的小子配得上你嗎？」

這句話說出，又叫菊英心裏一痛，眼睛一發熱，臉上也一紅。心裏却有點轉動，他也覺得母親的話，似有相當的道理，本來秦樸本身的缺點是太多了，又想：「現在雖然對不起秦樸，可是將來他會想起，這對於他也有好處，不然就是我們順心地結了婚我反倒是他一個遲累。可是，就是把我們拆散得太快了，而且，叔父也不應該打人家呀！」總之，他現在雖然依舊悲痛，依舊懷念着秦樸，可是畢竟心理轉變了一點，不似昨夜那樣覺得眼前是黑茫茫，沒有一點生活的趣味了。身上這件紅絨紗的旗袍還沒有脫，還沒有洗臉嗽口，這時忽然季媽媽進屋來，他說：「范小姐快接電話去吧！是你的電話！」菊英心裏一驚，懷疑着想：「是誰給我打的電話呢？莫非是秦樸？可是秦樸已然離開北京了，即使他沒有走，他也不能知道我现在住在這兒呀！」旁邊他母親說：「你快接去吧，多半是黃鳳貞打來的電話。」菊英滿懷的驚疑，跟隨季媽到了前院北屋裏，今天于三先生也沒出門，他們夫婦全都在屋裏，一見菊英來，他們都笑着，于三太太尤其笑得利害，他一手把聽筒交給菊英，一手拍着菊英說：「你怎麼才起來，人家今天要請你呢！」菊英也想着，一定是黃鳳貞打來的，遂就很生疏地向聽筒問道：「誰呀？」那邊的說：「嘔，你是范小姐吧？」是很輕狂的男子聲音，倒把菊英嚇了一跳。接着聽裏面又說：「我姓章，我是章紹傑呀！」菊英的手彈了，臉也緋紅，回頭看着于三太太，却見于三太太同他丈夫都在哈哈的笑。章紹傑那沉重的聲音就由聽筒裏噴出來，他說：「剛才我聽說范小姐跟老太太全都搬在于三太太家裏來

了，這好極了！以後你跟于三太太可都不至於寂寞了！哈哈！……」電話裏見沒有人理他，他自己又笑了。菊英說不出一句話來，心裏蹦蹦的亂跳，這種聲音或者能傳達那邊，那邊又說：「范小姐，請你先替我傳達一下，我回頭就去拜見老太太，你可千萬別出門，好，回見，回頭見！……」菊英彈彈的手執着聽筒，在耳邊又聽了半天，裏邊沒有聲音了。旁邊的于三太太趕緊過來，替菊英把聽筒掛上，他就笑着，上下打量菊英這件旗袍，他說：「我給你挑的這材料不錯吧？」旁邊的于三先生辭着兩隻迷瞪的眼睛，也不住看菊英，他也笑着，並且嘖嘖地說：「真不錯！」于三太太說：「衣裳好，可也得在乎人穿，譬如說，我要穿這件衣裳不好看，你瞧他，無論穿什麼衣裳，都好看。」又拍着菊英的肩膀說：「你簡直是個標準美人兒！我要是個男的，非得娶你不可！」菊英本來臉上的紅還沒有褪，經于三太太這麼一逗他，他的臉更紅了。羞笑着說：「你怎麼也跟我鳳貞姊姊一樣呀！淨跟人鬧着玩！」于三太太笑着說：「我們結了婚的人全都是一樣，你不久也就跟我們一樣了，別忙！」他又拍了菊英那的柔肩一下，菊英羞得低下頭去。于三先生看着這把戲很好，他拍着手大笑。于三太太回頭瞪了他丈夫一眼，半笑着走過去，揪着他丈夫的瘦胳膊說：「得啦，你講吧！你在這兒，人家范小姐的臉永遠得紅着。」于三先生還像要撒賴，他笑着說：「我不看你們，我還要等章紹傑呢！」于三太太說：「你要等他，上外邊等着去！」連拉帶推把他丈夫架出屋去了。菊英在旁看着也不禁地笑，然後于三太太叫菊英在沙發坐下，他就問說：「你今兒怎麼起得這麼晚呀？現在都快十一點啦，你是病了，還是病了呢？」菊英臉又紅了紅，說：「沒有怎麼病，就是咳嗽還沒有大好，昨天晚上又睡晚了！」雖然這樣說，却掩飾不住他的紅眼圈。于三太太似乎心裏也明白，並沒往下再問。就說：「你快快收拾收拾去，待一會不但是章紹傑來，還有別的客人呢，都要來看看你們娘兒倆。」菊英點了點頭，就出了

這北房，才到天棚下，就見邱亞男穿着一件白襯衫，白西裝褲子，手拿着一把網球拍，由外面回來了。

菊英回到了裏院，他母親就問：「是誰給你打的電話？」菊英的臉又紅了紅，說：「是一位章先生，前兩天在戲院裏認識的！」范大媽笑着說：「對啦，我聽說這位先生好極了，家裏闊極了，本人也年輕，漂亮！剛才他在電話裏找你是有什麼事呀？」范大媽的瘦臉上滿是笑紋，彷彿是詔媚着他的女兒。菊英咬着下嘴唇，沉默了一會，就說：「他知道咱們娘兒倆搬來了，回頭要來看看咱們，先叫我告訴你一聲！」范大媽一聽這話，笑得他臉上的皺紋都要裂開，他說：「哎喲！咱們搬這個窮家，人家那麼闊的大少爺都要來瞧咱們，咱們那兒當得起呀！你給謝了吧！」菊英不高興地說：「他要來嗎？我攔得住人家嗎？人家跟于家是好朋友，……誰叫咱們住在這兒呢！」說畢，他去洗臉擦胭脂，對着鏡子就不禁傷心，落下幾點眼淚。范大媽却喜歡得連坐都坐不住，尤其是將才女兒那似願意似不願意，又羞又怒的神態，和那個親切的「他」字，范大媽聽了真够喜歡的，同時用那有點昏花的眼睛，去看籬着女兒身上的那件闊綽的旗袍。又環顧這雖然簡單但很乾淨的小屋，就覺得是可以讓進來一位闊大少爺的。此時菊英一邊對鏡修飾容貌，一邊心裏悽惻地想，他至此時完全明白了，于三太太爲什麼跟自己好呢？爲什麼叫自己和母親到他家來住呢？不用說，一定都是爲了章紹傑，這都是章紹傑的好手段！想到這裏，心裏未免有點憤恨，可是章紹傑那賊亮的眼睛，高大的身軀，暢快的談吐，豪富的行動，又彷彿有一種軟化他的芳心的力量，憤恨不過只在他的心頭一霎，隨即消逝了。他彎着胸脯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就暗嘆着：「想不到結局還是這樣，到現在我還有什麼法子呀？可以拿出心來給秦樸看，我並不是對不起他，就是我的環境太難了，假若他愛我呢？他應當原諒我！」這樣想，那才擦好胭脂的臉上，又流下兩行眼淚，

拿手絹拭了拭，哽咽了兩聲，又從新去擦胭脂，心裏却想着回頭應當怎樣應付章紹傑。他想：「現在可沒有法子，我不能得罪章紹傑，若得罪了他，于三太太一定不叫我們在這兒住，海澱又不能回去，我跟我母親可怎麼辦呀！咳！其實麼，章紹傑的人也不錯，他要跟我好也可以，不過，他要想愛我我不能接受，結婚……那也不行，我得等着秦樸，除非秦樸來一封信，說他已不愛我了！」想了一想，就覺得以前的事情也沒有什麼難辦的，並且可以因為與章紹傑接近，好探聽秦樸的通訊處。因此他心裏倒新生了一些希望，不再發愁傷心了。對着鏡子修飾打扮了半天，又覺得自己是很美的，穿上這件闊衣裳，新皮鞋，却實像一位闊小姐，假使真跟秦樸在一塊走，還有點不大調合呢！梳妝完了，又換上紅襪套，白皮高跟鞋，配上身穿的紅旗袍，真是鮮時美艷，菊英自矜地，要去叫于三太太再看看，又彷彿期望這時章紹傑已經來了。到了前院北房裏，于三先生拿着枝自來水鋼筆，正登記他本月買來的那幾十條獎券的號碼，腦子裏正想着：「買了這麼些條，還不得個幾十萬元的頭獎嗎？」所以菊英的艷麗的影子從他眼前逝過，他都沒有注意。裏屋是閻媽在換沙發套，于三太太拿蔻丹染指甲，一見菊英進屋，他就轉頭笑着說：「你等急了吧？」說時，把眼睛向菊英的身上來回地轉。菊英紅了紅臉，並沒說什麼。閻媽拍了拍新換套的雪白沙發，說：「范小姐你請坐下吧！」菊英點了點頭，却在旁邊的一把小椅子上坐下，于三太太一面低着眼皮染指甲，一面對菊英說：「剛才吳太太又給打電話來，請我跟你們娘兒倆的，到他家去吃午飯，然後到哈爾飛戲院聽陸素娟去的，你沒聽過陸素娟吧？陸素娟唱的都是梅蘭芳的戲，真跟梅蘭芳唱的差不多，今天演的「廉錦楓」。」

菊英笑了笑說：「戲好戲壞，我也聽不大懂！」于三太太抬起眼皮來說：「那嗎，外國電影呢？」菊英說：「也不大明白，可是倒覺得比戲有意思點！」于三太太笑着說：「那麼你跟我们那位電影迷，



倒是能交個朋友，可惜他要上美國去了。」又似乎有意無意地說：「章紹傑他也愛看電影。」菊英默默地坐着，隨手拿過今天的報來看，封面是些大飯店和西餐館金店的廣告，許多專治五淋白濁陽萎廣告的藥商宣傳，菊英不敢細看，翻到社會版，見頭一條的標題就是：「昨日又一情殺案，三角戀愛竟演成桃色慘劇。」他心裏嚇了一跳，趕緊翻開，另看別處，目觸到文藝版，第一段的小說就是「玫瑰色的愛」，第二段却是「永別了我的妹妹」，是篇書信的體裁，下面屬名一個「蓓」字，菊英心裏很疑惑着就想：「莫非是秦撲給我寫的信？登在報上，專為我看？」可是當他細細往下看時，才知道不是，並且有許多字句自己全不明瞭。這時于三太太染好了指甲，就用他那鮮豔的指，捏着安在象牙嘴兒上的一枝香烟，徐徐地噴着，他也不坐下，高跟鞋踏着地板來回地走。這時季媽就進來，說：「飯好了！」于三太太先問：「給范老太太送過去了沒有！」季媽說：「這就送過去。」于三太太說：「叫老太太一個人在裏屋吃罷。」他又拍了拍菊英的肩膀說：「咱們在一塊兒吃。」當下菊英就同着于三先生，于三太太和邱亞男，倒南屋去吃飯，飯後菊英又回到裏院，把嘴上的胭脂重新塗了塗，心裏却覺得撲撲的亂跳，一種期待和恐怖的混亂情緒攻着他的心。待了不多時，忽然季媽又跑進來，說：「三太太請范小姐！」菊英臉上一紅，旁邊的范大媽的飯還沒有吃完，拿着筷子問說：「是有客來了嗎？」季媽笑了笑說：「章大少爺來啦！」范大媽趕緊放下筷子，催着菊英說：「你快見見去吧！」一面請季媽快把筵筵拿走，一面他又急急地換上那件新做好的醬紫色蘇葛褂子。這時菊英心裏很緊張地，脚步可很慵懶地，走到前院，還沒進到北房，他先掠了掠短髮，又低頭看了看鞋，這時屋裏就有章紹傑那種沉厚的聲音：他說：「……三嫂子你別忙，等我來這兒住的時候，我再送你禮物！」菊英怯懦地掀簾進屋，就見屋裏是于三夫婦，邱亞男，章紹傑，惟有意紹傑一見菊英進屋，他就立起那高大的身軀，低着油亮的擗頭，向菊英。

點了點頭，然後睜着賊亮的眼睛直對菊英，臉上現出一種「吊棒子」的微笑，很熟和地說：「范小姐，你真等着我啦？對不起，因為有個朋友在我家裏吃午飯，不然我早就來了！」菊英自然也很客氣地笑了笑，說：「章先生你幹麼這們客氣呀……」說時，微微撩起眼皮，這笑，聲，眼皮，都似乎有嬌媚而有情，刺戟得章紹傑的眼睛就越發往外冒賊光。旁邊于三太太站起來拉了菊英一把，笑着說：「你坐下吧！」他把菊英拉在章紹傑坐的那張大沙發上，邱亞男這時却出屋去了。菊英這時全身的一切有像受了麻醉，腦子也像很紊亂，嘴也像很遲鈍，想不起應當怎樣應付目前的誘惑，應當說什麼樣子的話。他乘人不備時看了看章紹傑今天是一件咖啡色的上身，白綢褲子，白皮鞋，尤其那條平展的領帶，比他的旗袍還要漂亮，身邊的小洋桌上放着一對銀器具，蓋着玻璃罩子，外面還裹着印有金店字號的包裝紙。這時章紹傑的眼光又像汽車前面那兩盞燈似的，向菊英猛的一射，菊英躲閃不及，眼光整整跟對方相射，他心裏一跳，臉上一紅，同時彷彿腦裏有一種新感覺，「呵！原來章紹傑比秦樸……好多！」旁邊的于三先生直着眼睛看着，三太太却抽着煙捲，故意不注意他們。章紹傑又笑着發話了，他把身子靠着沙發的邊沿，腳可離着菊英的高跟鞋更近，他說：「今天早晨我打電話，才知道范小姐跟老太太都搬來了，我喜歡極啦！平日我就常到這兒來玩，以後這可更好了，咱們也是熟人，大家更熱鬧了哈哈！」

又說：「范小姐還是住在城裏好，海澱那地方太小了，想買什麼東西都沒有。這個，譬如你想看看吳太太，立刻就可以去，要想看看三太太邱小姐，那連門都不用出，總不至於像在海澱那樣的寂寞了！」章紹傑一提起海澱，菊英又深深想到了秦樸，心裏驀地一疼痛，慚愧，臉上就露出一點來。章紹傑似乎也後悔他不該見面就提起海澱，趕緊起身把桌上的禮物打開，玻璃罩裏現出了一對刻花的鍍銀瓶來，銀光閃爍着，同時章紹傑的眼光也閃爍着，他又笑着說：「范小姐跟老太太新遷移過來，我應當送

你點禮物，可是我想不起應當送什麼來，後來我一想，老太太是個高年人，我應當找個吉祥的東西送給他老人家，就買來這一對銀瓶，作爲是「平安」的意思！」旁邊于三太太笑說：「喝，你倒真懂得媽媽經，不怪你大學畢業！」于三先生也笑着說：「紹傑他行！他能摸得着各人的心理，無怪什麼人都歡迎他，尤其是密斯們！」于三太太看了他丈夫一眼，轉臉向季媽說：「你把章先生這禮物，送到范老太太的屋裏去！」這時菊英心裏倒很覺得過意不去，立刻忘了他將才想起秦樸時的難過了。他芳頰上現出笑渦，嬌媚地帶着一點慚愧說：「章先生，你幹麼送給我們這麼貴的禮物，叫你花錢！」章紹傑擺手說：「得啦，得啦，統共才四五十塊錢，就算花錢？范小姐你別寒儉我了！」又低聲說：「這是專送給老太太的！」菊英抿着嘴笑了笑，眼光又與章紹傑相對了一下，旁邊的于三先生就拿着一枝很粗的呂宋煙說：「紹傑，來一枝，你半天沒抽煙啦，嘗一枝我的！」章紹傑擺手笑着說：「待一會再抽！我先到裏院見見范老太太去！」菊英用眼看着于三太太，于三太太却說：「你帶着他去吧！」章紹傑自己掀簾子先出去，他懷着緊張的心情，高跟鞋咯咯地，隨着章紹傑那高大的身軀，當才一進到小門時，章紹傑尙回頭悄聲說：「回頭我請范小姐到公園玩會去！」菊英臉一紅，把眼光向章紹傑一擦，並沒說什麼，章紹傑就在前指着南屋說：「就是這間屋子吧？」菊英點了點頭，趕緊走上前去，這時季媽已把那一對銀瓶送來，擺在桌上，范大媽正像參觀展覽會的寶貝似的，前後左右的看，猜不出應值幾千塊錢，不敢拿手摸一摸。季媽一聽見屋外章紹傑的聲音，他就趕緊把屋門開開，范大媽直着眼睛向外看，見他女兒帶來這麼一位高身材的闊少爺，他就詭媚地笑着問：「這就是章大少爺吧？」說時，就像個僕婦似的，向章紹傑深深請安，章紹傑彷彿是鞠了一躬，他問說：「老太太你搬在這兒好呀？我今天是特意來看你！」范大媽殷勤笑着說：「哎喲！這我可不敢當，這不是多虧三太太跟章大爺拾愛我們，才叫我們娘兒倆在這

兒住嗎？咳！我們真是感念你，應當到你公館裏道謝去才對。今兒你倒來看我們來，還送我們這麼好的禮物，咳！真是謝謝你啦……姑娘，快給章大爺倒茶！……章大爺你請坐！」說着，他連連向章紹傑請安，又向菊英使眼色，叫菊英給這位大爺倒茶，季媽也出屋去了，菊英沒有法子，便倒了一盃茶，親手送到章紹傑的面前，章紹傑抬起頭，輕浮地笑着說：「怎麼？你還跟我客氣？」菊英臉一紅，低着眼皮沒言語，又倒了一盃給他母親。他母親就坐在床角跟章紹傑說了許多都是令菊英很難爲情的話。章紹傑也不知聽見了沒有，他答覆的話都跟范大媽所說的不對嗑兒，他只顧了用賊亮的眼光釘着菊英。待了一會，他就說要請范老太太和范小姐出去玩玩，范大媽似乎預先就明白了，他笑着說：「喲！我可不能出去，剛搬了來，什麼東西我都得自己收拾着，菊英你跟着章先生出去玩玩吧！」菊英這時的一顆心又在搖動着，他很明白，自己性格上的弱點又將顯露出來了，他努力與這種弱點交戰，搖了搖頭說：「我也不想出去！」章紹傑又用眼釘着菊英，笑着說：「今天的天氣很好，到公園去玩玩好了好？」

范大媽也向菊英使眼色，說：「你就去吧，你這兩天正不舒服，出去玩玩就好了！」菊英在這雙方的勉強之下，他自己不能再堅持了，就羞澀地點了點頭。章紹傑一見菊英點頭了，他就笑了笑說：「那麼我在三太太屋裏等着你了，你可別叫我再來催請！」范大媽把手皮包交給菊英說：「你不是都打扮好了嗎？你這就跟着章大少爺出去吧！」菊英臉紅紅地，心裏似乎有點生氣，可是神經舉止又都像有些不安，不由自己地接過了他那隻手皮包，章紹傑在前，他在後，就出了屋子，范大媽並送出屋來，又諛媚地向章紹傑說：「章大爺，你帶他出去可千萬別多花錢！」章紹傑點頭說：「我們就到公園裏玩玩。」范大媽吡着牙笑着，直用他那歡喜與期望的目光，把這兩人送到外院。章紹傑帶着菊英到了北房裏，此時于三先生大概也出去了，只有于三太太坐在沙發上換鞋，他也像要出門的樣子。章紹傑就

說：「我們要走了。」于三太太問說：「你們打算上那兒玩去？」章紹傑說：「我們打算先上中央公園，然後再商量，看電影，或是到別處去。」于三太太點了點頭，就說：「頂好你們能晚一點回來，你就請范小姐在外邊吃晚飯好了，今兒我多半是回來得晚，廚房就不預備什麼了。」章紹傑高興地笑着說：「好吧！今天我請范小姐玩一天，晚上我再把他送回來。」于三太太就點頭說：「好吧！你們二位請吧！」章紹傑笑着，帶着菊英出屋往外去，才走了幾步，忽然季媽又掀着簾子叫說：「章少爺！你回來！我們三太太還跟你說話！」章紹傑遂又轉身回到北房，去了半天，他才閉着嘴笑着，向菊英撩了一眼，說：「咱們走吧！」菊英滿心狐疑，兩腿打着軟，就跟章紹傑出門，上了那輛豆綠色的流綫型汽車，章紹傑在前面板動機件，車身一動，那後面玻璃上掛着的小洋人兒，又觸了菊英的頭髮一下，彷彿是招呼他：「你又來啦？」車很快，不一會就到了中央公園的前門，章紹傑帶着菊英往園裏走。今天的天氣很熱，走在長廊下，都覺得熱氣逼人，菊英的內衣也有點潮濕了。他隨着章紹傑到了來今雨軒，先吃過一盃冰激凌，他又覺得對方那放着賊光的眼睛，不住的盯着自己，他極然的把頭低下去。忽然章紹傑笑着說了一聲：「那天的事情真對不起你呀？」這句話，問得菊英的臉上更發燒。章紹傑吸着呂宋烟，詳細觀察菊英的情態，他已然明白這一回不至於像上回那麼費事了。他就想了一想，忽然又說：「今天的天氣太熱了，我想起來了！咱們上西山玩會去好不好？那裏有我們的別墅，我妹妹他們大概也在那兒了，你要去我還可以給你們介紹。范小姐，我想這你不能拒絕我吧！」菊英這時的心神都似失了自主的能力，他就微點了點頭，便隨着章紹傑離開來今雨軒，出了中央公園，乘汽車出西直門去了。這時京西大道兩旁的楊柳，依舊是綠氾氾的，燕子還是穿着柳絲飛，菊英却無顏去看，尤其當車過海澱之時，他幾乎要將頭低到車底。就這樣，也不知走了多少時間，汽車就傾斜着爬上了山坡，爬到一所白色

的洋房前停住，章紹傑將菊英攙下車去，他說：「這就是我們的別墅。」菊英立定脚一看，就見四下是嶒峻的山石，綠陰的樹林裏傳出清脆的鳥聲，却看不見一個人。眼前這座並不太大的白色建築物，也靜悄悄地像一座墳墓。章紹傑把車門鎖了，他就上前叩打別墅的鐵門，菊英在旁站着，微涼的山風吹着他的短髮，他的精神也覺得輕爽了點。

這時別墅裏面就有一個男僕把鐵門開開，一見着章紹傑，就問：「大少爺來啦，不是聽說大小姐五小姐這兩天還要來嗎？」章紹傑拿着大少爺的架子，說：「他們都預備上北戴河去啦，這兒有什麼意思？」說時，他請菊英進到裏面，這別墅裏種着許多花木，佈置得潔淨優美，像是一座小花園。上了樓，章紹傑帶着菊英到客廳裏，到臥室裏去看，雖然房間都不太大。可是屋裏的陳設却極爲奢華，地下鋪的毛毯，一點泥土也沒有，可見這個別墅不過虛設着，章公館是不常有人來的。又見那臥室裏更是特別的講究，一張鋼床上鋪着華貴的床單和被褥，牀的斜對面有一張鏡台，上面擺着各色的化妝品，在鏡台旁有一個衣架，上掛着一件男睡衣和一件女睡衣，地下還放着男女的拖鞋，菊英看了心裏很是納悶。這時那男僕拿來了兩瓶汽水，開了一瓶，倒在兩隻玻璃盃中，他就轉身走了。章紹傑臉上的笑容更是不可測，他指着牀，對菊英說：「你要累，你就躺下歇一歇，這裏除了我常來，他們誰也不來。有兩個人給咱們伺候着，要吃飯可以扶電話向西山飯店去叫。」菊英搖頭說：「我不累！……」說時，他芳顏上泛起了紅暈，心中突突地跳，在一張椅子上坐下。章紹傑却不坐下，他歪着頭，閉着嘴笑，賊亮的眼光深深地直盯着菊英，盯得菊英斜坐在椅子上頭往下低，柔秀的長髮遮住了他緋紅的臉，然後，章紹傑輕輕地把屋門帶上了。這時，初夏的山風吹來微微的松籟，小鳥忽而飛在枝頭，忽而撲在窗上，吱吱的叫，像是報告人什麼秘密的事情。別墅裏一個看門的，一個花

匠，都在樓下乘涼，看的說：「嘿，咱們大少爺又弄來這麼一個！」花匠說：「我瞧這個比上禮拜來的那個漂亮得多。」他們說了一會，花匠又去弄他的花兒，看門的躺在一張籐椅上睡着了，他直等到太陽轉向西去，曬到籐椅上，才把看門的給曬醒，這時樓上還沒有動靜，又待了半天，他們大少爺才打開窗子叫人，看門的就趕緊答應了一聲，他剛要上樓，樓上的大少爺却說：「沒有什麼事，我已然打電話叫飯了，回頭送到樓上來好了。」看門的連連答應：「是，是！」章紹傑又把樓上的窗子關上。少時飯店裏把菜飯送來，樓上客廳的電燈也亮，天際的烏鴉成羣呀呀的亂噪飛過，投向林間，又待了多時，章紹傑就挽着菊英的手下了樓，菊英就像一隻可憐的小鳥似的，那麼嬌婉地依着章紹傑的高大身軀，章紹傑是很得意地挽那個費了許多心機方才獵獲到手美麗小鳥，在黃昏餘霞掩映中，出門上了車，汽車爬下了山坡，就順着柏油路向城中飛跑而去。菊英懷着極度的羞愧悔恨，用淚眼向車窗外去看，那路旁的柳絲都隱藏在薄暮的黑影裏，彷彿不願意再見他。章紹傑開着汽車進了西直門，又到了西單牌樓給菊英買了幾件衣料，一隻手表，然後才送菊英回到家，他也沒下車，看見菊英嬌軀慵懶地走進了門，他又把汽車轉過去的開往什麼飯店去了。菊英進了門，也沒去見于三太太，他就直回到裏院，他母親這時也出來了，還沒有回來。菊英扔下了章紹傑給他買的東西，他倒在床上就哭泣，一直由哭泣入了睡眠。次日，事情是完全穩定了，菊英是嫁給了章紹傑一切都是由于三太太作主意，他的主意也非常簡單，就是把這小院那兩間北房的門鎖一開，裏面是床帳鏡台俱全，彷彿這裏早就作個章大少爺的小公館似的，當日章紹傑就此與菊英同居，于三太太把季媽撥過來伺候他們，季媽稱呼菊英還是范小姐，可是菊英此時已然死心塌地的作他的章太太了。章紹傑每天挽着他的手，去遊公園，逛市場，聽戲看電影，給他買了許多貴重浮華的，都是黃鳳貞那四太太他們所買不起的東西，於是菊英心裏便很滿足，很高興，覺自

已現在是比誰都強了，他對於章紹傑加倍的熱愛，依戀，並且後悔：「爲什麼不早就愛章紹傑呢？爲什麼那夜在飯店裏，自己要拒絕章紹傑呢？」這都是他有歉於心的，總之，自己早先對秦樸的好，就都是應當像章紹傑抱歉的，那都是他自己的過失，都須用真愛，求悔，做嬌，獻媚，等等叫章紹傑歡心的舉動來彌補。好在章紹傑也不再提那些事。菊英與章紹傑同居後的第七日，他母親就說：「今天應當看看人家黃鳳貞去了，人別忘了本。要不是人家那公母倆，你連城也進不來呀，還能跟章大老爺結婚？我還能這麼享福？趁着今兒姑爺沒來，咱們得看看人家去，別叫人家說咱們現在鬧啦，就跟人疏遠了！」菊英也是想：「自己的幾件新衣裳還沒叫黃鳳貞看見過，而且前天紹傑他新給自己買的那隻手表，也應當跟他比一比。」於是菊英就吩咐：「季媽，打電話叫一輛汽車來！」季媽趕緊跑到前院北房裏去打電話，少時車就來了。菊英穿的是雪白的華爾紗旗袍，赤足穿着細高後跟的白皮涼鞋，腕子上戴着金鐲和手表，指上染着蔻丹，戴着鑽戒，拿着手皮包，短髮電燙得蜷曲，耳下垂着兩顆圓溜溜的大珠子，他那已有少婦風韻的俊俏臉龐更足爲這身華貴的衣飾生色；范大媽也是一身綢緞，找不出一塊補釘來了。汽車很快，不多時就到了吳家，吳家現在已搬在石駱馬大街，因爲吳崇富已作了大公司的交際主任，月有三百元的收入了，所以不但租了寬大的房子，又添用了一個老媽子。菊英一進屋，黃鳳貞就迎面笑着說：「喝！章少奶奶！……」說時他用眼打量菊英的全身衣飾，菊英臉紅了紅，笑着問：「姊姊你吃過飯了嗎？」黃鳳貞說：「早吃過了，我正要出去呢，可是你這位貴客一來，我又不想出去了！」說時他請菊英在沙發坐下，他去跟范大媽說話，却仍然斜着眼睛看菊英。范大媽坐在椅子上，由胡媽手中接過一盞茶來，說：「前兩天我就想來看你們小公母倆，給你們道謝，可是總沒有工夫，你妹妹他也是，天天跟你妹夫出去逛公園啦，聽戲啦，瞧電影啦……」黃鳳貞微笑着說：「可不是，你娘兒倆那有工夫



呀？我也早就應該瞧瞧你去，可是又想：「我妹妹他是新結的婚，准知道他們小夫婦倆是願意來客不願意來客呀？再說，我也沒有穿得出去的衣裳！」菊英一聽黃鳳貞這些話，說得都非常刺耳，他心裏有點不高興，就笑了笑，剛要說話，忽然黃鳳貞哎喲了一聲，說：「我還差點忘了！昨兒三叔叔起海澱來了，他說三嬸兒現在病得很利害，他進城買藥來了，他又不敢到于家找你去，看那樣子，三叔是很煩惱！」菊英聽說嬸母病了，他也一驚，同時心裏還有別的想法，就說：「趁着汽車還沒打發走，我出城瞧瞧我三嬸去得啦？」范大媽却擺手說：「你別去！你剛過了門，那有沒跟姑爺說一聲，就回娘家去的呢？你在這兒跟你姊姊說話兒吧，我坐汽車出城去，一會兒就回來！」菊英想了一想，就說：「那麼媽你就坐着汽車去吧，你去把我那床被褥拿回來，你就回家去得啦。紹傑他要是回去，就說我在鳳貞姊姊這兒了，不到吃晚飯的時候，我一定回去！」黃鳳貞在旁斜瞧着菊英，不住地微微冷笑，他說：「妹妹你可真是個過日子的人兒，現在當了少奶奶，連家裏的一床被褥還捨不得扔哩！」菊英聽了，不禁臉紅，說：「不是，我那被還很乾淨的呢！難道現在什麼都講究做新的嗎！」黃鳳貞說：「是，你真會給你的章大少爺省錢！」心裏却冷笑着，暗想：「章紹傑跟隨便一個女的上飯店開個房間，一夜也得花二百呀！你可連一條破被褥也捨不得便宜給叔父嬸母，真是小家子氣！」范大媽急急慌慌坐汽車到海澱看她妯娌的病去了，這裏菊英就笑向黃鳳貞說：「姊姊咱們看電影去呀？我請你。」黃鳳貞笑着搖頭說：「我可不敢讓你請，我們跟你章少奶奶聯絡不起！」菊英笑了笑，假做生氣說：「姊姊，我來這兒坐了這麼一會兒，你怎麼淨跟我鬧呀？別人還可以，姊姊你……咳！咱們是誰跟誰呀！」說到這裏，也不知是那兒來的一陣悲痛，襲到了他的心，他的眼圈兒一紅。黃鳳貞也似乎覺得自己跟菊英說的那些話，是太顯着疏遠了，就趕緊笑了笑說：「好吧，你等着我，我換換衣裳，咱們就出去！」說着他掀簾出

屋，高跟鞋咯咯地跑往臥室，又重新修飾打扮去了。這裏菊英默默地坐了一會，忽然簾子一響，黃老九又鑽進裏屋來，黃老九穿着一身白洋布襯褂。

一見菊英，他就滋着金牙笑着，說：「姑奶奶來啦！你喜事的那一天，我也沒送點禮，……因爲你姊姊他攔住我，他說我見不起章大少爺，其實……我不是扳個大說，章大少爺他能不算是我的姪女婿嗎？」菊英站起身來，臉紅了紅，笑着說：「九叔有工夫你就到我們那兒去吧！紹傑他又不在家，再說，他在家也沒關係，他那個人也很和藹。」黃老九嘻嘻地笑，說：「我知道，姑爺是個很好的人，可是……姑奶奶你坐着，我跟你說幾句話。」菊英見黃老九這種舉動，他心裏很有生疑，黃老九就把屁股安放在菊英旁邊藤椅上，他探着頭說：「姑奶奶，你三叔要用三百塊錢，前些日子就叫你母親告訴你，你跟章大少爺去說，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給他呀？昨兒他又來了，直跟我抱怨你們！」菊英驚訝着說：「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再說……」黃老九擺了擺手說：「這不要緊，慢慢再跟章大少爺去說，他拿二三百塊錢還當事嗎？你三叔昨兒來，跟我說了許多話，他說別看章紹傑有錢，他倒不願意你嫁給他，他還是願意你跟那姓秦的結婚。……」菊英聽了這話，越發覺得驚異了，同時心裏掠起一種很辛酸的滋味，眼圈兒一紅，聽黃老九繼續往下說：「你三叔早先想着姓秦的是個窮學生，怕養活不起你，後來才知道，他敢則也很有錢，他不是還給了你幾十塊錢，跟一個翡翠的蝴蝶兒嗎？」菊英聽到這裏，才明白，同時知道棉被裏縫着的錢和別針已被叔父發現了，叔父以爲那是秦樸給自己買的。黃老九又說：「你跟章大少爺這事，起先我也不贊成，可是你姊姊他們攔住我，不叫我說話，我也沒有法子。依着我可不是這個辦法，章紹傑那人，有名的花花大少爺，在他手裏糟踐的好人家的姑娘，不知有多少呢，都是花個三五百的玩上一兩個月就完事，多花錢他也不幹，這回地跟你，還算是特別破例多花了點錢呢！」

聽說他光酬謝十三太太就是五百，可是，要想叫他再花錢呀？也不容易了！現在我就是教給你一個主意，乘着這個新鮮勁兒，叫他跟你正式結婚，婚書到手，交給我給你收着，將來他要是膩啦，拋了你啦，咱們就跟他打離婚，至少也得弄他兩萬。你千萬要聽你九叔的話，我拿你當我的親女兒看，我才給你出這個主意，要不然就這麼烏漆巴黑的混下去，錢又弄不着幾個，將來他一不認你們，你們可怎麼辦呀！真的，你千萬聽我的話，回去就跟他提出條……」

「件」字還沒有說出，他女兒黃鳳貞又走進屋來，他的屁股趕緊離開了藤椅，笑嘻嘻地說：「你們小姊妹倆出去呀？上那兒玩去呀。」黃鳳貞說：「還不一定呢，老爺子，你給我們叫一輛汽車去！」黃老九連聲答應，他跑出屋去了。這裏黃鳳貞坐在藤椅上，翹着他新換的咖啡色涼鞋，吸着一枝烟，問說：「你說咱們可上那兒玩去呢？」這時菊英被黃老九那一席話，說得心都亂了，黃鳳貞新換了一件咖啡色旗袍，雪白的風衣，他都沒有看見，話他更沒有聽明白，只是坐着發怔。黃鳳貞瞧着他，笑了笑又大聲問說：「你是怎麼啦？淨想你們章大少爺啦？你的章大少爺他丟不了你，別的女的也不能就把他搶了去！」菊英這才轉過臉來，做出笑來問說：「姊姊，你說什麼？」黃鳳貞哼了一聲，笑着說：「別的女的都是結了婚之後就更聰明，我瞧你一結婚到傻了，也許真叫章紹傑把你迷住了！」菊英臉又紅了紅，笑着說：「姊姊你要是再跟我說這樣兒的話，我可就要走啦！」黃鳳貞站起來，一手捏着煙捲，一隻手拉着菊英，像審問似的說：「那爲什麼我剛才跟你說話，你聽不見？」菊英說：「我是想着我三嬸的病，不知道怎麼樣！」黃鳳貞說：「病呀？我告訴你實話吧，三嬸兒還是牙疼，沒有什麼大病，就是得叫你們老太太回去一趟，你三叔得跟你們老太太商量商量，你想你們娘兒倆現在是享了福啦，可是你三叔三嬸他們還在海淀受那窮罪，你們連管也不管，這說得下去啊？」菊英聽了這話，心裏方才明白。

## 第五章 驟雨心驚門庭來使者 迴廊日斷陌路是蕭郎

並且很爲難，就想：「這話怎能跟紹傑去說呀？就是他有錢吧，可也不能管我們一家子呀！」這時外面兩聲汽車喇叭響，黃老九又進屋來說：「車叫來啦。」黃鳳貞把煙蒂頭扔在痰盂裏，他說：「叫車先等一會兒吧，我們這位少奶奶還沒決定是上那兒去啦！」菊英站起身來，問說「姊姊，你說咱們上那兒去？是看電影還是上公園？」黃鳳貞說：「兩個地方我都不贊成，我想咱們還是找個地方打牌去！」菊英笑着說：「上那兒打去呀？我可不認得一個人！」黃鳳貞說：「上柳太太家裏打去，柳太太是我們新認識的，他的先生是公司裏的會計主任，離這兒很近，就在關才胡同住。」菊英說：「好吧，那麼咱們就去吧。一遂就拿着他的小皮包，跟黃鳳貞出門，坐上汽車走了。不一會就到了柳家，柳太太出屋裏拍着手笑着歡迎出來。這位柳太太也是個二十來歲的摩登少婦，上海人，可是說得很好的一口北平話。他拍手笑着，問黃鳳貞說：「這位就是你說的章太太吧？」黃鳳貞說：「你還瞧不出來，除了章太太，誰還能夠這麼漂亮？」柳太太拉着菊英的手，很尊敬而且親熱地讓進屋裏，柳家的屋裏很簡單，一色的黃榆木桌椅鏡台，壁上只釘着幾幅油畫，和他們新婚的儼影，他丈夫也是個漂亮的青年，家裏沒用着僕婦，只雇用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什麼事還都要柳太太自己動手，柳太太像是很慚愧，說：「章太太可別笑話我們，我們的屋子太窄小！」但菊英却非常羨慕人家這個美好的小家庭。旁邊黃鳳貞就催着柳太太找一個人好來打牌，柳太太親自跑出去借電話，不一會就請來一位郎太太。郎太太是個三十來歲的人，臉上又黃又瘦，並且一說話就咳嗽，像是有肺病，他的丈夫也是那大公司裏的職員，跟吳崇富柳先

生都是同事，也說都是章紹傑的屬下，所以除了黃鳳貞還板着老姊姊的面孔，那兩位太太全都十分巴結菊英。遂就開始打牌，菊英現在的牌術雖然不算十分精通，但是一切的打法以及怎樣算和，他已都明白了，可是因爲心裏紊亂，把牌時常打錯，所以八圈打過，他輸了十幾塊錢，但他現在已然不把這點錢在意了。這時才不過下午三點多鐘，依着黃鳳貞還要打四圈，可是菊英直說要回去，黃鳳貞冷笑着，以爲他是離不開章紹傑，就說：「你要回去，我也不攔着你，汽車在門口啦，你就坐着回去好了，我們還要在這兒玩一會呢！」柳太太和邱太太又笑着挽留菊英，但菊英却直說回到家裏還有事，他執意要回去，黃鳳貞連站起也不站起來，他向柳太太使了個眼色，說：「你們不用攔着他，他捨不得離開他們章大老爺！」菊英臉紅了紅，也不跟黃鳳貞爭辯，就山柳太太把他送出門首，他上了汽車，就回到家去了。到了家中，于三太太和邱亞男全都出去了，自己母親也沒有回來，菊英就在屋裏躺在床上，腦裏非常紊亂地泛想，本來這幾日，他與章紹傑度着新婚的生活，除了有時還有些懷念秦樸，並感覺早先的事情有些慚對章紹傑之外，但是精神上身體上總是很舒服安樂的，一想起來就覺得所適得人，章紹傑雖然人品輕狂點，但那正是他的活潑可愛之處，他決不會對自己不好的。可是今天聽了黃老九那番話，他心中又起了疑慮，覺得這確實是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想：「本來我和章紹傑雖已同居，但絲毫沒有經過結婚的手續，我雖自認是他的太太，可是我若到他的公館裏去，人家還是不認得我的。于三太太他們到現在還管我叫范小姐，黃鳳貞今天雖叫我章少奶奶，但他那意思實在是挖苦我。現在，我落得不明不白，倒算是個小姐還是太太呢假使章紹傑他一翻臉，不認得我了，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樣一想，想到未來或有的苦況，他又不禁流下眼淚，就想「這應當得有機會對他提一提，我想他現在愛我，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對他是真心。他一定能够應允與我正式結婚。」

不過又想：「應當怎樣對他和婉地去說呢？倘若把話說急了，招得他起了疑心，那倒不好了！」因此他又暗暗地悲痛，覺得章紹傑確實沒有秦樸容易對付，「秦樸那是多麼誠實的人呀？現在不知道他怎麼樣了，他若知道我已與章紹傑同居，他的心裏是怎樣難受呀！」又想：「今天看見那柳太太的小家庭，人家雖然稍微窮一點，可是多麼快樂呀？我與秦樸早先所希望的，不也就是那麼一個小家庭嗎？而都辦不到！」他獨自悲痛了一會，他母親就回來了。范大媽先叫來季媽，把門前的車錢開發了，然後就向菊英抱怨，說：「你瞧你那個叔父，有多麼不要臉，他瞧你現在跟上章大少爺，他就要吃上人家，你三嬸那有什麼病呀？就是牙有點兒疼，可是照舊能吃能喝，把我誑回去，沒有別的事，就是你三叔要跟姑爺借三百塊錢，叫我回來告訴你，你跟姑爺去說！」菊英趕緊山床上扒起來，急得流眼淚，說：「媽，你想，這話我怎麼跟他說呀？他就是闊吧，可也不能花這個錢呀？」范大媽說：「可不是嗎，你三叔說是借，可是他拿什麼還呀？我就說，新結的親，還沒娶過去，咱們不能給姑娘太丟臉。」菊英趕緊問：「你說了這話，我三叔他說什麼？」范大媽說：「你三叔說……」彷彿范三的話，他不能全對菊英說出來，就說：「咳你也不必問了！反正你三叔就是這個主意，除非是姑爺也把他接來，像黃老九那麼享福；要不然就得給他三百塊錢，可是三百塊錢也不是就完了，將來還得麻煩咱們！」菊英擦着眼淚發着愁，范大媽又說：「過兩天你三嬸兒還要來看咱們呢。還有，姑娘你說要你那被褥……」說到這裏，范大媽就壓下聲兒，探着頭說：「你被褥裏不是縫着幾張像片，還有姓秦的給你的信和幾十塊錢嗎？」菊英臉緋紅着，流着淚點了點頭，范大媽皺着眉說：「你怎麼能藏在那兒？叫他們翻出來了，又做衣裳又買鞋，大概全都給花完了！」言下范大媽像是很心疼似的。菊英却坐在床下拭淚不語，范大媽就回南屋換衣服去了。菊英發了一會愁，聽見外面皮鞋響，菊英趕緊到鏡台前去擦眼睛抹胭脂，胭脂還

沒擦完，章紹傑已走進屋來，菊英趕緊轉頭倩笑了，扔下胭脂盒，就像小孩子似的，三步兩步跑到章紹傑的身前，兩隻手扒着他的肩膀，嬌媚着問道：「你怎麼才來呀？我等得你難受極了！」章紹傑滿意地笑了笑。菊英又對他百般的依戀，心裏却想着提議正式結婚的事，幾次觀察章紹傑的顏色，見他倒是很高興的，可是自己總覺得那話難以出口，並不是怕他拒絕，而是不忍得說出，想着：「紹傑對我這麼好，雖然沒有正式結婚，可是已跟夫妻一樣了，我還不知足，何必要聽信黃老九的話，催促他舉辦正式婚禮，究竟說，我一個窮人家的女兒，跟他配嗎？要是一辦事，請來許多親友，人家都知道我的出身了，那不但於紹傑的臉上無光，我的臉上也不好看呀？」因此又決定了不說，可是很希望章紹傑能夠給自己一個保證，譬如他說：「菊英，我是永久要愛你的！」那麼自己將要感激涕零，對於一生的事都放心了。可是章紹傑却不這樣，他只俗地，像玩妓女似的把菊英玩了半天，他高興過去了，就走了。他走後菊英又後悔剛才沒有把那意見提出。當晚章紹傑就沒再來，菊英對着孤燈，擁着孤衾，思索了半夜，才渺渺地走入夢裏，在夢裏他忽然又夢見秦樸，彷彿秦樸是已經死了，他由夢中哭着醒來，見一隻手壓在自己的胸前，苦痛地翻了個身，又迷迷糊糊地覺得自己是已與秦樸結了婚，可是，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隨手開了電燈，真見屋裏掛着章紹傑那件長大的西服，他又覺得自己像作了什麼錯似的無可挽回的事情，又想起白天黃老九對自己說的那些話，和現在章紹傑初次未歸的事他就很憂慮，想：「倘或章紹傑將來真變了心，可怎麼辦呀？我有什麼法子把他的心拉回來呀？要是正式結了婚誰都知道我是他的太太，他還能夠拋了我嗎？」於是他又決定了，明天還是要向章紹傑提出正式結婚的問題。到了明天，由早晨菊英就盼着章紹傑來，可是直到午飯的時候，他還沒有來，菊英的心裏就很不安。

午飯後，菊英的嬸母來了，范三嬸今天也穿上新鞋新衣裳，范大媽又帶着他到北屋裏看了看，范三

嬌不住的羨慕，而且感嘆，說：「嫂子，你早先可是比我還苦，現在你有了這麼個好命兒的女兒，你的後半輩兒是不發愁了你瞧我，咳！這幾天你兄弟天天在家裏跟我鬧，簡直快要把我給折磨死了！」說到這裏，范三嬌不住抹了抹眼淚。范大媽心裏却很得意，他勸了妯娌幾句，就叫范三嬌在南屋去坐。菊英給他端茶，拿點心，范三嬌就像是個客似的，他欠身說：「姑奶奶歇着吧！」他又翻翻眼皮，低低匪毛，打量菊英這一身裝飾，他點頭讚歎說：「這還不到一個月，姑奶奶就出落得這麼好，真是，人仗着打扮，要淨在咱們家裏多麼好的姑娘也給淹盡了！」又說：「姑爺沒在家吧？」菊英說：「他還沒回來呢！」他母親却在旁矯正說：「姑爺出去了，他的事真忙。」范三嬌說：「我聽說了，人家又是公司又是銀行，一大到晚忙極了，咳！姑奶奶，現在咱們海澱街，誰不瞧着你眼熱呢？都說你現在是闊奶奶啦，坐了汽車啦，多半不認得老街坊啦。早先不理你三叔的人，現在都巴結他來了，李老太太也說：我早就瞧着菊姑娘，一定給個好人家兒嗎！」菊英聽了，心裏也很是自矜，便笑了笑，范三嬌又說：「還有淑玲那傻丫頭子，今兒一死兒要跟着我來，他說他非要應應你不可，我說你不用瞧，你瞧見也一定不認得你菊姊了，你猜那孩子說什麼？……」菊英聽婦提到淑玲，他就不禁臉上發紅，心裏覺得難受，注意地聽他婦說淑玲說的是什麼話，可是范三嬌的話只說了半截，他就不再往下說了。他却紅了紅臉，范三嬌向范大媽似乎哀求地說：「嫂子我本來不想來，我這樣兒，怎麼能見得起姑爺呢？可是這幾天你兄弟他就催着我來，昨兒嫂子走後，他又跟我鬧了一場，逼着叫我今兒來見姑奶奶，我這才叫二禿子把我拉進城來，咳！……大概嫂子你也跟姑奶奶說了，就是……就是你兄弟要跟……姑爺借三百塊錢，他說他要作個小買賣！」一面說，范三嬌一面擦着眼睛，低着頭不敢瞧他嫂子和姪女。范大媽是用眼瞧着菊英，叫菊英作主意，菊英也低着頭很爲難的想了一想，覺得婦真是可憐，其實三百塊錢在紹



傑手裏也不算一回事，不過叔父要得太急了，遂就說：「這件事我媽也跟我說過了，可是我想，還得等幾天再跟紹傑去提，要不然就叫他看不起咱們了！」范三嬸說：「可不是，這給姑奶奶丟臉呀！可是人家拿三百塊錢不算什麼，人家就是不說什麼咱們也愧得慌呀！以後還按親戚走呢可是接了人家這三百塊錢，就堵了門呢？你三叔他真糊塗！」菊英皺了皺眉，說：「嬸母，我這兒還有十塊錢，你先拿回去給我三叔，告訴他那件事慢慢再說！」說着，菊英回到北房裏，由手皮包裏取出十塊錢，回來交給他的嬸母。范三嬸滿面羞慚地接過來，他說：「咳！這簡直是叫嫂子跟姑奶奶作難！我還得趕緊出城回去！」菊英攔住他嬸母說：「嬸母忙什麼的？你在我們這兒吃完了晚飯，再回去好不好？」范三嬸那兩隻叫水泡得又白又腫的手，一手緊緊攢鈔票，一手搖擺着說：「不，不我得趕緊回家去，家裏還扔着一大堆洗的呢！」說到這裏，臉望着菊英，又說：「這些日，徐大媽不是都沒給衣裳嗎？可是今兒早晨，他又叫他大兒子送了一大包裏去淨床單就有四五塊，叫快着點給洗得，他那大兒子還要託姑爺給他找事呢！」菊英聽嬸母又提到徐大媽，他心中又撩起一種莫名的悲感。

他嬸母走了，菊英因知道是二禿子拉來的，他便沒往外送。范大媽把范三嬸走後，便抱怨說是菊英不該給那十塊錢，這樣還有完？菊英心裏愁緒萬端，他也不願和母親爭辯，就回到屋裏滴了幾點眼淚，覺着身體慵倦，十分的沒有精神，並熱望着紹傑來，章紹傑又偏不來，他又發生種種的猜妬和恐懼。五點多鐘的時候，章紹傑來了，他不到裏院，却在于三太太的屋裏說說笑笑，菊英聽見他的聲音，才另換了一件漂亮衣裳，重新施了些脂粉，趕忙走到前院北屋。于三太太就向章紹傑笑着說：「你的太太來了！」章紹傑噴着他的呂宋烟，笑着。菊英就眼睛帶着情意，問說：「你從那兒來？」于三太太笑着說：「你看，你的太太盤問你了！」章紹傑也彷彿很得意，他說：「我從家裏來，還能從別的地方來

嗎？」于三先生在旁也說：「答得妙！」菊英臉紅了紅，他却願別人拿着自己兩人作玩笑的資料，他就沒再說別的話。遂在章紹傑的身旁坐下，斜着臉瞧着章紹傑。章紹傑就說：「我正跟三嫂子說着啦，三嫂子整天出去打牌，家裏可從來沒擱過牌桌子，其實這院裏又有天棚，在天棚底下擺兩桌牌有多好？叫季媽他們也得點頭錢兒。」菊英笑着說：「好啊？我現在也成了牌迷了，前兒我還跟黃鳳貞在柳太太家裏打了八圈啦！」章紹傑說：「少跟黃鳳貞在一塊兒，他現在名譽非常不好！」菊英吃了一驚，覺得自己倒沒有看出來，于三太太笑着說：「你們瞧，管教太太了！」章紹傑說：「不是我管教他，真的，黃鳳貞現在常跟那四奶奶在一塊兒，那四奶奶又下了堂，手裏大概有幾千塊錢，整天在公園裏飯店裏亂跑，上午跟個胖子，下午又跟個瘦子，簡直是野雞，將才我從中央公園來，還看見黃鳳貞跟着他，兩人在來今雨軒那兒賣弄風流呢！」菊英說：「不是你瞧錯人了吧？黃鳳貞他跟那四奶奶有意見。」章紹傑說：「他們的意見還算意見？今天打了架，明兒又能好。黃鳳貞那是什麼人，誰有錢他巴結誰，那四奶奶現在不是又有錢了嗎？」菊英聽了，低下頭去，心裏十分感激，見得章紹傑是真心對自己好，才以這良言規勸自己。旁邊于三先生却說：「紹傑，你的話是前後矛盾，剛才范小姐問你那兒來，你說是從家裏來，現在你怎麼又跑到公園裏去啦？你的話前後矛盾，其中大有可疑，范小姐你得審問審問他，剛才到底他上公園是幹什麼去了？」于三太太向他丈夫使眼色已來不及，章紹傑臉上立時轉紅變色，冷笑着說：「你這話問得真奇怪，我不會由公園又回家裏去，由家裏再到這裏來麼？」于三太太趕緊在旁插嘴說：「得啦，得啦，公園也是人去的地方，你們爲這事搗什麼麻煩？」說時又瞪了他丈夫一眼，于三先生却仍然微笑着，表示他的眼光敏銳。章紹傑臉上却像帶着氣的樣子，菊英心裏也很不高興，覺着于三先生是成心挑撥自己和紹傑的感情，臉上便也帶出點顏色來。章紹傑又在這屋裏勉強說了幾句話，他就向菊英

說：「咱們上裏院去吧！」他就很不高興地出了屋子，菊英跟着他才一進裏院，范大媽正在院裏，一見章紹傑，他就趕緊迎過來，笑着說：「姑爺來啦？還是自己開着汽車來的嗎？」章紹傑點了點頭，並沒有說話，到了屋裏，他就大罵于三先生，他說：「混蛋，他媽的用得着他盤問我？他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啦？我要不看着他哥哥，一句話就叫他沒飯吃！」又向菊英說：「過兩天我給你們找房子，你們搬出去！」菊英便乘着這句話，要提出他的意見，他先勸慰章紹傑說：「你何必要跟他人生氣呢？犯得上嗎？把你氣壞了可怎麼好呀？」然後又皺了皺眉，現出一種嬌聲之態，說：「我瞧人家都瞧不起咱們，看咱們不是正式的夫婦，連黃鳳貞都走那樣兒！」章紹傑說：「管他們呢？反正無論他們誰挑撥，我始終愛你就得了。」菊英聽了這話，使他感動得落淚，又說：「我想咱們還是舉行婚禮才好，就沒有有人再說咱們的閒話了！」

71

說時，他把頭扒在章紹傑的懷裏，章紹傑怔了一怔，說：「只要一正式結婚，你可就得搬到公館裏去住，老太太還能跟着你嗎？再說，我們家裏公婆小姑子一大羣，你能對付得了？」菊英說：「那沒有法子，我要到公館去住，只好叫我母親回海澱去，每月給他些錢就是了，至於公婆和妹妹們，我也能順着他們。」章紹傑冷笑道：「你倒是願意作賢妻良母，可是我却不願意娶個舊式的太太。你要不信任我，我也沒有法子，總而言之，夫妻的保證是愛情，沒有愛情，就是正式結了婚，也是沒有用。」說完了，他臉上一點笑容也不帶，就點上一枝呂宋煙，說：「我還得走，有什麼話晚上再說！」說畢，他皮鞋咯咯地，邁着美國流氓式的大脚步，就走了。把菊英拋在屋裏，他像受了一頓毒打似的，心裏很難過，可是又對章紹傑原諒，覺着他說的話也很有道理，「夫妻的保證是愛情，沒有愛情就是正式結婚也是沒有用。」可是他對我的愛情能否持久呢？想了一想，就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不必再

請求他跟自己正式結婚了，反正以後要對紹傑更好，就是他不好，我也不質問他，永遠叫他高興，他還能够不愛我嗎？於是就把這個問題又擱置起來。又想：「剛才章紹傑因爲于三先生那話，跟人家直鬧氣，我也跟着出來，未免太弄得彊了。人家于三太太對我不錯，我得去跟人家解釋解釋，就是將來搬出去，也不能就不認得人家呀？」於是菊英又到前院北屋，可是于三太太跟于三先生全都出去了，他又向閻媽問邱亞男，閻媽却說：「邱二小姐一清早就出去了，說是上什麼學校瞧賽球的去了。菊英只得無聊地，仍回到自己的屋裏，今天又是個陰天，悶熱得人出不來氣，菊英一個人就在床上躺着，心中的愁波又不禁一陣陣地撩起。直到天黑，屋中開亮了電燈，章紹傑也沒有再來，菊英連飯都吃不了去，約莫八九點鐘的時候，季媽來請菊英，說：「范小姐，我們三太太要上吉祥聽戲去，問你去不去？」菊英想着：我若說不去，那顯見得是因爲剛才的事，跟于三太太發生意見了。」遂就說：「我去，叫你們三太太等我一會！閻媽答應一聲走了，菊英又對鏡修飾了一番，然後拿上手皮包，先到南屋去見母親，說：「媽！我跟你三太太聽戲去，就在東安市場吉祥園，紹傑要來，就叫他趕緊找我們去好了！」范大媽答應着，又說：「你不帶上你那件短大衣，晚上回來許冷！」菊英搖頭說：「不用！」他隨走到前院北房，就見于三太太依然是那麼和氣，並不爲剛才的事而生氣，他說：「你瞧你，真够麻煩的，晚上打扮得那麼漂亮給誰看呀？」菊英笑了笑，又囑咐季媽說：「回頭章大少爺要是打電話來，你就說我跟三太太上吉祥聽戲去了，就請他趕緊找我們去好了。」遂就跟着于三太太出門，雇上洋車往東安市場去了。到了吉祥戲院裏，這裏是富連成科班在演戲，演的都是些「取金陵」、「四杰村」等等的武戲，鑼鼓的噪音吵得菊英耳亂，菊英的眼光輕易不往台上去看，他却往台下注意有沒有章紹傑，就見穿西服的高身材的男子不少，只是沒有自己心裏所期望的人。因之，心裏覺着很懸念，很悲哀。約莫在深夜十二點鐘

以後，戲才收場，菊英跟着于三太太回到家中，一到裏院南房裏，他母親就說：「姑爺剛才回來了一趟，瞧你沒在家，他又走了。」菊英趕緊問說：「媽沒告訴我跟着三太太在市場聽戲啦，叫我找去嗎？」范大媽說：「他沒容我把話說明白，他走了。」菊英一聽，心裏像堵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十分的不痛快。後悔自己不該隨着于三太太去看戲，應該在家等候着他，同時又怪母親不會辦事，那麼兩句簡單的話會說不明白！皺着眉，脚步發懶地回到北屋裏，把電燈一開亮，他不由吃了一驚，原來自己的衣箱和抽斗全都打開了，裏面的東西翻得很亂，菊英心想：「他回來找什麼東西來了？」遂就一點也不敢聲張，手顫顫地把散亂的東西全都收拾起來，才發現別的東西都沒短少。就是紹傑給自己買的那隻鑽石戒指不見了，那隻鑽石戒指買了不到一星期，是三百多塊買的，不算是什麼好的，但菊英輕易捨不得戴，今天章紹傑忽然趕回一趟將這東西取走，實在使菊英驚訝，尤其是裝衣的箱子，戒指決不能藏在這裏，可是他爲什麼也要翻查到了呢？菊英呆呆地坐着沉思了一會，他便明白了，就想：「紹傑他一定還是不放心我！他疑我和秦樸的關係還是沒有斷，所以今天他乘着我不在家，才檢查我，咳！他也太不明白我的心了！」如此想着，他又不禁落淚，就把東西收拾好了，想着章紹傑今天大概也不能再來了，遂就關好了門，脫去衣服，熄燈睡去，但是他這時心緒很亂，那裏睡得着？過了也不知多少時候，忽然窗外一陣沈重的皮鞋聲，又把菊英驚起，接着就聽外面推門，說：「開門！開門！怎麼這麼早就睡了？」正是章紹傑的聲音，菊英喜歡得立刻開了電燈，跳下床去開門，他嬌媚着，又彷彿存點不高興的樣子，問說：「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呀？」章紹傑却不言語，進屋來先燃了枝呂宋煙，他說：「我來的倒很早，可是撲了個空！」菊英說：「都是于三太太，他一定要我跟他上吉祥看戲去，我想本來白天就有那個破兒，我要是再不去，那不顯見得咱們跟他發生意見了嗎？」章紹傑說：「你對他們應酬得太周到了，

我跟他們認識四五年了，時常打架，可是結果他們又向我找場。你不知道，就是我當着衆人罵他們一頓，他們也不敢惱我，剛才我還在銀宮舞廳裏，跟于三先生玩笑了半天呢？你自管跟他們甩架子，不要緊！」菊英偎在章紹傑的懷裏，說：「不是，人家于三太太待我不錯，咱們要沒有人家，……」章紹傑冷笑道：「什麼不錯吧？你簡直是傻瓜！」菊英臉紅了紅，又笑着問說：「剛才你是把我那鑽石戒指拿去了不是？」章紹傑問說：「怎麼？你還要嗎？」菊英搖頭，嫵媚地說：「不是，我也輕易不戴，只要知道是你拿了去，就好了，我就不再滿處找了！」說時低着頭，章紹傑在菊英的臉邊噴了一口煙，把大手向菊英的柔肩拍了拍，說：「我知道你又起了疑心啦，以爲我是送給別的女的了，其實我要送人，不會再化錢買一個嗎？」這是因爲馬玉堂——這個人你沒見過，他的女兒要出嫁了，我想送他太好的東西犯不上，壞一點的他又瞧不起，我才想起把你那只戒指送給他，過兩天，再給你買個好的。」菊英搖頭說：「不用再給我買了……紹傑，你還像不大明白我，我不是那愛好虛榮的女子，我跟你結婚也不是爲了你有錢，真的……」說着，他眼淚溼在章紹傑的西服上，章紹傑一推菊英，他站起身來說：「廢話！誰問你哩？」說着又笑了笑，看着菊英那嬌媚的樣子，他就走近前來……當晚章紹傑沒再走，菊英對於他是越發親愛，次日章紹傑很早的就起來走了，晚上來照了個面，便又匆匆走去。到了第三天，天陰着，像是要下雨，可是于三太太的屋裏安設上牌桌了，請來的是章七太太，馬太太，和他的嫂子于二太太，章七太太就是章紹傑他叔父的妾，按理說跟菊英原是一家人，可是當于三太太給他們介紹時，只說：「這是章七太太，這是我們的街坊范小姐。」菊英向章七太太深深鞠了一躬，可是人家只微微點首笑了一笑，就去跟旁人說話。弄得菊英非常沒意思。章七太太年紀不過二十五六，人是很風騷的樣子，可是故意做出大家太太的派頭，他穿的衣服非常華貴而且講究，兩隻手戴着四五顆鑽戒，相映着閃閃放

光。菊英雖然不滿意這位太太，可是不敢得罪他，大家打牌時，菊英也插不上手，他就在于三太太身後站立，做出安嫻淑雅的樣子，爲的是給予章七太太一個好的印象。屋裏的香煙像雲霧似的飄滿了空中，麻將牌就像一羣小妖怪來回的亂跳。

但這幾位太太們，有的嬌聲大笑，有的低聲歎氣，菊英却不僅看牌，而且注意人，她特別注意章七太太，希望這個人能對自已好，承認自己是她的姪婦，癡想了一會忽聽窗外吧吧的陣響，比牌聲還雜亂，並且有隆隆地彷彿大車走在石頭道上的聲音。馬太太就扭頭往窗外看了看，她說：「下雨了！我沒帶着雨衣！」章七太太手裏扔出一張牌，嘴裏說：「不要緊，回頭我用汽車把你送回去！」菊英走到窗前，掀起窗簾往外去看，雖因有天棚遮着，看不見雨絲，可是簷水已花花的往下直流，地下一濺雨水。窗簾還沒放下，忽見閻媽擰着一把雨傘，由二門外跑進來，到房門前卸下傘，擦了擦鞋，就進屋來向菊英說：「范小姐，外頭有個人找你！」菊英心想：「這是誰呀？下雨的天還來找我？」她便出了屋子，站在階下，悄聲問閻媽說：「是個什麼樣兒的人？他說明了是找我嗎？」閻媽說：「是海淀來的，一個小姑娘，說是姓劉？」菊英一聽，心中一驚，就想：「淑玲怎麼來了？別是我叔父又在家裏鬧了什麼事，蟻母叫她來的吧？於是她就趕緊由閻媽手中接過雨傘，往二門外就走，二門外沒有天棚，雨就更顯着大，就見淑玲披着一件大人穿的雨衣，也沒戴雨帽，短頭髮上往下滴水，她就像是個拉洋車的小孩子似的。她臉上也沾滿了水，並且帶着生氣的樣子，見了菊英，她連笑也不笑，就說：「你快來！我跟你說幾句話！」菊英臉上不禁的紅了，高跟鞋踏着水，到了門前，就很和藹地問說：「你怎麼進城來了？是三嬸叫你來的麼？」淑玲糊着她那小臉，拿鼻子哼了一聲，說：「憑什麼三嬸叫我來？你們范家的事，我才管不着呢？我是跟秦先生坐電車來的，秦先生現在市場裏等着你啦，他請你快去，有幾句話

說！」菊英一聽，她嚇得身上打戰，一顆心緊張得要跳出來，又見淑玲忿忿地說了兩句話，因被雷聲遮住了，她也沒聽清楚，心裏盤算着，同時問道：「不是聽說秦先生跟三叔打架了，他坐火車回家去了嗎？」淑玲瞪着眼睛說：「三叔他憑什麼跟人打架？他敢嗎？他配嗎？秦先生人家連地方都沒搬，就等着跟你見一個面了！」末後這一句話真使菊英心痛，但是她心中盤算了幾遭，結果是搖了搖頭，說：「我不能去，你告訴秦先生，叫他別想我了！」說到這裏她的眼淚也像雨一般的落下，淑玲瞪着眼睛說：「這可是你說的，你的良心話！」菊英用傘遮住身，拭淚說：「我的良心上自然很對不起他，可是……咳！……」淑玲聽菊英說到這裏，她氣得胸脯往上拱，問說：「乾脆！你就說你不去吧！」菊英連連搖頭還沒說話，那淑玲轉身就走，菊英又點手叫她，說：「你回來！你歇一會再走好不好！」淑玲却連頭也不回。這時沈雷暴雨，四下裏水氣如雲，淑玲披着那件大雨衣，低着頭，像是個蛤蟆似的，衝着雨踏着水往南去了。菊英一狠心，要想追了她去，追到市場與秦樸見面，可是忽然看到自己脚下的高跟鞋，這麼美麗的鞋，實在捨不得踏在泥水裏，她心裏像針刺一般的痛，看玲淑的影子沒有了，她就長地呼吸了一口氣，這口氣挾着雨的微腥，眼淚混着雨水流到腮下，她用手絹擦了擦臉就轉身撑着傘，直回到小院內，扔下傘跑到屋裏，他就一頭扎在床上，嗚咽着痛哭，這時外面的雷聲隆隆地響，雨瀟瀟地下，彷彿宇宙也暴躁起來了，怒罵他這個負心無義的女子。過了也不知多少時候，菊英才慢慢地坐起身來，他又發着怔想：「事情也只好這樣辦，真的，到現在叫我有什麼辦法呢？固然我對不起秦樸，就是他恨上了我，我還是要想念他，可是，這時叫我捨了章紹傑，也不成了！我也捨不得他了！不過就怕以後秦樸還要找我來麻煩，那可怎好呀？不是連我和章紹傑的感情全都給破壞了嗎？」因此，他又十分的憂慮。



這時他母親又進屋裏，向他悄聲說：「在北屋裏打牌的那位穿紫衣裳，頂闊的太太，聽說就是章公館的七姨太太，你去伺候伺候，回頭請人家到咱們屋裏坐一坐，別叫人家回去對姑爺說：到這兒來，你別連理都不理！」菊英皺着眉說：「我跟人家說話，人家不大愛理我，我可有什麼法子呢？」范大媽說：「要不然我去請一請！」菊英趕緊把他母親拉住，着急說：「你別去當着許多人丟臉啦！人家章公館的太太認得咱們是誰呀？你還不明白啦？章紹傑跟我這事，他家裏誰知道呀？你聽紹傑他從來叫過你一聲岳母沒有？得啦！咱們現在就沒有法子，能不見人就不見人，別叫人家說咱們不知自量！」說到這裏他悲痛得全身抽搐着哭，范大媽也發了半天怔，說：「那麼紹傑他是打算怎麼個主義呢？」菊英說：「人家打算什麼主意？人家有錢，什麼也不用打算，現在就是這樣，他要是有好心呢？咱們娘兒倆就跟着他，反正吃喝不用發愁，別的咱們全都不希望，他若是變了心呢？那咱們可也沒有法子，只好到一時再說一時！」范大媽說：「我看紹傑他的心倒還不錯！」菊英說：「咱們也不用管他的心眼好不好，只要咱們對他好就是了，無論多麼不好的人，難道還有感化不過來的嗎？」范大媽又探着頭，悄聲說：「姑娘，你可跟他使點心眼兒，他給你的錢，你可別都化了，積起點兒來！」菊英拭淚歎道：「他能够給我多少錢，隔幾天頂多了給我五塊十塊！」說到這裏，他心裏實在煩惱，他母親說什麼話，她也不再答覆了。待了一會，季媽到屋裏來了，說：「我們三太太跟章七太太到外頭吃飯去，問范小姐去不去？」范大媽在旁向菊英說：「你就快去吧！」菊英本來心裏很煩惱，沒有心腸和人去應酬，可是，因為聽說有章七太太同去，他就想藉此跟章七太太聯絡聯絡，於是就趕緊站起身來說：「好吧！你請三太太她們，稍微等我一等！」季媽答應一聲，出屋去了，菊英就開亮了電燈，匆匆忙忙地洗臉擦粉，梳頭髮，換衣裳，然後一手拿着手皮包，一手持着雨傘，跑到前院去，在北房前卸下傘，心情很緊張的進到

屋裏，可是此時屋裏只有閻媽在那兒收拾牌桌，一看見菊英，就說：「范小姐，我們三太太跟章七太太走了，你要去，就上福壽堂找他們去吧？」菊英咬着嘴唇，怔了半天，彷彿受了很大的侮辱似的，他就搖頭說：「我不去了！」遂又撐着傘回到裏院，她母親問說：「你怎麼又不去了？」菊英生着氣說：「我不想去了！」她母親就歎息說：「你真是！脾氣這麼不好，誰都得叫你給得罪了，咳！我也沒有法子！」拖着她遲緩的步兒，愁眉苦臉的，衝過雨回南屋去了。這裏菊英獨自對着一盞朦朧的電燈傷心，窗外的雨依然瀟瀟地下着，雷聲還隱隱地響着，晚飯送來，菊英也沒有吃，章紹傑大概是怕雨淋溼了汽車，他也沒有來。愁悶的環境鎖着菊英一顆憂思輾轉的心，到夜裏，夢又來迷惑她，使她的枕畔吞底，流了像雨水那麼多的眼淚。次日，天還沒放晴，可是雨住了，到了下午三點多鐘，章紹傑才大搖大擺地來到，菊英見着他，便笑臉相迎，並不問他昨天爲什麼沒有來的事情，章紹傑倒是說：「昨天下雨，你一天沒有出門吧？」菊英笑着說：「可不是嗎？你也沒來，我悶極了！」說時，表現出一種嬌態，章紹傑吸着呂宋烟，滿足的笑，又把眼光向菊英的身上繞了繞，在他，不過是鑑賞眼前這個女人的美貌，跟他腦裏的別個女人相比較，可是菊英的臉上就不禁一陣緋紅，生恐昨天淑玲來找他的事，會被章紹傑察看出來，他趕緊轉過臉去，倒了一盞茶，然後扭動着腰肢走過來，送在章紹傑的眼前，媚笑着說：「你喝茶呀？」遂就斜靠在男人的身上。章紹傑高了半天興，吸完了一枝呂宋烟，他就說：「咱們上公園玩玩去，好不好？」菊英喜歡得高跟鞋跳了跳，說：「好呀！」遂就一轉身，到鏡台前擦胭脂，章紹傑在旁看着女人修飾了一會，他就一手挽着菊英，出門去了。

今天很奇怪章紹傑是坐着一輛黑色流綫型汽車來的，另有一個開車的人，上了車，向中央公園駛去，菊英就問：「你那輛豆綠色的車呢？」章紹傑說：「借給朋友啦。」菊英也沒往旁處想，到了公園門

首，章紹傑挽着菊英的胳膊，買票進了園門，此時宿雨才過，天上飄浮着褐色的薄雲，有些地方現出寶石色的碧空。柳絲在微風裏拂動，經過了雨洗是特別的青綠，像是美人出浴時的長髮。長青樹和地下弱得平平的細草，都還沾着水珠，若是定睛去看，就晶晶的放光。水門汀的甬道平坦而光潔，人走在上面都能照見倒影，東西兩面是迴曲的畫廊，真似由天空落下來彩虹，襯以往來的艷裝婀娜的女人影子，真比彩虹還要色調複雜，情趣玄妙。章紹傑的皮鞋與菊英的高跟鞋交響着，順着甬路走去，路旁畦中葎種的花草，粉白紛落，顯出一種可憐的情狀。兩個人正往前走，這時對面就來了一個穿西裝的少年人，這人像是認得章紹傑，可沒有什麼深交，走在對面就彼此一點頭，都沒有說什麼，那人似是往來今雨軒去了。章紹傑不住回頭去看，似是很注意的樣子。菊英倒是不注意那個人，他隨着章紹傑往前走，心裏很喜慰的想：「春天我跟黃鳳貞來到這裏的時候，是穿着一雙舊鞋，彷彿誰都看不起我，那時我是什麼樣子，現在，我總算生活有了進步了！」她又斜仰着面，望着章紹傑那趾高氣揚的態度，覺得他實在是英俊，並且他也不會跟我不好，要不然他何必必要費了很大的事才得到我呢？可見他是真愛我，從此以後，我別再胡疑惑了！到了柏斯馨茶點社前，章紹傑就說：「我們在這裏歇會吧，這裏比來今雨軒涼爽。」菊英笑了笑說：「我也喜歡這兒，來今雨軒的人太多！」遂就找了茶座飲茶，章紹傑手裏捏着一枝呂宋烟，自言自語地說：「他也配是大學生！」菊英望了他一眼，不知他是指誰而言，章紹傑又說：「剛才咱們遇見的那個穿西服的男的，那也是你們海澱那大學裏的學生，他們三五個人，天天在一起作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簡直是文氓。我不過在朋友家裏跟他見過一面，可是有一次他居然給我寫信，叫我拿出幾百元的資本，給他們辦什麼刊物，你瞧，我就那麼傻？」菊英笑了笑，說：「這個人也太冒失了！」章紹傑說：「有些窮鬼都覺得我好說話，以為三百五百我不在乎，其實我章紹傑最不吃虧，別看我化錢，

我化一個錢都得有一個錢的代價！」菊英說：「可不是麼，誰願意化冤錢呢！」這時眼前來來往往有許多漂亮的女人，章紹傑就顧不得再同菊英說話，只用賊亮的眼睛四下張望，看那些紅的綠的旗袍，和嵌在旗袍上面的頭。菊英也是特別注意別的女人的衣飾。待了一會，菊英又提到昨天章七太太到子三太太家裏打牌的事，不防話還沒說完，就碰了章紹傑一個釘子，章紹傑是攤手說：「別提他們，我們家裏我只承認我父母和我的妹妹，其餘別的人我一概不承認，他們姓他們的章！我姓我的章。」菊英聽了，臉上一紅，覺得章紹傑這個人都好，就是少爺的氣派太大同時又想：「別人姓章都與你沒有相干，可是我已然嫁了你，我到算是范家的人呢？還是章家的人呢？」雖然沒有這樣向章紹傑問，可是自己的心裏着實悲傷，待了一會，章紹傑就說：「我們該走了，到真光看電影去。」菊英笑着說：「好吧！」當下章紹傑給了茶錢，他挽着菊英的臂，又往南走，這時園中的遊人就更多了，章紹傑的眼睛依然擦上擦下，往上他看女曲卷的頭髮，往下他看人家的高跟。菊英的心裏雖不免發生點妬意，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紹傑天生來就是這麼一對眼睛，他不能像黃鳳貞那樣的對男人拈酸使氣，他只好把笑靨更現得嬌媚些，把身段更做得嫵媚些，以與男人眼中那些別的女人去爭寵。轉過了長廊，斜對面就是來今雨軒，他忽然看見由那茶社裏，走出四個穿西裝的青年，其中一個就是秦樸。

## 第六章 暗窺來鴻屈遭狂夫辱 重傳別雁忍作負心人

這真使菊英心裏恐懼與愛憐交集，他見秦樸仍然穿着那身淺灰法蘭絨的西服，肩膀依然那麼的寬，眼睛依然那麼深，可是臉上更顯得黃瘦了，頭髮也很散亂，同行的三個人，大概都是他的同學，其中

的一個就是方才遇見的章紹傑罵爲「文氓」的那個人，一面慢慢地走，一面談着話，漸漸走到東邊的廝了，忽然菊英發現秦樸也看見了他，當他們那久別的一對眼光聚集在一起之時，菊英心裏一陣痛，臉上一發燒，他趕緊低下頭去。這時章紹傑才回頭看見一個穿白紗的細條身子的女人走遠，他的手臂就緊緊挽着菊英，說：「快走吧！電影要開演了！」於是菊英連頭也不敢回，高跟鞋咯咯地響，他就拋了身後的舊日的愛人，跟着這個他現在所依賴的大少，出圍門上汽車去了。菊英此時的心裏真是悲傷，她悲傷那像夢一般的過去的事，那個夢是多麼可戀呀？多麼短促呀？並且分離得又是多麼勉強呀！雖然她極力矯正着自己的心，要一心去愛章紹傑，忘了秦樸，但是事實上却不可能，尤其剛才見了秦樸一面，她更不能忘了，並且十分的不放心，就想：「他是怎麼個主意呢？是就這樣在北京漂流着嗎？這可不大好，以後真叫我不敢出門了！」又想：「他也許不能在北京住長，大概他見對我沒有了希望，他就要走了。可是他將要往那裏去呢？以後他的生活是多麼可憐呢？他也許會自殺吧？那不是我一個人把他害了麼？」這樣一想，她願意大哭一場才好。可是又怕自己的臉上太露出悲痛的样子，是能使章紹傑起疑心的，所以他雖心裏像針刺一般的痛，可是面上還做出愉快的笑，假在章紹傑的身旁，嬌聲問道：「今兒真光演的是什麼片子呀，野獸的片子我可不看。」章紹傑回答他的是：「是個愛情片子。」說完了，他向車窗外噴着烟，翻着眼皮也在思索什麼事情。少時到了真光電影院，比時因爲將近四點鐘，影片早已開演了，菊英心裏有許多事，所以她也沒有心腸去看影，銀幕上的人物跑來跑去，忽而唱歌，忽而跳舞，到底劇情是怎麼回事，菊英一點也不明白，他只覺得自己的眼淚是一對一對地往下墮，章紹傑的呂宋煙是一口一口地往外噴。約莫五點多鐘散了場，章紹傑帶着菊英先到市場裏吃完了飯，又買了幾樣化妝品，然後就回到于家，這時于太太正在屋裏聽廣播，章紹傑

跟菊英先到北房裏，限于三太太隨便談了幾句話，然後就回到小院裏，開亮了電燈，菊英就笑着說：「我今兒真累了！電影院裏的空氣不好，我難受極了！」章紹傑說：「你躺下歇着吧！」說這句話時，他的臉上是冷冷地，又說：「我知道你今天是很難受，不但是身體！」他轉過臉去，像是冷笑的哼了一聲，這句話分明帶着刺，菊英趕忙站起身來，媚笑着說：「我玩累了倒不要緊，只是你，我瞧你今兒彷彿也有點不高興似的，……是爲什麼呀？」說時他的臉緋紅着，又像乞憐，又像獻媚地，仰望着章紹傑。章紹傑這回可真對菊英正面的冷笑了，他搖了搖頭，隨手燃上一枝呂宋煙，又仰面假笑着，慢慢地說：「我怕什麼不高興？不高興時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得啦，你休息吧？我走了！」說畢，他轉身就走，菊英趕緊追上兩步，拉住章紹傑的大手，着急似的問說：「待會你還回來不回來呀？」章紹傑搖頭說：「不一定！」菊英本想要揪住他的大手不放，跟他哭，跟他撒嬌，可是見他的那張驕傲的臉又有些可怕，只得慢慢地鬆了手，章紹傑又淡然的笑了笑，他便開門走去。菊英站在屋裏發怔，聽着他那沉重的皮鞋聲音消逝了，菊英心裏像一切都失掉了似的，茫然的坐在椅子上，望着電燈出神，嘴唇緊咬着，眼淚流在眼圈裏亂滾，她怕章紹傑突然又回來，瞧出自己的臉色，就不敢對着燈流淚。看了看手表，這時已經九點多鐘了，脫去了高跟鞋，換上睡衣，就燈也不熄，門也不闔，倒在床上掩被睡去，其實他何嘗睡得着，過去沒有過的悲哀與疑慮，這時都盤據在他的心裏。

她只任着眼淚流流，流，把她流入了夢中。次日醒來才知道，昨天熱睡了之後，母親才進屋，把燈關上，把門閉好了。這天的上午黃鳳貞就打來電話，說是請于三太太和菊英今天到她家去打牌，于三太太倒是答應去了，菊英却推說身體不舒適不能夠出門。因爲她是想着：「第一，假若出門遇見秦樸，秦樸忽然要上前跟我說話，我是理他還是不理呢？第二，本來昨天章紹傑就知道在公園裏我已看見秦樸

了，所以晚上他才那麼不高興地走去。他回頭若是來，看見我出去了，雖有于三太太給我作保證，說我們是上黃鳳貞家打牌去了，可是他也未必相信，若叫他再起了疑心，我有口也難分辯呀！反正以後，除了他帶着我出去，我就決不出門，他什麼時候來，見我什麼時候在家，他還能疑心我忘不了秦樸嗎？」所以她就向于三太太婉言謝絕了，並作出身體不舒服的樣子。于三太太也沒有勉強她。菊英一個人在屋裏很無聊，午飯後，她就在屋裏閑坐，用蔻丹慢慢的染指甲，染了約有一刻多鐘，指甲還沒有染完，忽聽屋外脚步響聲，門一開，季媽進屋來了，季媽手裏拿着一個長方形的東西，是一封信，說：「范小姐你看看，這是給章少爺來的信吧？」菊英接過信來一看，就見上面是藍色的幾個鋼筆字「王府井大街××號章紹傑先生，秦樸寄自車站」，這很熟識的筆迹，真使菊英吃驚，趕緊點頭說：「對啦，是章少爺的，你攔下吧！」季媽走後，菊英就心情很緊張的，拿着這信手發顫，猜想著：「不知信裏說的是什麼話？也許秦樸要痛罵章紹傑罷？不然就是說我的什麼壞話，把我早先的事告訴了他？」雖然想秦樸不是那樣的壞人，可是因為事情太使他傷心了，也許他真變了臉，因就信手將信封拆開，把裏面的信箋抽出來看，只見那信上是寫着很簡單的十幾行字，而且十分潦草，菊英大略還能看出來，就是：——

「紹傑老友：

昨天在公園有幾位同學爲我餞行，將出園門時，我看見你同着范女士，雖然在當時我不便走過去招呼你們，可是，你對我所不承認的事，已叫事實替你承認了。——因此我願意對你說幾句話

第一是請你放心，當你接到這封信時，我早已在火車上，而且已走得很遠了，此後我也許不再到北京來。更請你放心的就是，我和范小姐幾個月來的相識，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關係，所以我對於你們此番的結合，並不嫉視。

第二，就是以老友資格，我來向你請求，范是個極可憐的女子，希望你要好生看待她！

我走了，我沒有什麼傷心，稍微遺憾的就是我此番來京求學的希望幻滅！再會！老友！祝你們

快樂！

秦樸。

菊英一面看，一面落眼淚，她想不到秦樸那個人好，竟好到這般地步，自己把他拋棄了他失了戀他還向章紹傑好生看待我，他的心是多麼寬大，多麼痛苦呀？這時候他已在火車上了，他，他還能够想起我嫁給章紹傑的事，全是因為沒有法子嗎？並不是我的本心呀！哭泣了一會，又怕被母親進屋來看見，他就拭淨了眼淚，又把信重讀了兩遍，特別注意那「你對我所不承認的事，已叫事實替你承認了。」想了兩遍，才把那意思猜出一些來，就想：「一定是我跟章紹傑同居之後，秦樸還見過紹傑，向他打聽我的事情，可是紹傑並不承認他已與我同居。所以如今秦樸才這樣指明他，紹傑，他也太心小了，秦樸是到老實人，就是當面承認了，秦樸也不能說什麼呀？」又想：「紹傑所以不願與我正式結婚，大概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怕秦樸質問他，現在秦樸已走了，話也說明白了，他一定可以放心我了吧？願意與我結了婚吧？」

這樣一想，她又很喜歡，很盼望章紹傑快點來，把這封信給他看，這時忽然季媽又進屋來，她說：「邱二小姐請范小姐到她屋裏去。」菊英說：「好罷，你說我這就去。」自己正在無聊，也很願意找個人說會閒話，當時便到鏡台前擺擺頭髮，將秦樸那封信放在抽斗裏，然後到院西屋裏，就見邱亞男穿着一身白色的西服，拿着一本英文的書，正在看，一見菊英進來，他就把書放下，說：「請坐！」菊英坐在那拋着幾本電影雜誌的木床上，季媽隨進來，給倒了兩盞茶，然後走了。菊英笑着說：「邱小姐今天沒去看電影？」邱亞男搖頭說：「沒有去，今天幾家電影院的片子都不好。」菊英說：「對啦，不好的



片子看着也沒有意思！」邱亞男坐在菊英對面的籐椅上，她說：「我下星期二就要走了，先到南京去住一個來月，辦下護照來，我就要出國了。」菊英猜着邱亞男急於出國，大概是她那在美國的愛人催着她去的，就是羨慕的問說：「大概邱小姐到美國去，至少也得一二年才能回來吧？」邱亞男說：「我預定是住三年，可是環境若起了變化呢也許能早一點回國，我去是想打算上哥倫比亞學教育，我們中國的教育是太落後了！」菊英點頭，說：「可不是像邱小姐這樣環境好的人，爲什麼不到外國去一趟呢？若像我，也不是不想求進步，可是環境不允許我呀！」說到這裏，又有點自傷。邱亞男說：「今天他們都沒在家，我把你請了來，就是爲要告訴你幾句話，你是個很聰明而又很不幸的人，所以我非常同情你。告訴你，章紹傑那個人靠不住，他整天不作事也不求學，專門玩弄女性，你跟他這種人結合，事前我真沒有想到，否則我一定攔阻你，可是現在說這話已經晚了，不過你應當要自己想點辦法！」菊英聽了這話，她心裏就像澆了一盆冷水，臉上嚇得煞白，發着怔，又聽邱亞男往下說：「我因爲在南京讀書，許久沒到北京來，所以章紹傑他所作的那些壞事，我都不知道，不過我有一個中學時代的同學是被他騙了，那個人現在很可憐。還有，昨天季媽對我說，原來在去年秋天，你現在那屋裏住着一個吳姑娘，就是章紹傑騙到手的，在這裏住了不到四個月，他就把人家棄了，現在這個吳姑娘窮得連飯都沒得吃，可是章紹傑不再理人家了。」菊英聽了，諒這不是假話，她就從心裏打戰，覺得自己確已陷入於悲慘的命運裏，眼淚不禁垂下，剛要說話，就聽邱亞男又往下說：「那吳姑娘被棄之後，不久你又來到這裏住，我預料章紹傑他不會好待你的，他不結婚，他與任何女子發生關係，都不對叫方在法律上佔住脚步，他只是花些小錢，太多了的錢他也不化，而且他同時在舞場在飯店裏又去花錢玩弄女性，他自己也發過大話，他對人說他有好的手段，只要他注意上一個女人就必能對那個女人謀到手裏，他從來沒有失敗過。」

我也不知你們是怎麼認識的，不過我不願你也受他的害，我想趁着他現在還沒有遺棄你的時候，你應當叫他給你謀個職業，可以藉着那個職業你在別處活動，就是將來他把你棄了，你們母女的生活也可以維持！」菊英便哽咽着說：「恐怕他決不能給我找職業、他能放心呢？」邱亞男說：「要不然你就想法托別人給你找事，不管他允許不允許，反正你也不必希望他對你好，無論你怎樣對他好，根本在他的眼中，女人不過是玩物，而且玩物只要一得到手，便沒有了趣味，便應當扔了，另去尋新的。」又說：「你這件事，我姊姊也應當負責任，我不願意再在這裏住，也是爲這個緣故！」邱亞男說話的時候，像是忿忿不平，同時希望菊英振作些，有些自救的勇氣。但菊英却坐在床上，只是低着頭流眼淚，說不出一句決斷的話來。邱亞男還要說話，這時季媽又進到屋裏，向菊英說：「章大少爺來啦！」菊英聽了，心裏又是一驚，同時也很喜歡，她趕緊擦淨了眼淚，站起身來對邱亞男說：「邱小姐，回頭咱們再說話兒！」

她就出屋，一面掠着頭髮，一面緊緊的走到裏院，到了北房裏，就見章紹傑正坐在椅子上，抽他的呂宋烟，今天他穿的是一身兩面扣紐子的白呢噠西服，襯衫，領帶，皮鞋，全都是雪白，菊英見了他，就笑着問說：「你來啦？」章紹傑點了點頭，就問：「你上那兒去啦？」菊英笑着答說：「我是在前院邱小姐屋裏坐着了，人家下禮拜就回南京去了，由南京就要上美國去。」章紹傑說：「你愛理她，瞧她那樣兒？瘦得就賸了骨頭啦，到美國去也給中國丟人！」菊英見章紹傑看不起邱亞男，她也不更說什麼，遂說：「哎喲！我還差點沒忘了！這兒有你一封信！」她走到鏡台旁，由抽斗中將秦樸那封信取出來，同時她的臉紅了，心裏也十分痛楚，用眼觀察章紹傑的態度，看他是否看見了秦樸的信後就會受了感動，可是事實與菊英所想的完全相反，章紹傑拿着信略看了看，就微微冷笑，說：「真是無聊」這句話

說得菊英更是臉紅，又見章紹傑看了看那封口的被拆過，很嚴重地問說：「我這信是誰給拆的？」菊英有點害怕，就笑着說：「是我拆的！」章紹傑立刻翻了臉，把眼睛一瞪，他那眼光不再是輕浮的賊亮了，而是可怕的兇殘，他很嚴厲的質問菊英說：「你怎麼可以隨便拆看我的信？你也受過幾天教育，難道你不知道勿窺私書那句話嗎？」菊英這才知道，章紹傑的信，自己是不應當隨便拆看的，遂就很慚愧地，勉強笑着說：「因為我不知道，再說這是秦樸……」她說這兩個字時，實在心痛。不想章紹傑更因此兇起來，他說：「怎麼？你嫁了我，你還忘不了秦樸？那你爲什麼不追上火車，跟了他去呢？」菊英流下眼淚，全身抖顫着說：「不是，你沒容我把話說完，我是說秦樸給你的信，大概沒有什麼要緊的話，所以我……」章紹傑近前一步，握着拳頭瞪着眼睛問說：「你怎麼知道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他算你的是什麼人？」菊英被章紹傑這樣無情的逼問，她實在是痛恨，悔恨，就一隻手拉着紹傑，頓着高跟鞋哭說：「你別胡疑心行不行？我跟了你，早就不再理秦樸了。心裏，我也早忘了他！拆這封信實在是我的不對，可是……紹傑！你原諒我這一次行不行！……」說畢，她撲在章紹傑的身上嗚嗚哭泣，章紹傑趕緊把菊英推開，仔細看了看他的白西服並沒弄髒，他就冷笑着說：「我知道，你們女人都會使這種手段，可是要拿這手段對付我，哼！我可不受這個！」坐在椅子上，又燃了枝呂宋，態度似比剛才緩和了一點了，他說：「你不必拿哭來軟化我，咱們得把事情說明白了，你跟秦樸過去是怎麼亂七八糟，我都不提，可是現在你既跟了我，你就得明白一點，我是爲什麼要跟同居呢？」菊英站在桌前，低頭低着淚，慘悽地說：「因爲你愛我！」章紹傑說：「我不但是愛你，我還可憐你，你的家境我全都知道，秦樸的環境困難，我也對你說過，我真不忍得叫你跟他受一輩子的窮，又加上母親托于三太太懇求我，我這才叫你們在這兒住着，養活你們，這話我也跟秦樸商量過，他也不反對，如今忽然他臨走又給我來

這麼一封信，全不認賬？他媽的這算什麼朋友？他這幾年要不是我維持着他，他那能有飯吃？現在這封信比罵我還利害，還叫我老友，簡直是無賴！」又說：「你可也得自己想一想，咱們的結合也並不勉強的，也是你自己願意？」菊英一面拭淚一面還不勝悲哽，她點頭說：「是我願意，我在沒有與秦樸分離時，我就愛你，所以後來我情願捨了秦樸跟你結婚，我是無法拿出我的心來給你看，我實在跟你是真心，真希望你能够永久的愛我，可憐我們母女……」她顧不得章紹傑的西服髒不髒，又一頭扎在紹傑的懷裏痛哭，章紹傑把菊英的臉抬起來，鑑賞着女人的眼淚，笑了笑，說：「我是來告訴你無論什麼人的信不能隨便的拆。」菊英點頭說：「我知道就是了！」

章紹傑又把臉色作得嚴厲些，問說：「可是，秦樸他怎麼把信寄在這兒呢？」這話把菊英也問住了，菊英怔了一會，忽然腦筋一轉，說：「前幾天我嬸母來，坐的是海淀的熟車，那拉車的大概他認識得，他才打聽出來的！」章紹傑聽了又微微冷笑說：「他的交際真廣，連拉車的他都認得！」說畢，他又把煙燃着，徐徐的噴着濃厚的烟雲，眼望着菊英那掛着淚的嬌容，他又咬着嘴唇，像是笑，又像是發恨，菊英見章紹傑這時的氣消了一些，她就捱近了，又嫵媚依戀地求章紹傑的歡顏，章紹傑也高興了半天，然後他興盡了，就起身要走，菊英却挽住他的胳膊，嬌聲說：「你不是沒有別的事嗎？就不用走了，因為你一走，我就覺得自己孤單可憐極了。」章紹傑笑着說：「那可沒有法子，我能淨在家裏陪着你？什麼事就都不用辦了！」菊英也倩然笑了笑，又問：「那麼剛才的事，你還生我的氣嗎？」章紹傑說：「只要你從今以後改悔前非，我就不生你的氣！」菊英委屈着點頭說：「我都改了！可是你還真心的愛我嗎？」說畢，將臉扒在紹傑的胳膊上，章紹傑却一奪胳膊，笑着說了聲：「廢話！」說完了，轉身就出屋去了。菊英趕緊用手巾擦了擦眼睛，追出屋去，跑到前院，就見章紹傑連頭也不回，他那高大的身

影，出門上了汽車走了。菊英站在天棚底下發了一會怔，這時他母親由東屋子家僕婦的房裏走出，問道：「姑爺走了嗎？」菊英說：「他才走！」又到北房前扒着窗子看了看，于三太太沒在家，于三生生却在桌上弄什麼神祕的照片，一見菊英扒着窗子往裏看，他就兩手捂着照片，點點頭向窗子笑說：「范小姐請進來坐呀？」菊英的臉一紅，說：「回頭來！」她趕忙跑到小院自己房裏，一看秦樸來的那封信不見了，大概是章紹傑帶起來了，她想了想剛才邱亞男說的那些話，以及章紹傑對自己翻臉時的情形，她覺得章紹傑確實是很可怕的，不是什麼好人，可是又想：「剛才他雖然起先是很生氣可是後來又好，可見他還是真愛我，他一定是對我與別的女人不同，不能拋了我，咳！難管他呀？反正我已走到這地步了，我不會也學黃鳳貞似的嗎？什麼都不管，也不管他是真愛我還是假的愛我，只要吃好的穿好的就行了！」如此一想，她真要改變主意，真要立刻就換上新衣裳，新高跟鞋，拿上十幾塊錢，找黃鳳貞家去玩樂，可是忽然又想：「不行，我雖然嫁了一位很有錢的少爺，可是我那有黃鳳貞那麼自由啦！」當日她愛思了一天，想着除了祈盼章紹傑永遠憐愛自己之外，是再沒有旁的一點辦法。到了晚間蔽蔽的雨又落下，章紹傑再也沒有來，外院傳來廣播歌曲的聲音，那雜亂的調子更叫菊英也沒心煩，想着大概是于三太太回來了，可是菊英也沒心腸過去過去與她談閒話。范大媽是身體有些不舒服，很早就睡去了。菊英一個人悶悶地對燈坐着，她想想章紹傑，又想想秦樸，最後想個自己的悠悠身世，她心裏是難受了，覺得無論是窮富，男子總是好辦，而女子却總是可憐。窗外的雨越來越緊，電光在玻璃窗上一閃一閃的，接着就是把人嚇一跳的雷聲，屋中的一盞電燈也是那麼朦朧的，顯出發愁的樣子，菊英覺得環境是很恐怖，她就起身把屋門閉好，很無聊地由烟筒裏抽出一枝煙來，這是專為待客用的，菊英從來不吸煙，今天偶爾試着吸了兩口，覺得很有點麻醉的力量，同時頭也發暈，她就不能再吸了，遂捏滅了紙

煙，懶懶地又到鏡台前看了看自己的容貌，然後她才一面翻眼思索着事，一面脫旗袍，換鞋，就上牀熄燈，在沈雷急雨舊恨新愁之下渺渺地入了夢境。次日，雨還沒有住，章紹傑一天也沒有來，菊英心裏着急，到子三太太屋裏借電話給章公館打，那邊是個男子的聲音，很傲慢地問說：「你貴姓？」菊英臉紅了紅，對着聽筒說：「我姓范，請你們章老爺說話！」那邊說：「你等一等吧！」

菊英就把聽筒直插在耳邊，高跟鞋輕輕輾着地，旁邊于三太太却只管染指甲，並不理她，菊英等了足有十分鐘，那邊才說：「喂！……」菊英趕緊喜歡着問說：「你是紹傑嗎？」那邊又說了聲：「喂！……」菊英以為那邊就是章紹傑，她嬌聲兒說：「你猜我是誰？」那邊却說：「喂！喂！大老爺出去啦。」菊英一怔，心裏覺着發冷，就皺着眉問：「上那兒去啦？」那邊說：「我們也不知道。」遂着吧的一聲，就掛上了，菊英拿着聽筒，咬着嘴唇發了一會怔，就慢慢地掛上，轉過身來，見于三太太手裏拿着染蔻丹的小刷子，眼皮微抬起來，問說：「怎麼樣？紹傑在家裏沒有？」菊英似乎發愁的樣子說：「他出去啦，他們公館裏的人也不知道他上那兒去啦！」于三太太說：「他們公館裏那些用人，個個是懶骨頭，多說一句話都怕費力氣。你瞧他們家裏，我除了給章七太太常打電話，其餘我都不理他們，真的，若打電話找他們家裏的一個人，比找祖宗還難，有錢的人家麼！」于三太太隨口說完了，又去低着頭染指甲，菊英在旁邊沙發上坐下，拿起報來看，其實她是在發着呆想，待了一會，于三太太染完指甲，又到鏡台前去攏頭髮，看那樣子，他是又要出門去了，菊英就站起身出屋，回到裏院去。午飯後大概于三太太就出去了，章紹傑仍然沒有來，菊英擔却心，恐怕就是因為前天秦樸來信，自己拆開了的事，他惱了，他大概永遠不來了！憂煩了半天，自己真恨不得出去到娛樂場所場去找他去，可是又沒有那勇氣，這天因為天還陰着，所以還不算太熱，約莫三點多鐘忽然又來了兩位客，原來就是范三孀帶着淑

玲，她看見了嬌母，心裏又覺得爲難，因爲她知道嬌母來到這裏沒有別的目的，就是來要錢；他見了淑玲却不但是爲難，且感到深深的羞愧，臉上紅紅地，恐怕淑玲要當着人，大罵自己一頓，可是淑玲却向鞠了一躬，高聲叫了一句：「菊姐姐！」並沒說別的話。范三嬌到南屋裏，與他的妯娌見了面，范大媽由床上坐起身來，皺着眉說：「這麼熱的天，你們還進城來幹什麼？」范三嬌臉紅着說：「您兄弟叫我來瞧瞧您的——這玲姑娘她是一定要跟我來，瞧瞧菊姊姊！」范大媽先問淑玲說：「你爸爸跟你的媽媽好呀？」淑玲說：「都好，還叫我問您好呢？」又伸着手拉住菊英，說：「菊姊姊，我到你屋裏瞧瞧去！」范大媽說：「對了，你跟你姊姊到北屋瞧瞧去，你姊姊可比在家時享福了！」菊英的心依然很慚愧的就讓母親和嬌母在這裏談話，她帶着淑玲到北屋裏，淑玲一看那鏡台床帳，就說：「喝！你真闊噯！」菊英臉紅了紅，說：「你坐下，咱們說點正經話兒！」淑玲瞧了瞧那把黑漆籐筐的洋椅子就冷笑着說：「哼！我可不敢坐，坐壞了我可賠不起你們，把我賣了也值不了你們一把椅子的錢呀！」菊英聽淑玲這麼譏諷自己，心裏未免有點生氣，可是又不敢惹淑玲，他就紅着臉，上前拉着淑玲的手，悲痛婉轉地說：「淑玲妹妹，你這不是罵我嗎？」說時，他情不自禁地雙淚落下，淑玲也啞的一聲哭了。淑玲抹着眼淚嘴裏囁囁着說：「依着我，我就永遠也不理着你了！那天下着大雨，我來找你，叫你到市場去跟秦先生見個面，人家秦先生又不是老虎，你怕什麼？可是你怎麼也不去，你多狠心呀！」菊英流淚歎着說：「你是不知道我的難處！」淑玲說：「什麼難處吧？你現在給章紹傑當了姨太太了，闊了，就不願意理人家秦先生啦，告訴你，我都恨你！你別瞧你穿上好衣裳啦，可是你的臉丟啦，秦先生是傻子，他還勸我別恨你，可是無論誰說，我也瞧不起你啦！你本是一個頂好的人，都是跟黃鳳貞她們學壞啦！……」說時她從身邊掏出一張紙，說：「這是秦先生走的時候，托我交給你的，要不爲這事，今兒你就

是拿汽車請我，我也不來呀！還告訴你，你可別坐着汽車上我們海澱去，二禿子可驚着磚頭打你們的汽車啦！

說完，拿袖子一抹眼淚，把那張紙塞給菊英，說：「給你，你愛看不看！」遂着轉身就走，菊英哭着，趕緊說：「你先別走！」伸手要拉她，可是已來不及，淑玲氣哼哼地往南屋去了，這裏菊英被淑玲大罵了一頓，心中萬分的委屈苦痛，她彈彈的雙手展開那張信紙看，只見是用毛筆寫的幾行字却是：

「我本來不應當再給你寫信了，可是我對於你的將來，是十分的不放心！

你並沒有過錯，過錯全在我，假如沒有我的引導，你仍然在海澱度着平靜的生活，不會使你受這許久的愛情折磨，你也不會墮入都市的深淵！——所以你的一生，我應當負責。

現在我只祈望你們好好的，比我所祈望的還要好，我雖不無痛苦但也快樂。以後我怕沒有機會再到北京來了，可是如果你的身邊發生什麼不能解決的事，如你需我幫助，我必能趕來盡力。

我的永久通訊處是上海五馬路秋月書局邢君轉。

我走了！——

此外再沒有旁的字，菊英淚眼看着，淚流得更多，字跡覺得模糊，又怕章紹傑這時候會來，他若看見這封信，一定更要大鬧，遂就趕緊劃了根火柴，把這信燒了秦樸的字跡雖已消滅，可是菊英心裏仍然沈重的如壓着一塊鉛，她趕緊拭淨了眼淚，又走到南屋，就見他母親跟嬸母的話還沒有說完，淑玲撇着嘴，催着范三嬸快帶她回去，范三嬸却甩着手說：「你瞧你這孩子！來的時候鬧着要跟我來現在又鬧着要走，你瞧，以後我再也不帶你瞧你菊姐姐來了！」淑玲撇着嘴說：「我也不來了！」這時范大媽像是很膩煩的樣子，指着菊英對她三嬸說：「有什麼話你跟姑娘說吧！跟我說是沒用，我跟姑爺連一句話也說不



上，你別瞧我享福，我現在就是吃人家這一盤現成飯，折受得我倒淨是病，你說過，苦命的人是享不了福，大概我也快死了！」范三嬸的臉上也滿是爲難之色，就對菊英說：「我就是不說，姑娘你也明白，我這回還是叫你三叔給逼的，你三叔也下工啦，整天在家裏喝醉了窮鬧，當着玲姑娘，我也不怕洩氣，他還是叫我來找姑娘，叫你跟姑爺要三百塊錢！」菊英聽了又是生氣，又是作難，她說：「這話我也跟紹傑提過，可是人家沒有理，還叫我怎麼逼着鬧着跟人家要錢嗎？」范三嬸抹着眼淚，歎口氣說：「姑娘你的難處我也知道，本來誰沒有臉？一張口就要跟人家要三百塊錢，兩口子怎麼，也說不下去呀！可是你三叔他不管那一套，他天天逼着我，他現在又後悔了，他說早知道姓章的這麼搗門兒，還不是當初就給姓秦的了，姓秦的雖說窮，可是還大方點啊！……」旁邊淑玲又插言說：「三叔他瞧見秦先生給的翡翠蝴蝶，他就想答應秦先生，可是你不回去嗎？黃鳳貞又攔着三叔，她非叫你給章紹傑當姨太太不行，好跟她一樣！」旁邊范大媽生氣說：「玲姑娘你可別胡說！」淑玲撇着嘴笑，菊英却又傷心，又是生氣，更怕嬸母失望回去，叔父會能乘着酒勁兒來這裏大鬧的，那時紹傑一定更瞧不起我了！爲難了半天，她又回到北房取了五塊錢，交給她嬸母，哀切地說：「你先拿着這五塊錢回去，告訴我三叔別忙！那件事還容我慢慢地向他說，您還告訴我三叔，給我留着這條命！……」說着他嗚嗚地痛哭，旁邊范大媽生了氣，說：「姑娘你別給他錢，我跟你三嬸回海澱，我跟他鬧一場，要不然以後還有完呀！」菊英拭眼淚勸着說：「媽你何必呀！我三叔那個人，你還能跟他鬧的清楚嗎？」正在說着，忽然季媽隔着窗戶叫道：「范小姐！章少爺來啦，在太太屋裏了。菊英趕緊答應一聲，跑回北屋裏去擦眼淚抹胭脂，這裏范大媽也催着叫范三嬸和淑玲悄悄地走了，菊英修飾好了，看他嬸母已和淑玲走去，她趕緊又做出喜歡的樣子，很快地走到了北房。

就見章紹傑正跟于三太太談天，菊英向章紹傑媚笑了笑，問說：「你來啦？」章紹傑點了點頭，他却依舊笑着，跟于三太太說話並且像很巴結于三太太似的，也不知他是求于三太太給他辦什麼事，只見于三太太很拿架子的點了點頭，說：「等我慢慢給你辦。」章紹傑笑嘻嘻的說：「三嫂子千萬替我快一點進行，明天我就要聽你的回話！」于三太太不大高興地說：「好吧！」章紹傑又坐在旁邊說了幾句閒話，今天他似乎特別高興，同時對於于三太太是特別的奉承，奉承之中還顯出許多輕浮的態度，菊英在旁邊看着，心裏就有點生氣，但是表面上還不敢顯露出來。待了一會，于三太太就向章紹傑說：「請你們兩位到裏院去吧！我要歇一會，還得出去啦！」章紹傑趕緊站起身來，向菊英說：「咱們走吧，人家下逐客令啦！」于三太太笑着說：「我逐的是你，沒逐人范小姐！」菊英此時臉早紅了，笑着說：「于三太太回見！」她跟章紹傑到了裏院北屋裏，不知爲什麼，章紹傑一到這屋裏來，彷彿就沒有剛才当着于三太太時那樣的高興了，菊英却是嬌憨殷勤，臉上永遠笑着，用兩隻求愛乞憐的眼睛望着章紹傑，可是想不起應當跟章紹傑說什麼樣兒的閒話，半晌，她才笑着低聲問說：「剛才是有什麼事，你要托于三太太給你辦？我可以打聽打聽嗎？」章紹傑搖都說：「你不用打聽，反正與你沒有相干！」說完了他又續上一枝煙，揚着頭泛想，也不同菊英說話，菊英見他這樣冷冷淡淡的，心裏覺着非常難受，便低下頭去，希望章紹傑查覺自己不高興了，會來安慰自己，可是當她一低頭，忽然看見地下有一塊紙灰，她吃了一驚，趕緊仰足，用鞋尖把那紙灰踏住，臉下一紅，同時很慚愧地，揚起頭來，又望着章紹傑，彷彿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說：「你瞧，你一來就發怔！彷彿心裏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情似的，我陪着你出去玩玩好不好？」章紹傑搖頭說：「我沒有什麼不高興我是盤算着你們的事情，你們在這兒長住也不好，于三太太那個人沒有長性，你們才一搬來的時候，她是很歡迎的，可是現在她就有點不耐煩了，她對於你還沒有

什麼批評，就是對你們老太太實在不滿意，她說你們老太太一天天地長脾氣，自己也不知道自重，整天扎在老媽子的屋裏，什麼都說，弄得閻媽季媽他們都不聽指使了！」菊英聽章紹傑這樣說，心裏非常難受，覺得自己的母親太給自己招惹是非，于三太太的脾氣也變得太快了，尤其是紹傑連說了兩句「你們老太太」真是自己難堪，心裏本想爭辯幾句，可是又想：「何必爲此事又傷感情呢！」於是就嘆了口氣，拿手絹擦了擦眼睛，說：「我媽真不給我作臉！他因爲跟于三太太說不上話，有時覺得悶得慌了，就到閻媽季媽的屋裏說會閒話，這倒是真的，可是要他長了脾氣，調唆得老媽子不聽于三太太的使喚，那可真是冤枉！」說到此處，她的眼淚又紛紛而落。章紹傑又吸了口烟，把頭點一點，說：「你們老太太那個人，我看的出來，她不會那樣的，所以于三太太說的那些話，我都不信，不過我覺得你們還是搬開好，在城裏住着，你們不大相宜，我主張你們還是回海澱去！」紹傑再最末一句話，真如同在菊英頭上響了一個霹靂，菊英的臉色都變白了，認爲紹傑的意思簡直是要驅逐開她母女，她的眼淚更像雨一般的紛紛往下落，話也說不出，可是章紹傑立刻加以解釋她說：「你別誤會了，我完全是替你們着想，城裏這些幾位闊太太們，你應付不了，要跟她們親近，就能薰染壞了，要跟她們疏遠，她們就能用法子破壞咱們的感情，再說，你要知道，我爲你的事，現在正跟家庭中奮鬥，于三太太又跟我們家裏那幾個太太都通聲氣，咱們在這兒的事，我家裏沒有人知道了，現在他們還有正在調查我，將來必有一天爲這事我跟我家裏起交涉。所以我才想叫你們母女搬回海澱，那兒都是你們的熟人，你們也不至於寂寞我也每天可以出城去看你們，咱們就是在海澱正式結婚，他們也沒法知道。」菊英聽了，這才知道章紹傑的苦衷，他不但沒疑懼了，反倒很感謝紹傑，不過只是想海澱那地方，自己實在無顏回去，而且自己回到海澱，章紹傑却在城裏，不但自己放心不下，而且也捨不得他，何況城裏這些繁華娛樂已經把自己的性情

改變，不能再回到那窮僻的市鎮上度那清苦的生活了！於是菊英就搖搖頭，把眉皺在一起，她說：「海淀那地方我真不願意回去，人家都知道我跟你結了婚，現在是闊少奶奶了，有的羨慕我，有的是嫉妬我，我要回去，那裏的一些人比城裏這些太太們還難對付呢！」章紹傑一聽菊英不願意回海淀去，他臉上又現出不高興的樣子，就點頭說：「那麼你再考慮考慮，過兩天再說，我現在還有別的事，還得趕緊走。」說着他又站起身來要走，菊英却急得趕緊把他攔住，說：「你先別走，我等了你好半天才來，我還有些話要跟你說呢！」章紹傑站住身，笑了笑說：「我還到別處有事去，所以要走，再說我剛跟你說了幾句話，你就哭啼抹淚的，我在這兒坐着還有什麼意思？」說着他又噴了一口烟，彷彿長者教訓晚輩似的說：「菊英。我告訴你，你永遠是這麼眼睛掛着淚，並不能得到人的同情，現代的青年都喜歡活潑健美的女人，那林黛玉式的女人早被時代淘汰了，菊英我早看你是很好的，現在，你實在引不起我的快樂！」菊英一聽這話，心裏實在是驚慌，同時又着急，趕緊用手把章紹傑拉住，眼角雖還掛着淚，可是臉却做出嬌媚喜悅的樣子，她說：「反正我現在不能讓你走，衝你這話，我們倒得講道理！我問你，你那天來了，我不是喜喜歡歡地，設法叫你快樂？」章紹傑微笑說：「我也不需要那些虛情假意！」菊英一聽，氣得眼睛又往出湧，渾身抽搐着說：「我跟你好麼，就算是虛情假意？可是你呢？咱們同居才幾天，你的心就變了，不但一天來不了幾個鐘頭，並且一來就是搭拉着臉子，還沒有見着于三太太的時候，那麼高興呢！……」隨說隨哭，將頭偏靠章紹傑的懷裏，她心裏的悲痛已使她口中說的話不能有所顧忌了。這時章紹傑的態度倒是和緩了，他笑了笑，說：「這可真怪事，你別瞧于三太太年輕，可是她是我的老嫂子了，我跟她向來是什麼話都說，有些事你還不知道呢，告訴你，你連吃醋都不會，你簡直是個小傻瓜！」笑着罵出幾句話之後，他就瘋狂地粗暴地，像個怪小子擺弄玩偶似的，把菊英擺佈了

半天，使菊英消失了她心中的幽怨，又乖乖地伏在仙懷裏，然後章紹傑把菊英一推，站起身來笑了笑就走了。章紹傑走後，菊英覺得頭是昏昏地，真測不出他對自己是有情還是無情，自己怎樣才得到他的歡喜，晚飯也懶得吃下去，晚間在屋中對着燈闌坐，她母親又來跟她說了許多無味的話，母親出屋之後，她又想起今天淑玲轉給自己的那封信，想起秦樸，她至此時才確確實實地判斷出來，秦樸是一個誠實多情的人，而章紹傑不過是一個浮華輕薄的闊少，自己一半因受環境的逼迫，一半因心性不定，以至棄了良好的伴侶，而落到這麼一個以女子爲玩物的闊少手裏，以往的都是自己的不好，自己也無顏再見秦樸的面了，可是將來怎麼辦呢？想了幾遍，覺得離開章紹傑實在是一點辦法沒有，只好還是設法博他的喜愛，感化他，使他明白自己對他的真心。爲這些事她又很傷感地思索了一夜。次日，午飯後章紹傑就來了，菊英見着他，自然盡力地作出一種活潑的樣子，說話也故意痛痛快快地，不再那麼嬌聲細氣，哄得章紹傑倒是沒有發脾氣，後來還是談到搬家的事，菊英就說：「我們娘倆在這兒住着，住着人家的房子。吃人家廚房做好了的飯，用人家的老媽子，就是于三太太不說什麼話，日子長了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搬家倒是對的。不過你說叫我們回海淀，那也不大好，先不用說我不願回去，就是你，每天要一出趟城，也太麻煩，所以我想還是在城裏找房子，」半天我到黃鳳貞家裏，叫她父親給我幾間房子就是了，你覺得在什麼地方才好呢？」章紹傑說：「那倒隨便，不過總是找個僻靜的地方，我就可以在那裏長住，告訴你，你別瞧我整天整夜的在各處玩，那都是朋友拉着我，我不得不應酬，其實，我恨不得找一個清淨的地方跟你住在一塊，永遠也不出門！」這幾句話真叫菊英得到心裏從沒有過的快慰，她才知道章紹傑原來是這麼個心，這許多日自己對於他的猜疑原來都錯了，於是她就高興着，連連答應，又很歡喜地跟章紹傑談了半天話，然後她就撒嬌叫章紹傑同她出去玩，章紹傑却搖頭說：「不行，昨天我跟

你說過嗎？我家裏現在正調查咱們的行動，尤其是我叔父，他說我在外頭租了小房子結了婚了，倘若咱們出去玩，遇見我叔父，他當面給咱們下不來，那可怎辦？」菊英聽了，默默地點頭，心裏却非常傷感，想着自己的婚事，實在是障礙太多了，早先秦樸愛我，是我的家庭作梗，不能使我們結婚，現在紹傑愛我，他的家庭又爲難——低着頭發了一會愁，忽然想起自己又太近於憂鬱的樣子了，所以又故意活潑潑地跟章紹傑說笑，直到三點多鐘，章紹傑才走，臨走的時候，他還留下三十塊錢。菊英這時真歡喜，她要把搬家的事告訴了他的母親，范大媽也說：「搬開也好，在這兒住着，我也覺怪鶻拗着，人說：『親戚遠來香，街坊近了高打牆。』」三太太就是個好人吧，可是住長了也許要犯口舌！」又說：「我這就找黃老九去吧？黃老九一定能給咱們找得着房子，他現在還常給人拉房牽。」菊英說：「媽不用去，我還要去做醮醮黃鳳貞呢。」當下她就對鏡子重新打扮，又換上一件豔麗的旗袍，拿上手皮包，然後就出了小院，到于三夫婦全都沒在家，菊英叫季媽出去給雇了一輛車，就出門坐着洋車直到了石駙馬大街吳家，來到的時候，菊英一按電鈴裏面胡媽出來把菊英請進去，才進了二門，就聽北屋裏嘩啦啦的洗牌聲胡媽掀起簾子，菊英進屋，那黃鳳貞剛碰了一付七餅，她揚起頭來說：「喝！你來了？你早來一步也湊個手呀？」旁邊的三位太太，一位就是那柳太太，另一個不認識，在黃鳳貞下首坐的是身穿淺紅玻璃紗的旗袍頭髮燙得跟雞窩似的，描柳葉眉，畫着櫻桃口，她一隻手抓牌一隻手捏着煙捲，拾了拾眼皮，笑着說：「范小姐，真少見呀？」菊英一聽語聲，再細看這人的容貌，才看出是那那四太太，她笑着說：「哎呀！那四太太呀？我簡直不認得你啦！」那四太太說：「你們的眼睛都不行，我這個人的眼睛最毒，譬如范小姐，咱們才在一塊玩過一天，可是過個十年八年，我也能認得你！」說時吧的一聲拿出一張九萬去。黃鳳貞眼睛注意別人打出去的牌，嘴裏對菊英說：「你等一等，我們這八圈牌還有三

把就打完了，回頭我讓你。」菊英搖頭說：「我不是打牌來啦，我是找九叔有點事。」黃鳳貞說：「你九叔在家啦，你見他去吧！」菊英遂叫胡媽帶着她到南屋裏去見黃老九，黃老九披着個小汗褂，光腳穿着拖鞋，正在屋裏躡鳥兒，一見菊英，他就吡着金牙笑着，說：「姑奶奶來啦？坐着，坐着。」胡媽把菊英送到屋裏，她轉身就走了。

這裏黃老九給菊英倒茶，菊英坐在凳兒上就說：「九叔今天沒出門？」黃老九一面扣小褂的紐子，一面搖頭說：「沒出門！天熱，我也沒地方去，再說家裏天天來客，兩個老媽子招待不過來，我還得幫着，什麼叫茶咧，雇車咧！」說時把他那柄摺扇交給菊英，說：「姑奶奶攔扇子吧！」菊英搖頭說：「我倒不覺着熱」。黃老九在那鋪着涼席的床上坐下，燃了一枝烟捲，疊着跟，探着頭對菊英說：「你母親倒好了呀？章紹傑對你們怎麼樣？一月給你們多少錢過日子呀？海淀你三叔要的那筆錢給了沒有？還有……我上次給你出的那個主意，你進行了沒有？」這些話都使菊英不能答覆，她的臉紅了一紅，就說：「我倒是都跟他說了，他還沒有想好怎麼辦。九叔，我今兒找你來，是要托你給我幾間房子，不用多，有三四間就行，地點最好清靜一點。」黃老九問說：「誰住呀？」菊英說：「我們住，因為在子家住着，有好些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我們想搬出來！」黃老九又問說：「章紹傑他知道嗎？」菊英點頭說：「他知道，昨天他給了我三十塊錢，就為是給房子的定錢。」黃老九聽了此話，他却翻着小眼睛思索了半天，然後他說：「房子倒是有的是，可是，上回我給你出的那個主意，叫他跟你正式結婚的事，你倒底跟他提了沒有？」菊英臉一紅，點頭說：「我跟他提了，他是十分的贊成，可就是他家庭中暫時還不能通過，得慢慢地說。」黃老九默默地點了點頭又翻着眼睛想，半天他才說：「菊姑娘，九叔告訴你都是好話，得跟他章紹傑使點手段，把那錢，首飾，值錢的東西，收起些個來，要沒有地方放，就拿來

交給我，放在我這兒還不放心嗎？我瞧章紹傑他沒安着好心眼！」又說：「房子倒好找，劉歪鼻子她們那胡同裏，有一所很乾淨的小房子，租價也不大，回頭我就替你問去，一天你再來一次，聽我的回話兒吧！」菊英答應了一聲，又說：「九叔你分心吧！」遂站起身來說：「我到北屋裏瞧我姊姊她們打牌去。」黃老九還悄聲囑咐着說：「我告訴你那話，你可千萬留點心！」菊英點頭說：「我知道！」她就心裏很不痛快地又走到了北房。這時黃鳳貞她們的牌還沒打完，

## 第七章 路遇方車疑雲生疑雨 家移僻巷秋扇怨秋風

菊英坐在藤椅上，胡媽給她倒過一壺茶來，她呆呆地出神想着的覺着黃老九說的那些話很不錯，就是章紹傑那個人靠得住，自己也應當留些貼己，不過也很難，章紹傑花錢是有數兒的，向來他沒給我們留過什麼富餘，就是他給我買的東西，除了那個鑽石戒指，後來他還給拿走了。此外簡直沒過什麼值錢的東西，西卽使收起來兩隻手表，幾件旗袍，那將來也不能當錢用呀！想到這裏，覺着非常爲難，這時人家那八圈牌已打完了，柳太太跟那另一位太太走了，黃鳳貞和那四太太都吸着烟坐在藤椅上跟菊英來說話，那四太太先笑着說：「范小姐現在是章大少爺的太太了，你們結婚的時候，我不知道，我也沒給你們賀喜，前天在中央公園我見着章大少爺，同他在一塊的一個女的，後影兒像你極了，我想一定是你，我都叫了你一聲，可是那個女的一回頭，我一看，原來可是！」菊英聽了這話，心裏一驚，臉上也變了色，黃鳳貞却趕緊向那四太太使眼色，她說：「章大少爺可不是，他的女朋友多極了，他又娶了我妹妹是個好說話的人，也不去干涉他。」那四太太笑着說：「大概要換個你，就不行，是不是？」黃鳳貞搖頭說我也不愛管男人這些事，男人都跟貓似的，你越看着它，它越偷嘴，不如由它去！」那四太太笑說：「你倒是



個開通人，可是我瞧你把吳先生管的，不但不敢在外頭偷嘴，連在家裏都吃不飽。」那四太太說這樣的話不算什麼的，可是菊英在旁聽了，却不禁的臉紅。黃鳳貞又問她：「你來找你九叔有什麼事？」菊英說：「我們要搬家，托九叔給我們找房子。」黃鳳貞聽了，似乎很覺驚異，就問：「你們娘兒倆在于三太太那兒住的好好的，爲什麼又要搬家呀？這是誰的主意？」菊英說：「是紹傑的主意，可是我們娘兒倆也願意的，因爲在人家裏住着總有些不方便，而且跟于三太太相處太長了也不好。」黃鳳貞還沒有答言，那四太太就在旁說了，她說：「于三太太那個人頂不好打交待了。表面上好，心裏可淨算計人，再說她跟章大少爺的事，誰不知道？這些日還沒看見他們兩人在一塊兒走，去年還常到銀宮飯店開房間呢，她跟章大少爺不清楚，可又給章大少爺拉皮條索，我爲什麼不理她了？就是我瞧出她沒安着好心，要叫我上章紹傑的當，我，才沒那麼傻呢？」那四太太這麼臉厚。連黃鳳貞都有點替她臉紅了，菊英心裏更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因爲章紹傑與于三太太這些事，都是自己聞所未聞，若說那四太太的話都是真的吧？可是章紹傑犯不上托于三太太來騙她；若說是假的吧？可是章紹傑跟于三太太的舉動又像太隨便了，而且關係拉攏女子的事情，于三太太確實能給章紹傑幫忙，自己本身還不就是一個例子嗎？到現在，事實是叫傻子也明白了！」因此心裏又是悲痛，又是猜疑，這時那四太太就催着黃鳳貞上公園，並叫菊英同着她們去。菊英却因爲聽章紹傑說過，那四太太現在下了堂子手裏有幾千塊錢，整天在外面招蜂引蝶，名譽非常的不好，所以不敢同她們出去玩，就推說要回家去，還有別的事。黃鳳貞和那四太太也像不是怎麼勉強她，遂就由着菊英雇車走了。菊英坐在車上，只想着剛才黃老九和那四太太所說的那些話，黃老九的話還在其次，設法存點貼己錢的話，母親也囑咐過自己。只是那四太太所說的，章紹傑愛着別的女人，都像確實有據。一種嫉妬的心理，使她十分難耐，若是正式夫妻呢，自己回去見着章紹

傑，就能向他大鬧，可是現在自己就不敢，不要說這只是聽別人說，就是眼看着他跟別的女的親暱，自己又有什麼權利過問呢？想到這裏，心裏十分悲痛。看着大街上往來坐着車的，步行的，無數的婦女，有的比自己的衣服華麗有的比自己的衣裳寒儉，但是最可憐的人恐怕就是自己了！車行了許多時，便到了于家的門首，下了車，便往門裏去走，這時于三太太正在天棚下吩咐季媽也不知是作什麼事，于三太太仍然穿着青紗的旗袍，白高跟鞋，平日菊英一見着她，心裏就發生一種尊敬，覺得于三太太是個最好的人，今天他那種覺念完全改變了，就因為郝四太太的話，她簡直把于三太太看成爲一個最不要臉的婦人了。于三太太一見菊英回來了，倒還像往日那樣親熱，她笑了笑問說：「你就就兒去啦？我還當是你跟紹傑一塊出去的呢？」菊英用一種妬意的眼光看着于三太太，可是嘴角不得不帶出一點勉强的笑，她說：「我上吳家去了！」說完了，高跟鞋咯咯地緊響，就進到小院的北屋裏，把手皮包往桌上一扔，一頭扎在床上就哭，哭了也不知有多少時候忽然季媽進屋來了，問說：「范小姐您是由石駙馬大街來的嗎？門口兒的車您還要不要啦？」菊英這才想起車錢還沒有給呢，於是趕緊擦了擦眼睛，站起身，由手皮包裏拿出了四毛錢，叫季媽去給車錢。季媽出屋之後，她依舊躺在床上哭泣，這時她母親走進屋來問說：「你見着黃老九了嗎？他說房子好找不好找呀？」菊英一邊揉眼睛，一邊坐起身來說：「房子一半天就能找着，咱們還是搬出去好，在這兒住着，非得把我氣死了不可！」范大媽也不大明白女兒是因何說出這句話，她也就點頭說：「可不是，我也覺着怪驚人的，前些日子的菜飯還好，這兩天那些剩菜爛麵，簡直比狗吃的還不如，我瞧咱們要是搬出去，自己弄個小爐子做飯吃，比在這兒還方便呢。只要姑爺一個月能給咱們四五十塊錢就夠了。」范大媽說了這話，却使菊英另起一種打算，他暗想：「反正我管章紹傑也是管不了，乾生氣，反倒傷感情，我爲什麼不往開了想呢，由他去，只要他每月准給我幾十

塊錢，讓我們母女能够生活着就是了！」於是她又把自己的生活希望降得極低，決定回頭紹傑來了，也不問他那些事，並且對於三太太也不可得罪。當下她就在椅子上愁悶的坐着，她母親又出屋去了。

他坐了多時，眼淚又不住地往下落，因為她又想起秦樸來了，他想起過去那蜜一般的初戀情味，反映着現在這慘痛的結局，真是不堪回首了！這時季媽又進到屋裏，笑着說：「我們三太太請范小姐說話兒去！」菊英點頭說：「好吧，我就去！」季媽走後，菊英就對着鏡面擦胭脂，心裏却想：「剛才我回來時，因為生氣，大概對於三太太沒有好臉兒，後來季媽進來要車錢，又看見我哭着，所以于三太太才要我說話，也許他要問我是什麼原因。」因此心裏又很恐懼，生怕爲這件事就把于三太太得罪了，當下他用胭脂遮住了臉上淚痕，就慢慢地走到前院北屋，見了于三太太，他的臉上倒是一紅，笑着問說：「今兒您怎麼沒出門呀？」于三太太說：「我也出去了一趟，到章公館裏跟他家那幾位太太說了會兒話，章七太太要請我聽戲去，我沒有那精神，再說家裏還有事，所以就回來了！」于三太太說話的時候，雖然顯着精神有點不好，靠在沙發上，似是頭疼的樣子，可是態度倒還像往日那麼和藹。菊英也做出很親近的樣子，可是很注意于三太太的容貌和裝飾，心裏有一種不自禁的嫉妬在撩動着。于三太太燃了一枝烟吸着，忽然他問：「剛才我在章公館見着紹傑了，他說你們要搬家，搬在那兒去呀？」菊英臉紅着，彷彿很對不起于三太太似的，就說：「是紹傑主意，因為他說我們在這兒住着，太麻煩他了，他覺着不好意思的！才想叫我們搬出去，可是合式的房子，一時還找不到！」于三太太的態度忽然變得冷淡了一些，他吸着烟捲，慢慢的說：「其實你們娘兒兩在這兒住着，也沒有什麼麻煩我的，可是你們若是在別處找到了房子，那也很好，因為我這兒，常有親友們來往，你們娘兒兩不方便，紹傑他也一定覺着<sup>着</sup>拗。等你們找好了房子，我一定常去瞧你們！」菊英笑着說：「以後我還許天天找三太太玩來

呢！」當時就這樣把他母女搬家的問題通過了，但是菊英依然覺着很抱歉，怕于三太太誤會了。他坐在三太太對面的椅子上，沒話找話兒說，雖然心裏仍然悲苦和妬恨着，臉上總做出笑色。于三太太却不大說話，翹着他那雖然瘦但很潔白的腿兒，揚着頭，不知是在想什麼。這時邱亞男又進屋來了，身後隨進來閻媽，拿着幾匣點心食品，菊英趕緊站起身，笑着問說：「邱小姐買東西去了？」邱亞男點頭說：「對啦，因為明天我就要走了，這東西都是帶回南京送人的。」菊英說：「是嗎？明天您要走，我可得送你到車站！」邱亞男搖頭說：「不必啦，我知道你也沒有工夫。」旁邊于三太太說：「對啦，我也忘了告訴你啦，明天上午十點半的車，亞男就走，他這回到北京來，你們兩他見面很投緣，他回到南京之後，也許不久就到美國去了，三五年之後才能回來。明天你也應該送一送他，這樣吧，明天早晨咱們一塊送他去。」菊英笑着答應說：「好極了！」又問：「邱小姐有甚麼東西，我可以替你收拾收拾？」邱亞男搖頭說：「不用，我的行李很簡單。」當下菊英又在這裏談了幾句話，便回到小院自己的屋裏，心裏就想：「應當送給邱亞男點禮物，可是送他什麼呢？現在手裏雖還有三四十塊錢，可是沒得紹傑的同意，自己也不敢動。」意了半天，忽然想起應當送他一張照片，於是把那次跟着黃鳳貞照的那張自己的半身像片取出，看了看，覺得幾個月之前，自己雖然穿得很簡樸的衣裳，頭髮也沒有電燙，可是那時候彷彿比現在精神好得多，臉上也像比現在胖，因此心裏又是一陣傷感，同時想「這像片本想是多洗幾張其中的一張還要送給秦樸，可是黃鳳貞只給了自己這麼一張，那兩張不知他都給弄到那兒去了。秦樸沒有送成，想不到現在送給了邱亞男！」他傷感得幾乎又墮下淚來，本想應當在像片的旁邊寫兩行字，可是因為手下連一枝鉛筆也沒有，

她祇好就這樣拿着，到了前院。此時邱亞男在西屋裏，收拾她自己的東西，菊英進屋來，拿着像片

笑着說：「我本應該給您買點東西。可是，又想您在路上一定不好帶，這是我的一張像片，送給您，作個紀念吧！」邱亞男接過像片看了看，說聲：「謝謝！我正想跟你要哩」。遂請菊英在椅子坐下，她一面收拾衣裳和書籍，一面說：「你真是太客氣了，客氣得叫我心裏不安！譬如明天，你何必要送我呢？你的景况難道我還不知道！」旁邊菊英聽了這話，被感動得眼睛一陣發熱，又聽邱亞男說：「就可惜我幫不了你！不過我希望你還是應當設法求自立，對於章紹傑的一切行動，不要太認真，自然就可以免去些煩惱，並且，他也不至把你很快的冷淡了。」這句話跟菊英心裏所想的最低希望很是吻合，所以菊英就默默的點頭，心裏却不勝悲苦。待了一會，于三太太又進到這屋裏，三個人說了一會閒話，等到晚飯開了，菊英才回到裏院。當晚章紹傑也沒有來，菊英愁苦怨悵，一夜也未得安眠。次日一早就起來梳洗修飾，修飾完畢，就到前院去看邱亞男，邱亞男却都收拾好了。于三太太又打電話叫來了幾樣菜就留菊英在一起吃早飯，早飯後才九點多鐘于三先生從外面回來了，他拿着一大捧鮮花，于三太太笑着說：「喝！你可真像是個給人送行的。」于三先生笑着說：「什麼話，咱們送的人過幾天就要上美國去了，所以得學一點外國規矩。」又向菊英笑着說：「范小姐不是也送去嗎？」菊英笑着說：「對啦，我跟着您送邱小姐到車站。」于三先生點頭說：「好啦。」遂也交給菊英一束鮮花，菊英笑着接過來，放在旁邊茶几上。這時季媽就進屋來說是：「范小姐的電話，吳太太打來的！」菊英一聽是黃鳳貞的電話，他不知是什麼事，趕緊到北房裏來接，在電話，他才知道是黃老九已給我好了房子，請他今天去看，菊英就向電話裏說：「姊姊，今天上午我沒有工夫，因為邱小姐是今天走，我跟着三太太送他到車站去！」那邊黃鳳貞似乎不高興地說：「你跟他们那麼獻殷勤幹什麼？……房子在太平湖，離着我們不遠，我都聽了，房子又緊襯，又乾淨，租價也不貴，你要是沒工夫，就叫大媽來吧！要不快訂下，人家就可，給

別人了！」說到這裏，噉的一聲掛上了，菊英趕忙到裏院，催着他母親快到吳家去，好跟黃老九去看房子，並說：「只要街坊好，房子乾淨，您就訂下，紹傑若是看着不合式，將來再搬家都行。」都把昨天章紹傑留下的三十塊錢交給他母親，然後他又到前院去，這時季媽電話把汽車雇來了，于三先生已然拿倉邱亞男的行李先到車站去了，于太太又到房裏換上一件衣裳，然後拿着鮮花出門坐上汽車，就往車站馳去，到了前門外東車站，于三先生正在站房裏等他們，月台票已買好了，他說：「現在才九點五十分，還差半個多鐘頭呢，先到候車室裏坐一會吧，」遂一同進到頭二等候車室裏，飲茶看報，約莫十分鐘，又來了兩個學生樣子的女子，一個是徐小姐，一個是孟小姐，都是邱亞男中學時代的同學，現在也是給他來送行，邱亞男也給向菊英介紹了，菊英對於這兩位活潑快樂的女子，又很是羨慕。同時看候車室裏一些旅客，有不少都是一男一女，不是情侶，便是夫妻，都似很親愛的，彷彿故意在人們前街示他們幸福。過了些時，就聽見火車的嗚嗚叫聲，于三先生說：「到了時候了，快上車去吧！」於是一同離了候車室，菊英隨在于太太的後面，憑着月台票進到月台上，于三先生提着邱亞男的手提包在前面走，邱亞男一面向列車走去，一面向着那兩位姑娘絮絮地說着分別的話。菊英手裏提着花，高跟鞋踏在水門汀的月台上，眼睛看到了鐵軌，和伏在鐵軌上待發的火車，那火車頭噴着黑氣，長長的掛着十多輛車，彷彿一個身上有許多環節連爬蟲似的。

在每個環節裏都裝着許多旅客，有的旅客把頭扒在窗上，跟月台上送行的人說話。于三先生帶着邱亞男上了二等車，那徐小姐孟小姐也隨着上去了，于太太却向菊英說：「車上太擠，咱們不必上去了。」又看了看手表，說：「車快要開了。」菊英就站在月台的白綫以內，眼望着車廂，看見許多男女旅客，提着隨身的行李都往車上走，忽然一陣突來的悲痛扎到他的心，他想起來，秦樸就是坐着這樣的

火車走的，當他上車時，也許有一兩個同學給他送行，可是，那時他的心是多麼悲痛呢？……這樣想着，他悲痛得低下頭去，眼淚滴在那白花綠葉之上。于三太太看見了，就笑着說：「你瞧你這個人，真愛哭，我是他的親姊姊，他走了就走了，我一點也不覺着難受，你可爲他流眼淚，這幸虧是他，要是紹傑走了，你應當怎麼樣呀？」于三太太沒猜出菊英的心事，菊英就拭了拭眼淚又嘆喏地笑了。這時站台玲玲一陣鈴聲，于三太太說：「車要開了！」于三先生跟那兩位姑娘牌都由車上下來，邱亞男隔着車窗，從菊英手裏的鮮花接過去他說：「范小姐謝謝你！」又向于三太太說：「姊姊們回去吧！」那孟小姐揚着頭說：「你見着淑清他們替我問好！」邱亞男點頭說：「好罷！我到南京就給你們來信。」這時送行的人都站在月台上，車上只是一些長途待發的旅客，霎時，車身就慢慢地蠕動，車頭又吼了兩聲，車行的速度就加快了，隆隆撞撞地向東消失了車影，只有一股濃烟飄浮回來，散飄在空中。送行的人紛紛走去，菊英懷着一顆莫名惆悵的心，跟着于三太太等人出了車站，那兩位姑娘雇上洋車走了，菊英就跟隨于三夫婦上了汽車，汽車就開進了前門，菊英非常羨慕那走了的邱亞男，想人家又這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將來還要到外國去呢，人家的生活是多麼自由，多麼有趣味？自己的生活只像一股死水，而且是很苦的水！車行在東長安街，忽然前面的玻璃看去，對面來了一輛流線型的汽車，那車身是他所熟悉的那種豆綠色，菊英心裏不由一驚，立刻把他心裏的思想，完全拋開，專心注目地去看這馳來這輛汽車，心想着：「一定是紹傑！」此時于三先生也探着頭往對面去看，兩輛車很快地就走到碰頭，于三先生在車裏一招手，對面自己司機的章紹傑可沒有看見，立刻交錯過去而背馳了，菊英仍然扭頭，由車の後窗看那車的那個後窗，那個後車窗上是嵌着一個，捲髮的女人頭影，菊英在剛才那一瞬間，似乎也看見了他們的正面，章紹傑依然穿着白西服，那女人却是蘋菓綠的衣裳，面孔是非常美麗的。這時于三先生忘形地笑了笑，

說：「小章他真行！」說時，又扭頭看了菊英一眼，菊英的臉上不祇是胭脂色，而且簡直是玫瑰色了。于太太却直直地坐着，臉上一點表情沒有，彷彿車窗外的東西他全都沒看見似的，汽車很快，轉過了王府井大街，不一會就到了于家門前，車停住了，菊英下了車，也不顧于三夫婦，他就直進到小院，這時他母親沒在家是上黃鳳貞家裏看房子去了，他一進屋，連旗袍也不換，就扎頭躺在床上，心裏像癡固着一塊鉛，這塊鉛像有什麼針刺，又像每個針刺上都往外冒火，假若這時章紹傑來了，他恐怕要不顧一切，向他哭鬧，問他：「你既然愛了我，爲什麼又去愛別的女人，今天跟你坐一輛車的，那是那兒來的一個混賬女人呀！」可是章紹傑沒有來，他的妬氣也慢慢地降下去，又想起章紹傑翻臉時的可怕，還是不能逼急了他，因此他就極力忍耐着心裏最痛苦的妬火，而期望章紹傑快來，把他愛那個女人心來愛自己。下午兩點多鐘，范大媽才回來，由他臉上的顏色看去，就可知他對於看的那屋子，一定是很滿意，他說：「房子我看過了，是黃老九跟一個歪着鼻子的劉老太太帶我去看的，嘿，房子真好，三間北房，兩間西房。東邊一間灰棚，乾淨極了，棚都不用重新裱糊的共合才和十塊錢，我給了五塊的訂錢，回頭你跟姑爺商量商量，他要是想再看一看呢，你就帶着他那找黃老九，帶着你們去看那地方叫太平湖，都快到城根了，可是僻一點。」菊英說：「大概他也沒什麼不願意，叫他跟我去找黃老九？他才不幹呢？不過也得等他來，跟他商量，咱們這裏的家具都是于家的，搬過人去，還能搬家具去嗎。」范大媽說：「那一定都得置新的，有四五十塊錢也就行了。」菊英却皺着眉，心裏說：「四五十塊錢，章紹傑也不肯隨便拿出來呀！」范大媽又走近兩步，悄聲對女兒說：「我告訴你一件事，你聽了可別生氣！剛才我也見着黃鳳貞了，他說姑爺現在外頭認得一個女的，叫什麼魏六小姐聽說這個人的家裏也闊極了，咱們姑爺現在正巴結他，可是還沒有巴結得上，我想你應當勸一勸姑爺，別叫他荒了心！」菊英聽母親這樣地說，他



不禁心中一陣酸痛，就臉上紅着，咬着唇，眼淚在眼皮亂轉，他說：「我那能勸得！他呢？剛說一句話，他就許跟我發脾氣！」范大媽似乎覺着女兒太軟弱，他生着氣說：「你也別淨怕他！別的事管不着他，這件事還不准你問一問他嗎？他要是跟你鬧，他還能够一生氣就永遠不來了嗎？他在這兒有家呀？他能够不要面子？」菊英煩得連擺手說：「得啦！媽您別說了！您再說我就死了！」說時落下淚來，范大媽又叨念了幾句，就回南屋去了。這裏菊英又悲痛了半天，並猜出今天在東長安街看見那個與章紹傑同坐一輛汽車的女子，大概就是什麼魏六小姐，那個女的家裏既有錢長得又很美，那一點都比我強，他若是跟那女子感情深了，他還能够理我嗎？如此，真覺得面前就是一遍絕望的深淵，他想不出應當這樣才能自救！憂愁了一天，到晚間燈明時，章紹傑來了，章紹傑今天像是很煩惱，可又很像很瘋狂，菊英也不敢問他什麼話，只是把找妥了房子的事告訴他，並問他還去看看不，章紹傑說：「我還看什麼？只要沒有什麼壞街坊，你們就搬，我主張你們明天就搬，早一點離開這兒好。這屋裏的家具都是我買的，你都叫人搬了去好了！」菊英這才知道，原來這兩間屋裏的家具，都是章紹傑自置的，大概也就是爲那被擯棄的吳姑娘置的，因此心中悲痛，可是不敢露出憂媚的樣子還要強作笑地博章紹傑的喜悅。章紹傑被菊英的嬌媚也真喜悅了，不過他的喜悅是近於一種瘋狂，又像是以菊英爲一種假想的對象，而發洩他那不得暢遂的情慾。這夜章紹傑就沒走，夜深枕畔，菊英今天在東長安街看見了他跟一個女子同坐一輛車的事，露出來一點，章紹傑不容菊英細說，他就說：「你可別胡猜胡想，那是我的妹妹，我們是到西城看我姨母去了！」章紹傑既是這樣說，菊英是不能再表示懷疑，同時又感到章紹傑對自己原是很好的，更不忍問他與于三太太和那魏六小姐的事。次日，章紹傑催着范大媽找黃老九去雇人搬家，他把菊英又玩弄了半日，留下了二十塊錢，他才走。他在這裏的時候，菊英對於什麼都放心，他一走，菊英就又發起

愁來。晚飯後，黃老九就帶了人來搬家，到下午四五點鐘左右，菊英和他母親就滿面慚愧地別辭了于三太太，往西城太平湖的新居去了。他們這次搬家最出力的就是那個黃老九和劉歪鼻子，晚間大致都收拾好了，范大媽和菊英向兩個幫助的人請安道謝，黃老九和劉歪鼻子才走。這裏房屋雖然乾淨，可是十分低小，菊英住的是北房，一出房門就望見那巍巍的城牆，屋裏也沒有電燈的裝設，臨時買來兩枝蠟燭點上，晚飯也是范大媽親自到附近的切麵舖叫來的。今天菊英還希望章紹傑能夠來，可是結果他是沒有來，一夜菊英就在感覺孤單恐懼之下過去。次日早晨，黃老九又來了，並跟范大媽要了錢，替他們買來小火爐，鍋盤，煤油燈，於是范大媽又自己動手操作一切了，菊英自然也要幫助他母親，因為有了點零碎事情，他的閒愁打解去了一些。午飯才過。黃鳳貞就來了，一進院子，他就尖銳的聲音說：「你們瞧，這兒是多麼好，就是地方僻靜一點兒吧，可也比在于三太太那兒受氣強得多了！」然後他進屋裏，又指摘菊英把屋子佈置得不好，他又幫助菊英重新佈置了一番。說了半天閒話，黃鳳貞就要拉着菊英到他家裏去打牌，菊英却希望章紹傑來，他就不願意出門，他說：「姊姊，我今兒不能打牌，剛搬過來，難免有人來瞧我們，我不在家那兒行？」黃鳳貞却說：「你共合才認得幾個人，難道我還不知道？你得搬到這個僻地方來，誰還能來瞧你？走吧！沒是你我們湊不上手！」又說：「沒有外人，就是那四太太和柳太太，咱們又不打大牌，就是爲湊湊熱鬧，大熱的天，省得出門滿處跑去。」菊英一聽有那四太太在一塊打牌，他更不能去了。黃鳳貞始而是極力勉強菊英，後來他都有點生氣了，想要用幾句閒話走開，這時范大媽就在院中說：「三太太來啦！」菊英往玻璃窗外去望，就見于三太太帶來的一個三十來歲的老媽兒，菊英剛要迎出去，范大媽已拉開門，請于三太太進屋來了。于三太太一見黃鳳貞，說：「吳太太也在這兒了！」黃鳳貞看于三太太今天穿一件蘋果綠的絲質旗袍，他笑着說：「三太太你真漂亮呀！穿

了這件衣裳，說你十八也有人信。」于三太太並沒說什麼，他就從僕婦的手裏接過一籃果子，向范大媽說：「你新搬過來，我也沒給你買多少禮物，就是這點兒，給我妹妹吃吧！」范大媽趕緊請安說：「謝謝你啦！三太太你何必又花錢呢！」菊英也道了謝，于三太太在黃鳳貞對面的椅子上落座，菊英遞給他一枝烟，范大媽又給倒茶，于三太太就吸着烟說：「昨天你們娘兒倆搬走了之後，紹傑他又到我那兒去啦，他說你們這兒需要一個老媽子，托我給我一個，我就叫季媽回家把他兄弟媳婦給我來了。」遂就指着站在旁邊那個三十來歲的老媽兒，說：「他娘家姓蕭，你們就叫他蕭媽好了。」又說：「蕭媽，你在這兒可勤儉着點，別聽太太和范小姐都好說話兒，你就偷懶！」蕭媽連聲的答應，當下就給黃鳳貞，于三太太等人倒茶換烟。于三太太又到院中看了看，連聲誇獎這房子好，並說地方也清淨。待了一會，黃鳳貞不高興地先走了，這裏于三太太又悄聲對菊英說：「范小姐你可別覺着咱們不在一塊住着，就疏遠了，以後我有工夫我就來應你，你要是寂寞，可以天天到我家裏去玩，這房子離着吳家近，黃鳳貞以後一定常來，自然你們從小兒在一塊地長大的姊妹，你不能得罪了他，可是千萬別常跟他一塊兒出去，他現在天天跟那四太太在一塊，那四太太頂不是東西了，紹傑最討厭他們！」于三太太的話沒往下深說，但菊英心裏明白，就點頭：「我知道，紹傑他也囑咐過我，這兒離着大街又遠，以後我除了看看三太太去，就不出門兒了！」于三太太點頭，似乎感慨地說：「我瞧你簡直比我還幸福呢！你別瞧我彷彿比你自由似的，其實我的精神上痛苦極了，譬如那些交際，應酬，你當我是高興呢？其實我是真沒有法子，誰叫男人在外邊作事呢！我向來不得罪人，可是有好些人都說我壞話，……」菊英聽于三太太說到這裏，心中很同情，又懺悔不該因為聽信了那四太太的話，就對這位熱心好意的于三太太發生許多嫉妬。當日于三太太在這兒說了半天的話，到五點多鐘他才走。菊英這時心裏很安慰，只是期盼章紹傑

來，直盼到晚飯後門前汽車響，菊英推開屋門去聽，果然外面打鬥，蕭媽跑過去把門開開，章紹傑的皮鞋一響，就走進來了菊英喜歡得迎到院中，嬌聲問道：「你怎麼才來呀？」說時拉住章紹傑的手，章紹傑進屋來說：「這房子的局勢還不錯！」

又看見屋裏的煤油燈，他就說：「我今天叫人到電燈公司去了，明天就能接線來。」當晚章紹傑就宿在這裏，菊英對於他是百般的獻媚，並作出極活潑歡樂的樣子，章紹傑也很開心，可是有時他還像是有點冷淡的樣子，發着怔，似乎在想什麼事。次日午飯前章紹傑走的，下午電燈公司就來裝設電燈，晚間章紹傑可沒有再來。由此，菊英和他母親就在這裏住着，章紹傑起先是一星期之內，總有四五天到這裏來有時待一會就走有時他就住在這裏，他對於菊英倒還有相當的愛戀，不過所謂愛戀也就是與玩弄點羞不多，尤其是他在外追逐某個女人尙未到手之時，他的情慾不能暢遂便拿菊英來消遣，菊英不單一點看不出來，並且還認爲他真是戀愛自己，不過有一點異點菊英也查覺出來了，那就是自從搬到這裏來，章紹傑從來沒有與他一同出門玩過，菊英也曾幾次，向章紹傑請求，可是章紹傑沒有別的話，還是說怕在外面一塊兒遊玩，會被他家裏的人看見。所以菊英的生活十分煩悶，黃鳳貞那裏自己也不敢去，他也不常來，于三太太自從他們搬過來的第二天來了一趟之後，就不再來了；菊英到于家去了兩次，第一次于三太太沒在家，第二次到是見着了，可是于三太太對他的態度，不像早日那樣親熱了，所以菊英便沒有再去。每天只在家裏悶坐着，有時他也拿起針綫，想做點什麼，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心總是不安，才做了幾針就又放下了。菊英雖然如此，可是他母親范大媽却整天的高興，黃老九幾乎每天必要來，一來就要在范大媽的西屋裏坐半天，什麼話都談更加上那個歪着鼻子的劉大媽，因爲住離此的不遠，他的脚比黃老九還勤，他的屁股比黃老九還重，有時他跟范大媽摸起紙牌來了，簡直能够一天一夜也不走，雖

然他們因爲怕撞着章紹傑，不敢到北屋裏去，可是這也够厭煩的了；同時還有一件最可厭煩的事，就是自從他們搬到這裏之後，醉鬼范三是常常來，他現在也不在大學作工了，拿着那賣了翡翠別針的一百來塊錢，在家中坐吃山空，每十天至少要來這裏三次，每次必要拿幾塊錢走。本來章紹傑就不給菊英多少錢了，平均每個月也就拿出四五十塊錢來，除了房租，實在沒有一點富餘，那禁得住范三如此剝削？范三每次來的時候，必是喝得半醉，菊英和他母親怕他鬧酒瘋，就是沒有現錢，也得借給他一點當頭，所以他們母女的手下，連衣裳首飾都沒有什麼富餘了，章紹傑似乎也知道這種情形，他只是高興了就是，興盡了就走，如此一連過了兩三個月，天氣是一天比一天冷了，章紹傑也一天比一天來得少了。這時已過了中秋，是九月初旬的天氣，明潔晴朗的天空，時常飄着幾片秋雲，樹上的枝葉都枯了，落在地下被人腳踩着，噲噲發着慘切的叫聲，一陣陣的旋風刮起來，落葉就在中庭亂轉，尤其是晚間，那風吹葉響，簡直使人心悚然。北京到這時候本來就算入了冬季，何況他們住在這空曠僻靜的地面，更顯得天寒風冷，一出屋門就看見城牆，那城牆上荒榛亂草，沒有一點悅目的地方，到傍晚時，城牆上染着一抹殘照，顏色是微弱得可憐，無數的寒鴉飛到城上，哇哇的亂噪，噪得人的頭腦都昏了，何況菊英這到心靈詭弱的人呢！這天是星期日，章紹傑已五天沒來了，五天之中菊英終日思盼，每夜失眠，容顏一天一天的見瘦，這天他實在忍耐不住了，就想到于三太太家中打聽打聽去。因恐于三太太午後不在家，所以他一早就起來，對鏡修飾了一番，向他母親說明白了，拿上手皮包，向門外走去，才一出門首，那順着城牆吹過來的寒風就猛撲在他的身上，他幾乎立足不住了，身上感覺透骨的寒冷，此時他穿的是一件咖啡色的絲絨袍因爲章紹傑沒給他做大衣。

他只披着一件自織的玄色毛縐衫，下面是縐襪和高跟的涼鞋，這一身衣服，自然禦不住這樣的寒風，

但他沒有法子退避回來，只得低着頭迎着寒風去走，眼睛都流出淚來，頭髮也散亂了，到了石駱馬大街，他才雇了一輛洋車，往東走去。在街上，他看見許多提著書包的女學生們，全都穿著呢絨的大衣，可以說，街上走的婦女，只要是飾衣入時的，沒有一個不穿大衣的了，只有他是這樣單寒，單寒得直似一個乞丐誰能相信他是有錢的章大少爺的愛人呢？他坐在車上，一半是怕風吹一半是心裏慘痛，不住地用手絹捂着眼睛，拉車的人在這寒風裏行走，似乎也覺得很吃力好半天才到了王府井大街于家門首，下了車，給了車錢，他就往門裏去走，這時季媽正在院裏餉菊花，一見菊英，他就說：「范小姐來啦，您先對着牆上的一面鏡子，用生理理頭髮，拿才絹拭了拭臉上的土。季媽給他倒過一壺茶來，問說：「范小姐怎麼老沒到我們這兒來？」菊英說：「我總沒有工夫，住的又遠！」季媽也說：「對啦，您撇得太遠了！」菊英在床頭坐下，喝了一口茶，便試着問說：「章大少爺這兩天也沒上你們這天來嗎？」季媽說：「章少爺昨天晚上還來啦。」說到這裏，他又趕緊改嘴，說：「不是昨天，是前天吧？可是沒待了多大會兒，就走了，說是看戲去。范小姐您會不知道嗎？」菊英搖了搖頭，心裏却很悲傷，而且痛恨，就想：「紹傑他可有工夫找于三太太看戲，我那兒他却連去也不去！」季媽出屋去了，菊英就在屋裏擦眼淚，看看手表這時已經九點半了，可是直等到十點多鐘，季媽才過來，說：「我們三太太起來了，請范小姐那屋去！」菊英這才站起身，拿着手皮包到了北屋，就見于三先生穿着西服褲子毛絨衣，正在外屋漱口，一見菊英，他就笑着說：「范小姐，您真早呀！我們今天可起晚了，昨天看夜戲，一點半才回來！」菊英笑了笑，向于三先生點點頭，他就進到裏屋，于三太太還穿着睡衣，正在梳妝檯前攏頭髮，見了菊英，却不像早先那麼親熱，他只問了一句：「你今天怎麼起得這麼早呀！」菊英笑了笑說：

「我怕來晚了您就出去了，所以我一起來就來了。」緊接着他就問說：「三太太，這兩天您沒見着紹傑嗎？」于太太搖頭說：「我有十多天沒見着他了，他一天也不知忙些什麼？」這時季媽把一盞茶才到菊英的面前，聽他們太太說的這話，跟他將才對菊英說的完全矛盾，他就臉上變了變色。菊英心裏是冷笑着，咬了咬嘴唇，強忍下一口氣，坐在沙發上，抱怨着說：「紹傑也不知是什麼事，有七八天他沒上我那兒來了，我都不放心，所以才到您這兒來，跟您打聽打聽！」于太太不自然地笑了笑說：「范小姐你真是，你們是兩口子，連你都不知道他這幾天是幹什麼去了，我又怎能知道呢！自從你們搬走了之後，只是上個月，他到這兒來了一次，就再也沒有來，有時在公園在戲院裏我遇見他，他總是同着人，我也不便招呼他」說到這裏，于三先生忽然進屋來，他說：「范小姐我告訴你一個辦法，待一會，十一點鐘的時候，你到棲鳳樓他的公館去找他，他准在，要不然晚上十點鐘以後，到銀宮飯店去驚他，一驚一個准兒。」旁邊于三太太趕緊拿眼睛瞪他丈夫，但于三先生還是不管不顧地：「白天你可捉不着他，這些日子他天天跟魏六小姐在一塊，有時在北海邊了邊，有時兩人又坐汽車上西山去。」旁邊于三太太可真忍不住了，他瞪着眼睛說：「紹傑跟魏六小姐在一塊，你怎麼知道？你外頭聽了些謠言，這來跟范小姐說，你這不是給人家兩口子拆散感情嗎？」欲知後事請看翠階歸人。



上海勵力出版社